

國
利

學

劇

期四第 卷二第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資本金四百萬元
公積金二百四十七萬餘元

(總行)

上海 北京路

(分行) 杭州

三元坊

南京

昇平橋

漢口

歙生路

天津

法租界
梨棧

北平

新大路
公安街

(支行)

鄭州

大同路

其他國內外均有代理處

北平分行

電報掛號

有線電二八一四

無線電一二八一四

電話經理室 東局一六〇〇
〇〇七一

營業室東局三三三〇

劇學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王泊生 朱履客
程硯秋 盧邦彥

之寶蓮燈劇照

柏林 Gloria-Palastes 戲院

烏發公司攝製 Saal des Wiener Kongresses 一片時之一幕

烏發電影公司 Neubabelsberg 廠之烏瞰

音韻之起源與戲劇之關係

泊生

紅樓夢

國難與戲難

凌霄

觀劇生活素描第二部

墨香

戲劇的點滴

守鶴

四聲猿

梨園行的祖師究竟是誰？

蠡淵

說花旦筋斗

墨香

尖團字及上口字

穎陶

陸放翁父

記玉霜移所藏鈔本戲曲

穎陶

題園壁

我的中年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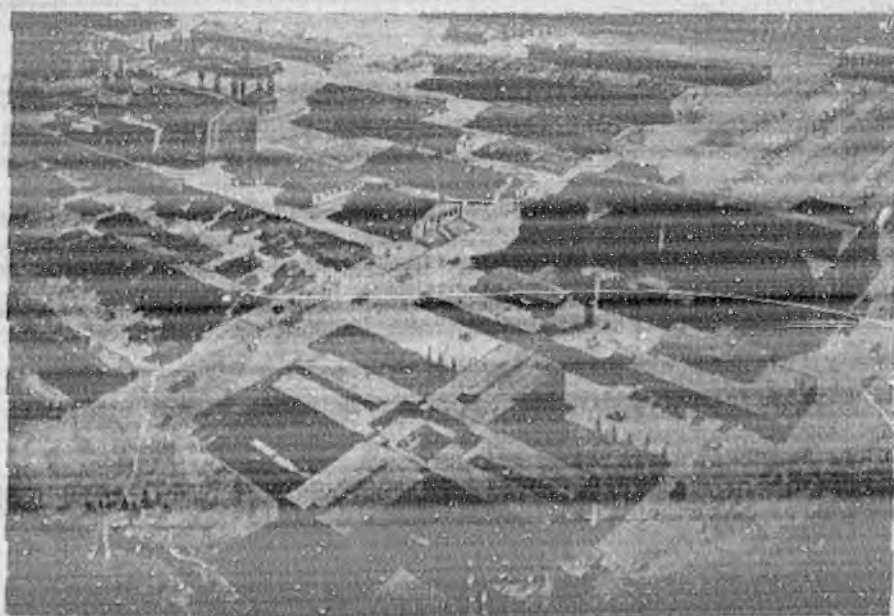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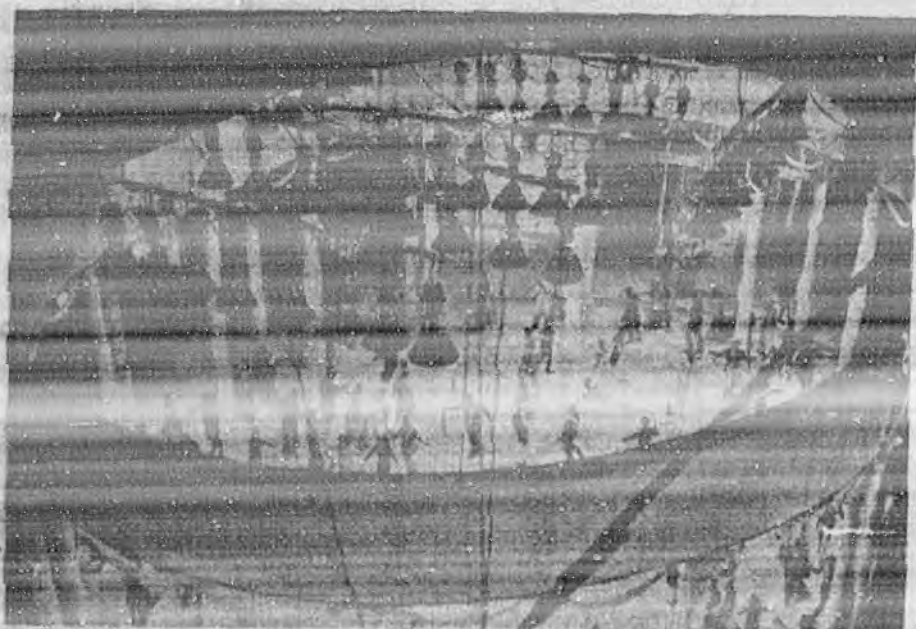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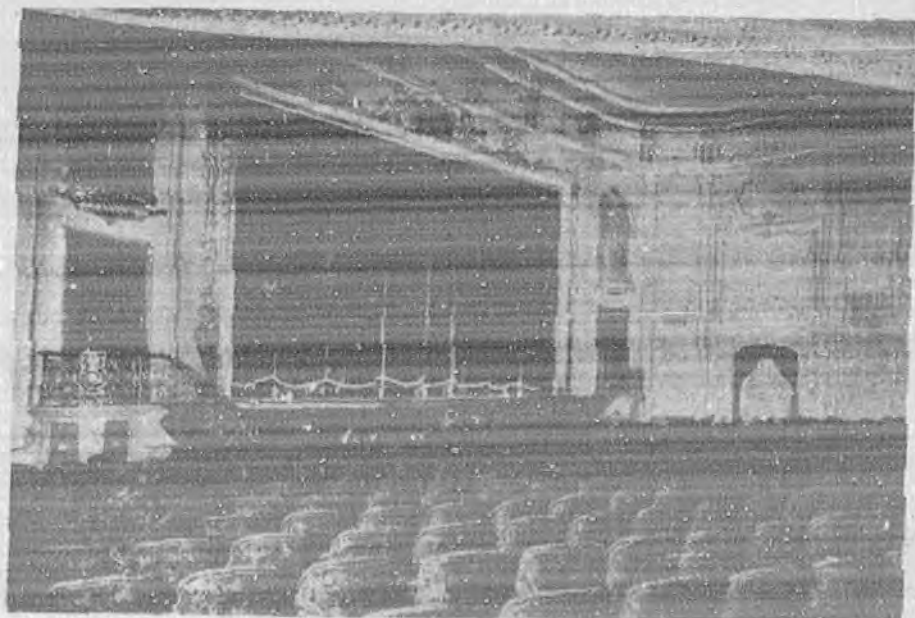
瑤青

采菱歌

孤本
戲曲 鉢中蓮 玉霜移藏明萬歷鈔本

寶 蓮 燈

秋	王	劉	沈
兒	桂	彥	香
	英	昌	
盧	程	王	朱
邦	現	泊	耀
彥	秋	生	香



係關之劇戲與源起之韻音

生 泊 王

聲音在戲劇表現的介體中，要說是全動作同樣站在最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戲劇的人，不能不尋出他的發生，性質，同在戲劇中所生出的種種關係。

音聲在戲劇上所使用到的，自然包括着宇宙自然的音聲與人類語言的全部；但我們這裏所要談到的，是僅限於由演員傳達出來的中國的語言的音聲範圍。這種音聲是用來傳達人們情感，發表人們思想，名象宇宙事物，的天籟全語言。

物體由力的沖激發生振動，由振動而發生波浪，因而生出音聲；人體也全樣在這種情形之下而產生了聲音。同時產生這種音聲主要的力量便是氣息。古人常用一張古琴來比擬人的發音。因此琴有琴弦；人有心弦；琴有琴曲，而人有心曲與衷曲之稱。直至現代由樂器而產生之音樂，名為器樂。由人體而產生之音樂，名為聲樂。可見人體在發音方面，無時不被看成一個活的樂器。

音聲本是一種捉不到實體形象，隨時可以散去的波浪。人們為使得音聲能夠得到固着的追尋，久遠的流傳，因此將抽象的音聲，作成有形跡的符號；而記載在書帛。琴方面有譜號，在人方面有文字；逐漸進化，發生了組織，在琴方面有丁曲調，更了曲譜；在人方面有了語言更有文章。人們作再進一步的追求，用科學的方法去分析音聲之類別，音聲的發生方式，乃有音韻之學；與琴之有了琴勻一樣。清同治癸亥，周贛曾借用琴律之切音，說明人們音韻之反切；並由琴律分勻方法，而分析音韻；那是最篤信人琴一體的一位學者。

姑母論人體是如周贇所說的：否是天生地設的一架無一絲一毫不吻合着一張古琴，吻合着天地的星象，吻合着古人八卦哲理的樂器；但他由氣息的沖激發音器官，而發出音聲，正如同一種物體的由力的沖激而發出音聲一樣。所可差別的：他是具着靈性，具着主觀主宰而有自由意志的一架樂器；是可以認定的。因為他不但可以發出音聲，同時這種音聲還可以成爲有組織，有節奏，有韻調；去發揮情感，意思，同指示事物的。

人類音聲之起始，起於內心情感意志之欲求表達，生於氣息之經過聲門，而成於聲帶，唇，齒，舌，喉，腭，各部之官能。樂記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焉。」感於物而動，而形於聲。「子思說：「事自名也，聲自呼也。」程子說：「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語，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由上面這些說話，我們是可以看出我國語言產生之基礎；實由於內在情感之刺激，與客觀事物之名象兩方面。由模氣範聲自然之現象而產生的。這也許是因爲中國開化最早，歷史最長的緣故。當文化的初一萌芽，是毫無已成的文化可作憑藉。因此使我們意象到所謂：「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時期，是經過一些智者的艱難創造，才產生我們的文化的嫩芽。而當一個智者去締造一種事物的時候，在除去大自然空無所有的環境中，也只好憑着自身的體會，去求創造。因此古之學者治學的方法，多是用冥想之態度。這也許是我們的文化，形成這樣一種偏重內心，偏重精神；而成爲玄學，哲學，文藝，比較格物之學更爲發達的原因。在中國一切的文化上說，他都是經過一番自身締造的艱難的；所以他有他的立場，他有他獨具的性格，他有他自身互相關連同發生的方法，而成一種體系。在語言一方面來看也是這樣；他發生的伊始，也是由於自身的締造，沒有受到任何已成的語言的影響。因此他成爲一種特別吻合國人內心的情意，筋肉外形的動作的一種語言之表現；特別符合自然界事物之音聲形象。這是別的國家語言

，所不能比並的。因為他特別吻合着內心的情意；所以他成爲便於謳歌與發闡情意的音聲；而同時也是利於表情同動作的音聲。因爲特別的符合自然事物之音聲形象，所以也給與了名象事物同樣的便利。這對於劇曲方面，實在是一種良好的工具。而他所以然能够賜與這項方便的原因，也是就根本在他本身，是一種基於藝術方面而係直接的創造，不是一種成文的引用，所以還而利於藝術的使用，是一種自然的適應。

音聲產生的途徑實不外以下兩種：一種是發於主觀的情意方面的，象人意製出之音；如劉師培正名偶論所說關於六情之音：「喜，怒，哀，懼，愛，惡，古人稱爲六情。而喜字之音，卽象嘻笑之聲；怒字之音，卽象盛怒之聲；哀字之音，卽象悲痛之聲；懼字之音，卽象詫怪之聲；人當適意之時，以笑代言，其音近愛；人當拂意之頃，發音自嘆，其聲近惡……蓋人意所製之音，卽唇舌口氣所出之音也；音蓄於中賴唇舌口氣爲之達……」這種說法，實在不是言過其實。不信我們可以自身去體會一下：當我們去讀出喜字的音聲的時候，不但可以象出嘻笑之聲；在眉目口角之間，自然帶出一種向外開展的姿態而有笑容。讀怒音之時，不但可以象盛怒之聲；唇合目突，自然帶出一種怒容；並且氣息屯滯充斥於胸肌，同時也有怒之內在之實。讀哀音之時，不但可以象出悲痛之聲；眉目唇鼻，俱舉出酸楚之容。讀懼音之時，不但可以象出詫怪之聲；眉目及面部筋肉，俱形收斂，氣息閉塞如不敢出口。讀愛音之時，不但其聲近喜悅適意；在面容之表現上，亦帶有吸引期望之容。讀惡音之時，不但與拂意自嘆之聲接近；口唇突出，而目有拒絕之容。由此數音，已可顯示出我國發音實可以達到內外一貫之表現。一種是發於客觀的理性方面，名象事物所製之音；其因名象事物所製之音，多由模仿自然界之形態，及音聲之實際而產生的。例如：鴉聲亞亞，卽叫作鴉。鵲聲錯錯，卽名爲鵲。象擊之聲，又有木之名稱；象水流漸漸，又得水之名；象火聲之呼呼，又得火之名；以上俱屬名物之

例。此外如表示動作者；如言吐，言咽，言齟齬等；亦皆可使音聲與筋肉之情勢相合。從這些方面，使得我們可以知到我國語言之產生，實係根據內心與外物直接之關係而創出的。所以能收到一種親切之功用。張行孚在說文發疑說明字音象物音曾有：「古人造字之始，既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聲。如牛字象牛之形，而牛字音即與牛鳴相似；羊字象羊之形，而羊字音即與羊鳴相似。……若夫形聲會意之字雖字形不象物形，而字音亦有象物之聲者。如鷄字從佳，奚聲；而鷄字音則與鷄鳴相似。鵲字從鳥，昔聲；而鵲字音則與鵲鳴相似。此等字音，真天地之音，無論何時何地，皆一成不易。」我國語音發自前一種的，多抽象的詞語。發自後一種的，多具體的詞語。

至語音之推進，從孩童的初生到成長，很容易意會到我們初步的語音同他推進的狀態。當孩童的初生，最先發出之音聲當然是啼哭，其次是發笑，再次是之呼出環境音聲之仿效及與自身關係最親切之人與物之名稱等；由上面的語音始逐漸推行到一切的語音。人類語音之推進，也不外此種形式。在人類發音原始，發於主觀情感方面的；先有天籟之聲，而後推行抽象的詞語。發於客觀名象事物方面的；先有自然事物音聲之仿效，而後推行成具體的詞語。他推行之方法；或由一聲之轉，或由雙聲疊韻之方法，而生兩音之拚合，以求推進於事物情意相近似之音。由一聲而轉，因而生出音之四聲陰陽。由兩音之拚合，因而生出反切。由一音而轉之音聲；如由妻之音而生齊之音。由地之在下而生低，天之在上與田地之在下而由天音生田音等；義皆相連屬。由疊韻而聲生之音；如由天之在高因而生顛字之音。由雙聲疊韻雙關之方法而產生的；如不齊為卑，得臣為敦等；皆為音聲相近，而義意相同之字。由這種種方法，而音聲隨人事逐漸變為繁複。

現在總起上面所談到的：我們可以看到我國語音的產生，其發於主觀的情意方面的；是先有一個內心的

意思象，這種意象一方面主宰着筋肉伸縮的姿態同程度；一方面主宰着氣息的流轉同他的強弱；因此使得我國語音在表達情意方面，可以收到一個完整一貫的至高效率。其發於客觀的名象事物方面的；是先有大然的形象音聲的仿效，而後有名象事物之語音；因此使得我國語言在指示事物方面亦易得到客觀對象的聯想。至音聲繁衍之方法；亦有清楚之理路可尋。而其理路即本音近義通之方法輾轉相生。因此由音之方面可以尋出義之系統；同然由義方面亦可找到音之系統。所以我國音韻之學，實有雙關之使用；而所以成爲被治學的人所重視的學問。並且因爲四聲陰陽之讀出方式，音與韻之劃分，反切之形式；與歌唱的之音律成爲一種密接之關係；音象與表情動作亦生有密切關連；又成爲與劇曲不能分立的學問。

二十二年四月五月北於平芥園

紅樓夢

曲錄有高爾堅紅樓夢一本，注不載關聲名，按關聲者高鶚也，其紅樓夢實平話，非戲曲，卽通行本，曹雪芹作，關聲補之，曲錄似誤，又紅樓夢傳奇有紅豆村樵一本，前石山民散套一本，蕭湘怨一本，體紅樓夢正文；怡紅樂一本，譜後編；較紅豆村樵混淆爲一者爲妥，曲錄未載。

紫荊

兼辦
 信託事
 業為投資
 產業的保障
 代理中國保
 險謀顧客
 財產的
 安全

北平中國銀行

國難與戲難

「多難興邦」願以移贈戲界

徐凌霄

「國」是一大的整個，國難是整個的國家都遭難了。常言說得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國在難中，國內的人民事業那一樣不是大難臨頭，戲劇本是萬般之一，「同舟遇風，」勢不能獨免於駭浪驚濤以外，現在所以單提「戲難」者，一則就戲言戲，二則戲劇所受的責難，比其他之事，特別嚴重，所處的境地，特別恐荒。責難的理由是「國難不應娛樂」，異口同聲，不期而集。恐慌的現象，是戲園裏的炸彈，及老板們所接到的警告函，而座客之稀少，營業之賠累，且不論焉。

吾人對於中式戲劇有相當之嗜好，對於梨園業之各色人等，抱不少之同情。遇有機會，輒作合理的解說，必要的維持。但亦賴於劇業中人或愛好戲劇者共起奮勉，宣揚其所長，改善其所短，利用危迫之時機，促起共同之覺悟，語云「多難興邦」，自有深意。國難如是，戲難又何獨不然。

中劇有可研究之藝術，有可重視之意義，所有的話，我們已說過多了。現在更應當查點中劇的一切之弱點，切實檢舉，為本身改善之依據，並以請求各界之諒解，蓋止謗莫善於自修，而開誠布公，尤為今茲國難時期凡百事項必不可少之原則。故本文所論，著重於中劇之痼疾，一為關於戲劇之本身者，二為觀眾及與戲

劇有關係之各方面。

(一) 戲劇本身 (包括劇藝，劇業，劇班，劇團，演員等等)

「國難時期不應娛樂」一語，在國民的理智上良心上感情上義務上皆屬當然，固無非難之餘地，即「娛樂」二字，亦何嘗冤屈了戲劇。戲劇是藝術之一，藝術未有不合娛樂性者。故謂戲劇是娛樂，未必即是恥辱。所可商者，娛樂性質之高下，及其所遺之影響如何耳。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有名的詩人，留下這兩句有感情有議論的好詩以後，不知不覺成了「無心肝」的表徵詞。不論何事，只要是在國有憂患之時透露著快樂態度的，都可用此詩句加以譏諷。但不幸的中國戲劇，獨與這個「唱」字有悠久的密切的歷史關係，遠則樂府詩餘，近則崑腔京調及一切亂彈，台上則引商刻羽，應絃合節之伶工，台下則徵歌選舞，尋聲按拍之「顧曲家」。「孰非彌漫於「唱」的空氣中，觀於「顧曲家」三字竟成「觀衆」(且是高雅的觀衆)——之代稱，即可以看出唱曲與中劇之關係之凝重。夫歌曲在中劇藝術上占有多量之成分，重要之功能，尤其是情緒的表現，悲劇哀情的宣達，使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使人於了解其中意義而外更能獲得愉快，效用昭彰，無可否認。惟以度曲爲演劇，以顧曲爲觀劇，則喧賓奪主，顧此失彼，其流弊之大，亦屬無可諱言。實則此等病象，殊不可以中劇負其全責，因多數京朝派之顧曲家所釀成，選歌徵舞，品竹調絲，以此爲能事已盡，積習相沿，由來已久，爲今之計，惟有多排有意義之佳劇，其應用歌曲處，並應使其表現熱烈之情感，深刻之意識，以充實歌曲之質量，改變台下之習慣，以能使一般人覺得「唱」不是「不知亡國恨」，正是「哀悼亡國恨」「喚起亡國恨」，從種種方面積極做去。或者趁此時機，利用此詩句之反響，一洗

「唱」的耻辱，不但於國難以下的人心有益，即於歌曲的本身亦有利焉。

其次則爲「戲」之一字，向來一般的解釋，亦是認爲「娛樂」者居多。「兒戲」「遊戲」「葉子戲」「方城戲」一切開心遣悶的玩藝兒，照例都可以叫做「甚麼戲」「甚麼戲」，無怪乎演戲看戲都被人看作開心取樂了。何況嗜戲的人們又把這嗜好看重，票友登台，曰「消遣一齣」，清音坐唱，曰「消遣一段」，連做帶唱，全可以「消遣」二字代表之。信如是說，則戲劇只是娛樂，完全的娛樂，證明此案者，不是別人，就是所謂愛好戲曲的先生們，又何怪局外者之卑之無高論也。關於此點，我在大公戲週刊上曾寫一篇誰認識這個「戲」字，又作滑稽專論，把戲裏的滑稽分類舉例，若者爲技術的滑稽，若者爲涵義的滑稽。滑稽比做調味的味精，配藥的甘草。又在京園劇刊上說過兩句概括的話，是：

其旨非戲，以重劇體，其式則戲，以廣劇用。

實在中國戲裏的滑稽，質多量多，亦是事實，滑稽的娛樂性最爲豐碩，更是當然。但謂戲劇的滑稽，全是娛樂，則未爲正確。揚聞泉先生的「漢劇綜論」裏把戲劇分爲「規勸」，「娛樂」兩大類。規勸類如勸忠孝義俠者皆是。娛樂類如滑稽歡喜言情豔情皆是。又說：「或娛樂之中寓規勸，或規勸之中含娛樂，不能劃分爲各個之獨立，」爲顛撲不破之名言。又吳癩菴願曲塵談論寫劇意見，第一條就是「戒諷刺」，內說：「傳奇之作，以代木鐸，因世間愚夫愚婦，識字知書少，勸之爲善，誡之爲惡，其道無由，乃設此種文字，借優人說法，與大衆齊聽，意謂善者如此，惡者如彼。文人才士亦各出其心思才力成錦繡之文，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彌災之具。世之刻薄者流，倒行逆施，借爲報仇挾恨之具。豈千古文章止爲誣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凶造孽之需乎」這是癩菴對於「諷刺劇」的意見。其所舉例，則王九思因恨李東陽，遂作杜子美游春新劇，以

西涯比李林甫；康對山因不滿於李夢陽，乃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以李夢陽比中山狼。灑菴皆痛斥其非。又世傳高則明作琵琶記爲借蔡邕以譏王四。湯若士作牡丹亭以譏雲陽子，皆力辨其誣。議論自是正大，考證亦頗詳明。吾人於此乃不得不聯想現代之所謂「諷刺文學」，乃居於甚高之地位。周魯迅嘗以是推崇儒林外史，而魯迅所作「阿Q正傳」「高乙已」又以「諷刺」極工，見賞於青年，因以成名者，於是贊美諷刺，提倡諷刺，風行一時。如是則諷刺當戒乎？不當戒乎？欲解答此問題，首須爲諷刺下一確解曰：「諷刺以善意爲基礎，以羣衆爲對象」心不公，膽不熱者，就不配「諷刺」。苟明此義，則諷刺不是「快洩私憤，攻擊個人」，無待煩言，諷刺不但不必戒，且須提倡之。反之如果居心報復，卑私褊狹，如上所舉王康之流，則當爲士林所不齒，以損害個人，其罪尙小，汙蔑文學，其罪則大也。至於舊時著作家——（不論爲小說爲戲劇）——挾私毀人者，誠所在多有。但爲主觀的考據家——實則有考而無據——所冤誣如上述琵琶記，牡丹亭二例者，亦復不少。好在現演的劇本，大多淵源山陝，來自鄉間，所有輕薄文人之雜劇俳詞，未嘗通行，儘可付之一炬。蓋滑稽之本身，雖不必有高深之意味，亦無罪惡之可言，因其只是一種工具，即云淺薄的娛樂，亦不過無深意而止。若攻訐醜惡之作，則非只淺薄而已，直是卑汙下作之自爲暴露。處於現代，文化既高，公私之義大明。自不致有再有王康一類之劇作家出現。但吾人所期望者，不止於戒絕私的惡的諷刺，且需要提倡公的善的諷刺。諷刺之作品日進，即中國現行劇價值日增，於世道人心之挽回，又有倍於正言莊論者，此又利用時機，多方策進之一義也。

觀劇生活素描第二部

陳墨香

觀劇生活素描第二部

自從聯軍之難，北京失陷，父親恥居降城，隨了皇上西行，步出城門，日走數十里，在途患病棄養，墨香便抱了個不求仕進的主意。講和以後，皇帝北還，墨香雖服滿當差，却是閉戶讀書，不甚同官場中親近，只天性愛戲，那戲場中仍有墨香的踪跡，此時北京戲場已與前不同，從前各戲園是各班輪流演唱，喚作活轉兒，如今改了一班永佔一園，喚作呆轉兒。那大柵欄，「廣德樓」，「三慶園」，「慶和園」，「慶樂園」；門樞胡同「同樂軒」；糧食店「中和園」；都被義和拳燒掉。只剩肉市「廣和樓」，是福壽班佔了。鮮魚口一家雜耍館子「天樂園」，是玉成班佔了。

譚鑫培本是同慶班，今已改做福慶班，佔了西珠市口「天和館」。寶勝和佔了「天壽堂」，義順和佔了孝順胡同「燕喜堂」。鑼鼓喧天，絲竹盈耳，看來倒有些昇平氣象。貴人們也常有堂會，梨園依舊熱鬧起來，墨香將到北京，只隨便消遣，並不專看那一個班子。這日偶然到了「廣和樓」，見是福壽班的招牌，便走將進去，那時的戲報子，除了譚鑫培寫出名姓，玉成，寶勝和，也把脚色詳細寫明，此外都只寫戲名不寫人名，這福壽班索性只寫各樣新戲，連戲名也不寫了。墨香當日下場在小池子裏面，花了十枚當十京錢，買了座位，看那臺上，正演戰蒲關，那般徐貞娘的旦脚

，十分眼生，不過十幾歲，嗓音甚好，扮相却差一點，聽同座人講論，方知他叫琴儂。那王霸是沈全奎，劉忠是賈洪林，這兩人是早就認識的。蒲關演畢，又隔了一齣，便是許蔭棠的御碑亭，那月華娘子登場，墨香覺着眼前一亮，這且脚一雙俊眼，是真稱得起，明眸善笑，看那龐兒，好生厮熟，一種秀麗天然的情態，真個令人銷魂，話白清脆，韻調悠揚，不同凡響，做工也格外細膩，不比別人點到而已。看了半齣，忽然記起這就是數年前朝夕在念的那個王瑤卿，因他身軀略長，同我一般，都不是小孩兒了，所以百忙中認不清楚，還要細看，方知是他。墨香喜出望外，坐在那裏，凝住了神，看得眼花撩亂。待看完這一齣，墨香心滿意足，底下的武戲，無心再看，站起身，出國回寓，自這日爲始，墨香成年累月，專看福壽，只有時還聽一聽譚鑫培，別班是不照顧的了。

這一次癸巳科同年團拜，假座湖廣會館，訂了福壽班演戲，當年父親是這一科北闈副考官，因此墨香

兩石均在被約之列，到得那裏，本科長班舉着紅紙名片，引了進去，見了禮，大家衣冠齊楚，坐着看戲。墨香取過戲單，見有瑤卿的戲碼，好生高興，晚飯已畢，換了便衣，走入後臺，到帳桌邊一看，只見一人衣服華麗，在那裏坐着，正是那個瑤卿。墨香上前同他點頭，叫聲王老板！他把墨香略一打量，站起道：恁請坐！墨香坐定，他問起墨香姓字，墨香一一答了，仔細端詳，覺着他是個玉樹臨風的美少年，與臺的瑤卿，判若兩人，心裏暗想，他也是丈夫，怎的結束登場，竟能壓倒一切庸俗脂粉？這戲中奧妙，真不可思議，我少不得下些功夫，慢慢揣摩一番。兩人對坐了好一會兒，彼此無言，瑤卿往梳頭桌上妝扮，只見他先洗了臉，擦了脂粉，貼了水鷄，用七尺長的帶子繞住，繫了線尾，繫了綉子，把辮子挽將上去，加上大髮，挽成髻兒，從髻旁分下一縷黑而且長的髮來，披散在左邊。當時墨香見了他用的這些東西，倒有一半不認識，只好向那梳頭人逐件詢問，方得明白，今

日才能詳細說出。那瑤卿梳妝已畢，勒了水紗，又用一幅藍綢，拴在髻邊，另有人拿過大紅衣袴，瑤卿穿了，繫了白裙，將裙脚曳起，墨香又問，方知這叫做紫燕兒窩。瑤卿戴了魚枷銀鍊，在後臺等候登場，墨香忙到前臺，預備看戲，若問瑤卿演的是一齣什麼，只怕如今的觀客，聽墨香說他的扮相，早已了然，若定要說出戲名，未免把同志的朋友，看得太輕。墨香因此想起文人著作，有些靠不住，記得楊掌生京塵雜錄，曾道旦梳水頭，不戴網子，原來他老先生是沒有鬧清楚的。墨香自那日為始，同兩石都在行頭上用心，不認得的，便去探訪，差不多一年功夫，居然十成中認識九成，才曉得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的作用，真個是位聖人。戲曲是儒家目為小道的玩藝，他的名物，還非考察不能知曉，何況典禮？

福壽班頗有連臺本戲，兒女英雄傳最是絢爛，又有翻的老年本戲：德政芳，雁門關，不一而足。俞潤仙的全本混元盒，原是春臺排演，此刻潤仙掌了福壽

，便也變成福壽的戲了。還有連臺施公案，雖也是施世綸黃天霸，其中關目，却在通行施公各齣之外。那混元盒是應節的玩藝，每年端陽演唱一次，潤仙是廣成子帶蜈蚣精，合那鬪戰勝佛；許蔭棠的正乙真人，有時蔭棠另演他戲，這真人一脚便屬了沈全奎；陳瘦雲的頭本金花娘娘，二本帶個青狐化身；朱文英是青狐，帶火靈聖母，後半替瘦雲扮那武場的金花；余玉琴的白狐，胡素仙的蜘蛛；那紅蟒精，便是王瑤卿，金針刺蟒一段，是他的正戲，墨香自然愛看，加上那個扮漁翁的老生，喚做周長山，是個硬裏子，文武不擋，唱這一路的衰派脚色，十分穩練，比起那羊毛劉景然，強勝萬倍。這一段總算整齊，不知怎的，編戲人把封神榜三調碧游宮屬在中間，何九扮個通天教主，倒也壓臺，只戲中關目，不但荒唐，而且凌亂了。墨香小時，看過鼓兒躑，灤州影，這混元盒的故事，倒是熟的，那兩宗玩藝，雖比皮黃鄙俗，却不曾往裏面扯封神，不像皮黃鈔襲別人的文章，崑曲混元盒

墨香也是看過的，也沒說到碧游宮；那紅樓夢說寶玉不願看的戲，有混元盒，大約就是崑曲的那一部。墨香曾向人談混元盒曲本，有人笑道：你弄錯了！元人做的劇喚做曲本，到了明人做的便是傳奇，不能喚做曲本了，混元盒演的明朝君臣，嘉靖皇帝，陸炳，是明史本紀列傳的人材，你怎說是曲本！墨香因此君說話太明白，好像一鍋麪茶，煮着元宵，加上壽桃，沒法合他辯論，且待他把宋朝南戲，元明人雜劇傳奇，稍爲過目，再同他去開談判，如今墨香看福壽的戲要緊，只好不去理會。

墨香雖是愛看瑤卿的戲，却只在戲場合他見面，他家不會去過一次，也沒請他吃過一頓飯，離開那個他唱我聽的地方，是水米無交，與後來捧腳家，大不相同，那時前臺還沒有正工青衣的議論，陳瘦雲學過打花鼓，還有人曉得；余紫雲唱閨房樂，還有人見過，只瑤卿嗓子正盞，要給別人留飯，所以專唱青衣，他那齣牧羊圈，手眼身法步，十分講究，比那一把笨

唱的朋友就高多了。墨香早知他是做工好手，可以算那些花旦的勁敵。他合潤仙演長阪坡，格外精采。

余玉琴小名喚作莊兒，擅長武旦，兼演花旦，生得十分粗獷，面黑如鏡，只扮起戲來，還不甚難看，那時全本的兒女英雄傳最爲時興，同春部的堂會，十次總有九次，是要點悅來店能仁寺的，十三妹一脚，便是玉琴般演，墨香初次是在「財盛館」看的，後來「財盛館」關閉，墨香每逢見着這齣戲，還要想起財盛館的情形。玉琴也常在崑宅演唱，崑尚書早就陞了大學士，是位中堂了，宅裏的堂會，依然照舊，如今予告在京，不居相位，府中仍斷不了唱戲，玉琴合想九霄都是老中堂賞識之人，常到宅裏演唱，中堂長子柱臣，也喜歡他們，屢次喚到書房講話，墨香少不得在一處厮混，混來混去，竟同他們混得熟了。玉琴曾笑向墨香道：哥兒何妨學一齣，登臺消遣？方不負好惜了一番，我情願教給哥兒一齣。墨香道：我是不能登臺的，即或登臺，也決不學且腳。玉琴道：這話也

不差，世家子弟，却是礙難。想九霄在旁笑道，不然，且脚也是人唱的，後臺十門脚色，原是一般，四喜班的德珺如，他也是個大員子弟，他的會祖作過中堂，他自小愛戲，學會了唱衫子，後來梅巧玲老板約他帮忙，他纔下了海，如今年過四旬，改了小生，有時帶演幾齣青衣，他的嗓子，真比內行強。還有著名票友陳子芳、魏耀亭，都唱且唱的甚好，從前張中堂最喜子方，若請他老人家聽戲，沒有子方，他還不來，哥兒怎說且脚便唱不得？墨香道：這倒底不是我所以作的事，我七八歲時，有人說我像姑娘，我便惱了，這個性氣，焉能唱且？玉琴道：這話却說得是，我們戲房裏的脚色，總得有三分像，只哥兒的綽個兒，唱且不會太差的。墨香含笑不答，總覺他這番言語，墨香怕不能做到。

崑宅演戲，京中名脚大半是都要來伺候的，却總不見譚鑫培，中堂夫人的從兄瓜爾佳榮祿一日對中堂道：你家年年傳喚戲班，因何從不見有譚金福？中堂

道：那個是譚金福？瓜爾佳道：便是小叫天。中堂道：我同他沒有戲緣，看了他便覺不快。瓜爾佳道：你雖會看戲，原來是個外行，小叫天文武崑亂，無一不佳，是有數的人材，你怎麼只不喜他？中堂道：我在懷少仙尙書那裏，看過他一次昭關，不見甚好，比起當年程長庚來，差的太遠，反不如曹六的那個東公，有些先輩的典型。瓜爾佳笑道：你枉做了宰相，原來不能知人，不能用人的，小叫天這一類玩藝，不但不如長庚，並且不如汪大頭，你看他那定軍山，只怕以前的老輩都不如他，還有一齣翠屏山，也寔在不如，中堂道：這種戲紅眼四兒也可唱得，何必小叫天！瓜爾佳道：紅眼四兒雖也能唱，倒底差的多了，中堂道：任你說得天花亂墜，我只不聽叫天。瓜爾佳見話不投機：便也不再往下講。五月十一日，是中堂夫人生辰，這年又傳了無名班演戲，派了一齣翠屏山，是紅眼四兒的石秀，大李五的楊雄，那般潘巧雲的花旦，喚做路三寶，是山東科班的徒弟。甲午年由河南

來到京都，今已成了京中名宿，扮相雖工，都還不
錯，殺山一場的筋斗，頗見精采。那日墨香坐在老中
堂身旁，中堂道：我知你是不甚喜看且戲的，但這個
三寶寔不可厚非，小桂鳳楊榮仙都壓他不住，總算不
含糊。瓜爾佳坐在中堂的上首，笑道：三寶果真不差
，他是當初內務府大臣立豫甫，最賞識的，豫甫存日
，還給他做了不少的行頭他也還算有良心，不負豫甫
，總算是個識份。墨香此刻對於且脚久有幾分留意，
不是幼年的神態，聽了這番話，也覺二公品題允當，
只是忽的想起瑤卿，在臺上的丰韻，似覺比這三寶還
要蘊藉，大約這便是正旦合花旦的分別。翠屏山演畢
，一聲雷響，大雨如注，崑宅是無萬年臺的，只在院
中搭臺演唱，四面俱是簾棚，如何遮敵，霎昔滿院是
水，只得停了鑼鼓，賓客們有車馬的，溜了一半，剩
下些至親密友，合些自己不會控車的窮官，擁入大庭
躲避，那雨越下越大，料想不能接演了，大管家鄭興
忙忙的帶了一般家奴，收拾了棚內壽障，捲起桌圍椅

轆，替那窮官僱了代步，送出大門，戲臺的器物，自
有他們的檢場人料理，戲子也都走了，衆親友路近的
還家，路遠的只得住下，墨香在上房外間歇了一晚，
次日方回。

墨香從崑宅回來，想起一件舊事，父親在浙江之
時，一日課授經史已畢，父親隨手取過兩本小冊子來
道：這是明僚送的勸善書籍，上面談的大半是天理人
情，不一定專述鬼神報應，文雖淺近，卻是有益身心
的，你拿去看看，也長些閱歷。墨香接了，回到自家
房中，燈下看時，籤子上題着「願體集」三字，展開
細閱，知是史摺臣編撰，李仲麟增補。從九鐘看至十
鐘，上卷已完，吹息燈，解衣上牀，猶在被窩內，默
想那願體集的話頭，覺得其中一段論淫戲的，道那編
翠屏山的，是說巧雲入寺行姦，便有殺身之禍，寔有
做戒之意，不能指爲誨淫，對於編者之心，十分透徹
，總算有識。想了一會，沉沉睡去，恍恍惚惚得了
一夢；自家臉上擦着脂粉，頭上梳着雲髻，卻由鬢旁

垂下一縷黑而且長的散髮，穿着青衣，繫着素裙，打扮得恰似殺山的巧雲模樣，在戲臺上演這一齣。忽的臺根搖動，猛然驚醒，天色已是大明，慌忙披衣而起，追思夢境，不覺好笑道：我看了許多的戲，卻不甚喜翠屏山，肚中也聽會了許多戲詞，只潘巧雲是一句也沒有的，這個夢是做不得准的，倒底不是什麼冠冕的事，一個男兒家，竟扮作婦人，還是個淫婦，對人說了，是要拿我取笑的，因此不會向人言講。過了數日，翻閱紀小嵐閱微草堂筆記，見一則故事云：伶人方俊官，本儒家子，年十三四，夢為新婦，次年即為狂且引誘，失身歌場，一人謂其夢是想，一人謂其是業。墨香暗想，這方俊官名蘭如，是江蘇吳縣人，合莊殿撰本滄最是親密，戴璐藤陰雜記中載述是狠詳細的，他這夢兆，是想是業，倒耐人尋味。呀，我也做個這樣的夢，我還是想？我還是業？我自己還詳解不來，那有工夫，替已死伶人圓這個妖夢！只我的身家，大約一輩子決不能失足到戲房裡去，比俊官總

不一般，我的夢既是無憑，恐怕他也是偶然，想此到處，把書丟在一邊，不去枉用心思了。

路三寶雖是伶人，卻有一事頗覺可風，他受過立豫甫許多恩惠，常到他的宅內。這年立豫甫正做戶部尚書，他的家資富厚，一般旗下權貴，因羨生妒，都合他不對，偏皇太后十分寵信。有一次學士陳秉和上摺子參山東巡撫張汝梅，帶了立豫甫幾句，不但沒准，反將陳秉和傳旨申飭。只立豫甫為人還不甚鶻突，端王引用義和拳要與外洋開戰，立豫甫道：拳民是邪術，怕信不得，端王惱了，在太后面前，說了立豫甫許多壞話，侍郎宗室溥玉岑也奏參尚書立山私通外國，大逆不道，太后雖是喜歡立豫甫，當不得這些天潢貴冑極力排擠，即傳旨將立山正法。綁赴市曹的那一日，路過宣武門，忽然見幾個人趕來，跪在地下，放聲痛哭，立豫甫睜眼一看，為首的一人，生得粉妝玉琢，正是自家賞識的那個三寶，後面一個是唱武旦的朱文英，其餘也都是梨園的老板，立豫甫歎息道：前

年張樵野充軍，京中謔傳花旦秦五九給他送行，其實並無其事，不想我今日倒得列位前來一別。不多時，來在市曹，監斬官徐楠士已到，立豫甫吃劊子，江姓扶入蓆棚斬訖，三寶等大哭一場，將帶來棺木，收殮了立豫甫的尸首，擡往老牆根廣慧寺停放。那立尚書居官多年，朝士受他栽培的，不知多少，此刻都怕連累，躲的無影無形，比那許袁之死，有浙江同鄉戶部官司徐班侯糾資殮尸，差的多了，當日一般主戰的王公大臣，聽說浙江徐姓，一口咬定是兵部尚書徐小雲，把他也給殺掉，替班侯搗了災，班侯真是君子落得爲君子了，有人道是許袁受戮，鄉人殮之；立公遭刑，伶人殮之，可以定其優劣。然而三寶畢竟是有些血性，況且階級議論，今日是不合潮流了。

甲辰冬天，廣德樓重修告成，福壽移在裏面。那時譚鑫培早已佔了重修的中和園，寶勝和佔了重修的慶樂園，戲場情形，又是一變，大柵欄依舊風光起來。乙巳夏，福壽報散，瑤卿搭入同慶，與老譚同班，

此刻又用同慶字號，早不叫做福慶了，那班中，花臉金秀山，小生德珺如，都是外行下海。秀山之子少山，也唱花臉，本領只有比他老子強的，可惜正變喉；德珺如帶了一羣徒弟，雞毛蒜皮，都是豆汁兒酸，檢直精心；花旦是郭際香，武戲是許德儀，遲月亭，後來小樓二次搭入，就快散伙，此刻他不在內。二路老生是李鑫甫，李六，沈奎；小花臉是王松子，架子花臉是韓二刁，李七，還有個惶腔走板的麻穆子；老是謝寶雲。戲是一齣好，一齣壞，好的好到三十三天，壞的壞到七十二地，說句時尙的名詞，叫做「不調和」。瑤卿正在盛年，鑫培也極走好運，北京要算同慶是第一個戲班了。池座京錢一千六百，墨香兩石，每逢到園，總坐場門小池子，連茶錢花上四吊票，合現在二十枚大銅子，四十枚小銅子，比如今動不動一塊大洋，差的遠了。鑫培瑤卿合演了許多好戲，戲妻，寄子，汾河灣，趕三關，跑城，牧羊圈，打魚殺家，寶蓮燈，探母回令，斬子，南天門，法門寺，戰

滿闌，御碑亭，一時說不盡。只兩人都有扮配腳的時節，如蠡培演南陽關，便是瑤卿的夫人；瑤卿演玉堂春便是蠡培的鼻司，蠡培照例扮這一齣，是穿紫官衣，據他自己說是程大老板的傳授，那吳連奎扮這個脚色，是合藩司一樣穿紅官衣，後臺也不喚這兩個做紅袍藍袍，近年藩臬一律穿藍，合那時是不同的。瑤卿自己唱一齣的時節甚少，即令自唱，不過擊掌探窰，他那探窰的做工甚細，念白也傳神，一句「待女兒打掃打掃，」能叫人落淚，唱工却是全依老路，無什麼花樣，後來發現一段探窰快板，狠是肉麻，硬說是瑤卿創造，大謬不然，瑤卿際香時常合演虹霓關，德珩如辦不了，是蠡培三子嘉祥演那對槍的王伯當，嘉祥是個武旦，武工是不差，瑤卿到底扮了覺，際香到底扮夫人，也沒人把東方氏當配脚，這亦是前後風尚不同的去處。這年冬間譚蠡培第五子譚小培，在同慶登場，頭一日，演銀空山大發殿，瑤卿的公主，譚小培的丈人德珩如般的高思繼，譚小培的教師沈奎般的

王丞相，謝寶雲般的丞相夫人，許多人捧着他這薛平貴，倒也整齊，只王三姐用了一個不相干的狗頭旦，減色不少。譚老頭兒另是一種人性，對於兒子，不十分架弄，只教本領搭班，只不像潤圃聽說兒子要唱惡虎村張嘴便罵而已。瑤卿的梅玉配，李蠡甫的孤注功，都是這一年排出來的。梅玉配是際香的黃婆，孤注功是際香的劉夫人，梅玉配大紅大紫，孤注功算是白饒，且脚壓倒老生，這便是個先例，本戲材料，男女香豔事迹，勝似軍國大事，這也是傍樣，寇萊公沒幹過蘇少夫人，李老四輸給王瑤卿了。瑤卿足唱近於花旦的玩藝，這是個起點。

過了一年，李蠡甫走了，劉春喜進了同慶，這一年三麻子到京，搭入玉成，大唱關公戲，李蠡甫搭入慶壽，他請墨香帮忙，只三麻子唱一齣，便去記一齣的穿插，回來畫了提綱，另製新詞，交蠡甫演唱，墨香編戲，這是破題兒頭一遭。這年汪桂芬在湖廣會館唱華容道，戲雖短小，他唱的是太好了，譚蠡培在同

慶排戰長沙，王鳳卿在長春也排戰長沙，關老爺可算盛極一時了，都是三麻子招出來的。這年鑫培封臺，第一日碰碑，第二日同瑞卿合演探母，第三日二次演戰長沙，吵了多日，這齣是譚小培合老頭兒唱，畢竟春喜般了黃忠，老譚量才器使，真有他的。三天好戲，是真正過癮，一般人多半注意碰碑，其次探母，墨香兩石却不是這宗心理，不一定從衆，就日後的好尚而論，只能說一個注意探母，一個注意戰長沙，却都不在鑫培一面，也是當日特別的坐客。

北京武生，是俞潤仙人緣最重，張淇林本領很好，他同何九唱安天會，在當日要算第一等的好戲了，楊小樓也是出名武生，彼時資望還淺。武旦是朱文英最有名，九陣風將出來，也是嫩的，朱文英的兒子桂芳本學花旦，唱打刀一類的小玩藝，後在長春科班，才改武旦，狠有人緣，並且唱過幾齣青衣；淇林的兄弟春斌，人稱張老七，也是此刻上等武旦，戲園狠把武戲當一回事，武行也還振作，只是不看武戲的朋友

，已經不少，不如文戲吃香。

前臺多半不重靠把戲，連定軍山都說是歇工，刀馬且一齣馬上緣，是真不輕省，前臺只當玩笑戲看罷了，榮蝶仙這門功夫，後起無他的對手，始終不曾大叫響，就是這個毛病。前臺不重把子，却重翻工，唱花旦的不怕見攢便暈，只要會翻一個半伶不俐的搶背，就能誇他武功第一。

福壽報散之後，長春科班未起以前，賈洪林重興了一次鴻奎班，內有楊仙慧寶鳳卿瘦雲桂鳳玉琴，脚色也還整齊，洪林大展才情編戲，什麼忠義奇聞庚娘十五貫循環現報，唱的倒也熱鬧。循環現報，是聊齋誌異金生色故事，後來墨香在票房會把那馬氏被殺一段，抽做一齣小玩藝，在中華畫報上曾經說過的，不過一大齣本戲，只留一節，總要稍加增添，弄的刺殺且加倍上當。洪林排的戲雖多，前臺不甚愛看，鴻奎又散之後，只留下庚娘一本，其餘算拉倒了。這本庚娘，原是洪林同余玉琴演唱，玉琴不多大對工，直

至宣統初年，歸了瑤卿，入了民國，瑤卿又傳給荀慧生了，此是後話，暫行擱起。只談鴻奎散後，洪林搭入同慶，鳳卿搭了長春，那時長春老生，還有個張毓庭，人緣尚好，本領不佳，只嗓音是狠甜熟的，所以也還能支持。這個時節，姜妙香唱青衣，極好的嗓子，扮相也漂亮，搭入長春，也算一條臺柱。

那時花旦極重躑工，除了一齣醉酒，雖是花旦應活，例不用躑，只因這一齣的身段，紮躑過不了門，所以三寶玉琴際香，躑工全有根底，這齣醉酒，都是大脚片，後來烏龍院翠屏山都有人不躑了，醉酒却有人躑，把那不能過門的身段，略加變通，也就過了門，這真叫天下無難事。譚鑫培因瑤卿有花旦之才，屢次想叫他通融演幾齣，瑤卿沒練躑工，始終不肯答應，那同慶班，凡烏龍院一類玩藝，都由郭際香擔任，鑫培每年總唱一次戰宛城，他見夏侯惇是一套快槍，不是大刀槍，他不打盔，敗回見賈詡，仍舊戴着荷葉盔，歸降穿紅官衣，不穿青素，合楊小樓不同，刺

紫孝巾，露髮，與楊小樓却是一樣。譚楊二人刺的蠻牌令，隨念隨刺，不像伏地聖人，把蠻牌令念完再刺，把戲弄鬆了，誰般嬌娘，誰頭一個不得勁，總而言之，戲是通大路的好，特別另樣，雖也有人歡迎，但必是有不合式的地方，才行不開，萬不能見個新鮮路子，不管他溫不溫，僵不僵，便說比常見的強，說這一類話的，大概臺上沒甚閱歷，漫說不通大路，即便已通大路，若是覺着溫，覺着僵，也得改正，似這宛城，有人主持給張繡添唱，也不一定需要，須知這另是一路玩藝，張繡能唱的，不妨唱上幾句，即令不添，照舊是齣好戲，老路醉章原有唱詞，後竟去掉了，足見此戲不重唱工了，不過醉章也有醉章的精神，不能磨滅，那郭際香本學過武旦，他陪鑫培唱宛城，刺一場，狠有精采，曹操戲鄒氏時，好些污穢言語，後來減了，實在有理，那喜談性的問題之人，却未免失望。

鑫培戰長沙，見黃忠一場，是關爺先上，用二龍

出水會陣，一個左出，一個右出，兩個一對眼光架住，格外威重，有人黃忠先上，用鑰匙頭會陣，兩人一個向裏走，一個向外走，場上也行的開，威可減多了，王鳳卿合鑫培一樣，鑫培初演這一齣時，瑤卿站在上場門，看了半天戲，難免他不給老弟參加意見，這是最小的節目，却能增減戲的分量，唱戲人不可不知，看戲人也不可不知，排演新戲，更不可不知。

小吉祥科班，是這個月出的，在天樂園演戲，葵香小寶，是那個班子的架樑大柱，排過整本的戲文，普天同慶，鐵公鷄，也還熱鬧，葵香小寶都沒加入本戲，總是單唱一齣，這個班子，沒有掙過墨香一個大錢，兩石却是去看過的，也就很少的回數了。

北京，唱生旦淨的雖伶，多半唱進宮，生旦還有過教子，因這類戲，除唱之外，一無所取，小老生若唱定軍山，必不圓滿，票友也是唱進宮教子的多，究竟乾枯，況且人人都唱，未免俗者生厭，漸漸的淘汰了。但是進宮教子，也有引人入勝之處，聽主兒，各

走一工，不能把這類玩藝看的太低。

這幾年，義務戲漸興，汪桂芬不在戲園露演，義務却是唱的，曾在打磨廠福壽堂演過讓成都洪洋洞羣英會，那羣英會是楞仙周瑜，羅壽山蔣幹，十分齊整，可惜孔明一脚，是個下了橋子的票友，比賈洪林周長山就不如了，雖是謹謹慎慎，沒鬧笑話，究竟砍的不如鐵的圓，外行終是外行，但這位票友，也學過兩天，不是摸摸腦袋，就敢在一畝三分地裏擺着，又較後出之票，高着一籌。那時有個票友張元善，習學武旦，扮相還好，汪桂芬唱洪洋洞的那一次，他演了一齣取金陵，也還平隱，前臺却沒甚好評，也是當時風氣使然，此人不久故去，因此曉得他的很少。

文明茶園，是俞五等集股建造，坐落西珠口路北，是天和館翻蓋，北京戲館子，照例不賣女座的，堂客看戲很難，自從文明園開鑼，才有女人買座之事，一般白鬍子老頭兒，總說風俗壞了，然而梨園買賣，日見興隆，這些老頭兒的姨太太前去買座，老頭兒有

裝做不知的，有同姨太太一齊來的，大約戲園中有了他們這維持風教的人物，風俗不但會壞，還要越變越好，也說不定。

兩宮國孝，戲園停鐘，將滿百日，便唱起來。城裏修了東安市場，內有丹桂吉祥各園，瑤卿合鑿培開意見，搭入丹桂，唱大軸子，後來且脚挑班，這便是個起點。瑤卿重排五彩與庚娘，都是此刻的事。宣統末年，他又入了文明園，重排兒女英雄傳，他自己般十三妹，洪林般安學海，朱素雲般安公子，王蕙芳般張金鳳，李連仲般鄧九公，將唱到能仁寺，武昌兵起，北京人心慌亂，把買賣吵了一半。瑤卿般十三妹狠是對工，連從前的余玉琴也壓他不倒，只北京人看戲，最尊老脚色，不怕是唐朝夜壺，也說比清朝飯碗高的多，因此談十三妹總得先說余玉琴，何況玉琴雖不細膩，氣魄也還關大，更不能抹倒，萬不可因人賈重夜壺，把他也當了夜壺。那楊小樓重興四喜，也在宣統年間。

劉鴻昇本是花臉，後改老生，在承平科班演唱，一條好嗓子，比張毓庭解恨多了，一齣斬黃袍，管保叫滿。入了民國，他佔了廣和樓，同老旦龔雲甫同班，龔甫嗓子常啞，但前臺人緣極好，任你一字不出，也有人捧場。鴻昇曾對墨香道：我要像雲甫這個音聲，倒好早上來了。北京城唱戲，就是個名高好題詩，恁別論真個的。以上都是鴻昇的話。鴻昇配戲青衣，先是彩霞，後是幼芬，幼芬嗓子搭不上鴻昇調門，般個陶三春，紫葦都不得勁，只能對付。

光緒末年，喜連成佔廣和樓。梅蘭芳將出臺，就搭這個班，進宮教子，足唱一氣，誰說人家不够青衣正工？宣統時搬到廣德樓，民國元年入了三慶園，後改富連成，又回廣和樓，一紮脚，差不多二十年了，真算長遠。後來不用外搭班的，只用本班科徒，倒也出了不少人材，戲路子與大班不同，他們的徒弟，滿科出來，多半得另下劑，才能跟別班合轍。

北京這幾年，戲班最盛，墨香兩石雖常在戲園走

動，究竟一年三百六十日，還是不看戲的時候佔多數，耳目所及，不能詳盡，況且爲日太久，也有些忘了，只好把記得的表上一表。只這二十年來老規矩漸漸失了，新路數還未興起，墨香自小看戲，看的大半是

不成的貨物，萬不敢引幾個已死的伶人，把他胡亂恭維，弄那生愚死智的戲法，硬說鄭盼仙，遠勝梅程荀尙，欺人自欺，就是墨香的良心了。入了民國，局勢又換，待且改日細談。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資本金四百萬元
公積金二百四十七萬餘元

(總行)

上海

北京路

(分行)

杭州

三元坊

南京

昇平橋

漢口

歐生路

天津

法租界梨棧

北平

公安街新大路

(支行)

鄭州

大同路

其他國內外均有代理處

北平分行

電話掛號

有線電二八一四

無線電二二八一四

電話經理室 東局 〇〇七一

營業室東局三三三〇

戲曲的點滴

守鶴

在我的別的稿子裏邊，當然能看見這裏的某一小部分。那些是各自成爲一個系統的，這裏呢，祇是一點一滴的零拾而已。

鶴識

要做中國戲劇的一個革命者，應當從研究中國戲劇入手。研究和學習不同；學習是以事物的外形爲對象，其目的是在「會」；研究是以事物的內因爲對象，其目的是在「懂」。那麼，研究中國戲劇，是要求了解中國戲劇的原理。固然，歌，舞，科，白，音樂的節奏，光景的安插等等，其中原理都是應當研究的；然而，比較地這些是居於次要，首要是戲劇情節之原理的研究。戲劇情節，包括着這五部：序說 (Prologue)，糾葛 (Perplexity)，危機 (Climax)，釋明 (Loosing of conflict) 及結束 (Catastrophe)。要想戲劇生出指導人生的效果來，不從戲劇情節上去播新種子是不成的；假如不把戲劇情節的原理研究清楚，那新種子怎樣播下去呢？

中國戲劇是以從古以來的思想和道德爲基礎的。例如：劉彥昌對他兩個兒子說「伯夷叔齊二賢人」的故

事；李克用對程敬思說『劉關張結義在桃園』的故事；康氏對張義說『大舜進諫，王祥臥冰，萊子彩衣，孟宗哭竹，楊香打虎』的故事；諸葛孔明把『先帝爺下南陽御駕三請』比作『周文王訪姜尚』；禰正平『願當鼓吏』之後，就拿『昔日韓信辱胯下』和『太公昔日會垂釣』，張良進履在圯橋』來自慰；薛平貴要調戲自己的太太，這不但難為情，而且良心上也太痛苦了，但一想到『洞賓曾把牡丹戲』，莊子先生三戲妻，秋胡曾戲羅氏女』就大胆厚臉而為之了。我覺得這種古典主義（Classicism）的色彩，應當使牠黯淡下去以至於消滅。當然，古人是有偉大的，值得我們效法的處所；但在中國社會裏，想『回老家』的人太多了，他們不是若斷若續地在叫着要復興四千年古國的精神文明嗎？古典主義戲劇適足為他們推波助浪，那是何等危險的事啊，況且時間總是向前的，空間總是跟隨時間而不斷展開其新局面的，袁世凱戴不成九龍冠，籌安會諸君子關不成陳橋兵變，一切都應作如是觀，戲劇又豈可反常？

西方的古典主義，是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下的產兒。他們以為祇有希臘拉丁的型格是無上的美而合理。希臘拉丁的文藝風格，是重均一，明晰，規律等形式上的智巧條件；換言之：即是以現實平明的事物而求形式的美。古典主義者以此為模型，於是在戲劇上就生出所謂『三一致』（Three unities）的法則來了；他們以為凡不保持地，時，事件，三者的均一，就不能算是戲劇。但是，從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Romanticism），再到自然主義（Naturalism），三一致的金科玉律已經逐漸破壞了；尤其是到比利時的梅脫林喀（Maeterlinck）的馬蘭公主這五幕二十四場的戲劇出世以後，三一致簡直無葬身之地了。三一致死了，就證明戲劇上的古典主義完全消滅了；在西方是這樣的。中國戲劇，形式上合於三一致的規律的可說沒有，却

是從精神上盤着古典主義的根——以古人的的人格爲模型；假使這種腐壞的根不割掉，新的生命是不會天外飛來的。

中國戲劇上的古典主義，還有個很顯明之點，就是描寫半神半人的超人。包拯唱了斷后，打龍袍那樣轟轟烈烈的戲不上算，還要再來探陰山……等；范禹仲是文曲星轉世，於是有煞神到葛府書房來救他；楊延昭是將來要做三關元帥的，所以他奉父命回雁門探聽他七弟的下落時，七郎的鬼魂要來助他殺出重圍；趙太祖畢竟是皇帝，所謂『聖天子百靈扶助』因而在龍虎門的時候，他一殺不過呼延小將，就要頭上現出金龍來；這類超人的描寫，一氣也數說不盡，這裏祇舉幾個例罷了。有一次，因爲募集賑款，我唱了一個南天門；不要說南邊人不懂戲，唱過之後，竟有很多朋友說我錯了，我自己也知道的是錯了。不過，朋友們所謂錯，和我自己所謂錯，是不相同的。曹福口裏唱一陣活見鬼的話就死在廣華山了；這時候，曹玉蓮『喂呀』一聲，四位大同來的差官就上，曹福就暗下；小姐同差官們一下，全劇就結束了；八洞神仙和玉母娘娘等始終沒有出來，『南天門』上高台一場也省去了，曹福祭封『南天門都土地』的話更無從提起；朋友們就說這是不合老規矩，錯了。在我，是要把曹福從超人而回復到常人，所以朋友們所謂錯我是不承認的；我祇覺得沒把『南天門』的碼子改爲『廣華山』，未免有些個文不對題，這是真正的錯。至於那些上元夫人，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那樣描寫超人更澈底了；這種的戲劇而仍拾得起頭的話，祇證明了中國文學的落後得太遠——別人已經是自然主義時期都過去了，我們還在古典主義時期啊！說到這裏，不能不使我們追想到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偉大！他捧起一隻鐵腕，把描寫半神半人的超人的古典劇推翻了，創作描寫常人的感情的浪漫

劇！他不是十六世紀中期到十七世紀上期（1564—1616）的人嗎？可憐的中國啊！現在是二十世紀了，不但探陰山沒死，而且上元夫人還沒死啊！

如果把以古人的人格為模型，描寫超人，這些古典主義除去，單祇說文藝復興，我却是相當的同意。中國古代的歌謠，如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是何等通俗的平民文學！詩經全部都是周時的里巷歌謠和朝廟樂章，無一篇不是樸實真摯，不尙彫刻。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漢武帝的秋風辭，烏孫公主的悲愁歌，也都是音節自然，毫無搔頭弄姿之態。蘇武和李陵的五言詩，也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沒有半點裝飾。漢人樂府如廬江小吏妻，陌上桑，都是赤條條的作品。魏晉詩人如曹植，阮籍，左思，漸漸做烹鍊工夫了，這是中國文藝的悲運之開端。經過陶潛，謝靈運，謝朓，到李白，杜甫，他們雖然錘鍊字句，畢竟還未曾完全失去古風。白居易的詩，司空如話，婦孺都解，如村居苦寒，觀刈麥，賣炭翁，上陽人，婦人苦諸篇，直是求之魏晉而不易得的，很有提倡文藝復興的傾向。無奈他單人獨騎，力量有限；晚唐以後的詩人，就一天一天往文藝貴族化的路上走了。五代和兩宋的詞，我們祇見綺麗風華逐漸進步，絕對看不見有半個詞人具有平民文學家的精神的。到雜劇興起，同時彈詞也出世了，詞句完全脫去唐詩宋詞的窠臼，一律返於樸實真摯的本色；例如董西廂的一曲『出隊子』：『最苦是離別，彼此心頭難棄捨！鴛鴦哭得似癡呆，臉上啼痕多是血，有千種恩情何處說？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紅娘心似鐵，把鴛鴦扶上七香車；君瑞攀鞍空自擲，道得個『冤家寧耐些』！』這是何等充滿着復興平民文學的精神啊！王實甫出，這精神又衰退下去了；但如他那麗春堂的一曲『滿庭芳』的句子：『這都是托賴

着大人虎勢，贏的他急難措手，打的他馬不停蹄。」則尙保留着宋代雜劇的風味。到明朝，邵弘治的香囊和王濟的連環，以至於鄭若庸的玉玦和梅鼎祚的玉合，不但在唱曲上要盡力地藻飾詞華，連白也入以駢語了。演至梁伯龍的浣紗和陸天池的明珠，甚至通本都是儷語，歌曲文學至是乃達於貴族主義的頂點，古代的人民精神喪失得千乾萬淨了。吳梅在中國戲曲概論卷中第三章裏說得很沉痛：「詞曲之道，儼同樂府；而雕績物情，模擬人理，極宇宙之變態，爲文章之奇觀，本不以俚鄙爲諱也。香囊以文人藻采爲之，遂濫觴而爲文學之一體；及玉合玉玦諸作，益工修詞，本質幾掩。抑知曲以模寫人事爲尙，所貴委曲宛轉以代說詞，一涉藻繪，即蔽本來？而積習未忘，不勝其靡，此體亦不能偏廢矣。」此體真不能偏廢嗎？祇看我們怎樣努力啊！二黃劇代昆曲而興起，有些人們也許又會痛心這『過猶不及』的把戲；在我們這沒戴上縉紳先生的顏色眼鏡的人，覺得這正是歌曲文學的復興。我們對於那扭扭妮妮地跑到二黃劇裏來唱『碧雲天芳草地蜂愁蝶怨』的林黛玉，是堅決反對的；因爲他充滿着使二黃劇的平民文學變成貴族文學的危險。我贊成中國文藝復興，和謳歌精神文明的人的說法不同；我的主張是以恢復平民文學爲限，在戲劇上要求詞句的澈底通俗；至於模型先賢和崇拜超人的古董文藝，祇好讓謳歌精神文明的人到棺材裏去賞鑒，創作，祖述。

吳梅論作劇法，說到結構上，以戒諷刺爲第一義；他的顧曲塵談和詞餘講義中都是這樣主張。在我看來，諷刺倒是戲劇裏不可少的成分；尤其是喜劇，沒有諷刺則簡直不能成立。所謂喜劇 (Comedy)，是要將人的性質或社會的惡德中的普通弱點，拿來引起觀衆的嘲笑。在二黃劇裏，如完顏木罕說：『將這兩個昏皇打在五國城中坐井觀天！』後來岳飛要迎徽宗欽宗還朝，金邦大丞相向二帝報信道喜，徽宗也說：『寡人坐井

觀天，喜從何來？」這很顯明是諷諷那些深居宮禁，不省人事的帝王。夏侯恩祇唱兩句搖板：「催命鼓來催命鑼，三國不和動干戈！」那種譏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意識，就連趙子龍也成爲藐小不是東西了；所以他接着又說：「那小小趙雲，竟能在長板坡前，殺得七進七出，無人敢擋，待俺前去擒他便了！」同時他自稱爲「無敵大將」，尤其顯露了「仁者無敵」的非戰意識。牛臬對兀朮說：「想我牛臬……與你深施一禮，你坐在上面，昂然不動，大模大樣，真乃自大。我想這自大，乃是一個臭字；真乃是臭而不可聞也吓！」兀朮說：「孤家乃是金邦四太子常平王，難道還叫孤家與你見禮不成？」牛臬又說：「甚麼長平王，短平王？你老子也會在太行山前，做過公道大王！」這不但是諷刺自高自大的人們，而且是譏諷貴族政治。後來牛臬飲酒去了，兀朮在背地裏說：「宋營中有這樣心雄胆壯之人，這宋室江山，只怕孤家一時難得到手。」這和左傳所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同一意義，又是諷刺那些祇曉得說「弱國無外交」的外交官吏了。黃天霸「見馬如同見主」，竇爾敦說他「原來是個鄉下人」，於是小黃便再好漢些，也被譏爲牛馬之牛馬，比蕭恩口中的「奴下奴」還更不值錢了。岳飛要張保去做總兵，張保說：「小人生性鹵莽，不知做官道理。」要王橫去做總兵，王橫說：「小人乃是一個粗人，只曉得侍奉元帥，那裏能够做官？」這分明是諷刺那些「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和那些「恐而好自用」的人們。這裡所舉的例，其諷刺得對不對是另一問題，其性質之屬於諷刺則是確實；在此就可知戲劇裏不能無諷刺，無論純粹喜劇裏，就是悲劇裏也常常免不了。不過，像高明一樣，硬拿王四的罪惡寫蔡邕賬上，非特冤枉好人，而且繞灣也繞得太費力了，又何苦呢？

郁達夫在戲劇論第一章裏說：「中國戲劇裏，忽而跳出一個小丑來，說明自家的身分，說『我是一個小

賊，想偷甚麼甚麼東西」，這太不自然，太不合理。」是的，戲劇的情節如果不需要獨白或者旁白來做註釋時，這種不自然不合理的部分是應當去掉。不過，我覺得這有兩種作用：一是註釋作用，一是諷刺作用；從後者看來，這也是有相當價值的。例如曹操自說『漢室空有主，兵權吾占先』，牛旭東自說『位高極品壓羣臣，富堪敵國蓋世人』，趙高自說『人人說道老夫奸，我道世人心更偏，爲人若無良計算，焉能富貴兩齊全』，山陽縣禁婆自說『我做禁婆管牢囚，十人見我九人愁，有錢的，好應酬，無錢的，打不罷來罵不休，那怕犯人作對頭』，這些，註釋作用雖有而很微，可說全是心理自認方式的諷刺作用；我們用賞鑒喜劇的眼光來看，不是有相當的價值嗎？

戲劇的題材之選擇，恐怕再重要也沒有了。而選定題材之後，要如何使這題材深深染上時代的顏色？也是一個萬不可忽略的問題。白的可以染青，而青的不能染藍，所以戲劇的點染問題雖重要，到底不及題材選擇爲更重要。一疋白布，可以染成青的，藍的，黃的，綠的，以及其他色的；究竟染那一色爲好？所以戲劇的時代需要也不可不認識。張飛夜戰馬超，這個題材絕不會染成一個三角戀愛的戲劇；宋江怒殺閻惜妓，這個題材絕不會染成一個民族革命的戲劇；東方夫人看中了王伯當，這個題材絕不會染成一個帝國主義爭殖民地的戲劇；寶蟾送酒給薛蟠，這個題材絕不會染成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戲劇；這是題材選擇的重要性的證明。拿一個題材而就其性質之可能加以點染，常常能够隨意而變爲各種時代的顏色；譬如愛斯基爾 (Aeschylus) 的莪萊士得斯 (Orestes) 三部曲——包括亞加美龍 (Agamemnon)，科夫栽利 (Choephoroi) 和幽美尼得斯 (Eumenides)——是取材於希臘神話中米凱南 (Mycenae) 王亞加美龍被其妻克里旦那斯得拉 (Clytemnestra)

和她的情夫哀司得斯 (Aieisthos) 所殺，後其子莪萊士得斯和他的姊妹厄勒克特拉 (Electra) 共殺他的母親與哀司得斯以報父仇，莪萊士得斯就繼了米凱南的王位：這個題材很可以寫成一個常人的倫理劇或者性愛的悲劇，但在紀元前五百年那個神話世界裏的愛斯基爾手中，就點染成爲以宿命論和因果報應的觀念爲根據的宗教道德劇了。

中國的話劇在辛亥前後頗有風起雲湧之致，那是一般熱心於國民革命的同志提倡起來的，以作宣傳的工具。後來漸漸地被流氓攪了進去，專以演荒唐奇怪的戲劇爲謀利的方法，於是一變而成了文明戲。演員的品類既不齊，劇本的構造又不經，自然就被根深蒂固的二黃劇壓倒了——其實二黃的演員和劇本並不見得與文明戲的有何差異，不過牠的藝術成分較多，所以文明戲敵過不韌。到民六至民十的幾年，因爲反日，全國各地的學生聯合會都組織起來了，話劇又復興起來。民九民十之間，我在我們那山州草縣，曾與蔣鳴波等一些同志幹了幾個月的話劇；內中有個姓周的朋友忽然被他爸爸鎖禁起來了，其理由是：『倡優隸卒是不許與考的，你還想上進不想？』哈哈！這真是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倡優隸卒何足爲賤？那副貴族的顏色眼鏡應當取下來了！不過，從話劇到文明戲，和二黃劇並肩站在一塊，的確使人感到所謂『優』者太不爭氣了！近來一般對於優伶已非復以舊的眼光來看待了，優伶自己也有些肯爲藝術而奮鬥了，民國二十以來絕不是民九民十的故態了，這是很值得慶幸的！同時，和樂劇并水不犯河水的真正話劇，我們相信也是會興起的。

說到伶人，記起了一件有趣味的事：在廣東，曾見一位愛唱戲的朋友家中供奉着譚鑫培的神位；我問他

是何理由？他答：『這樣有大本領的人不成神，誰還配成神呢？』照這位朋友的心理，如果在一兩千年前，也許老譚會取師延的地位而代之。師延的事，拾遺記和博物彙編的藝術與諸書裏都有記載，大概是說：『師延者，殷之樂人也。先在軒轅之世，即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至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川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其爲淳古遠樂不可聽；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師延越澗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這樣附會其說的文章，要給老譚做一篇兩篇，算甚麼事？過後把牠附入拾遺記或者藝術與裏去又有何難？可惜這不是講鬼話的年代了！

中國伶人見於傳記的：除開拾遺記的師延外。左傳則有鄭人所獻於晉的楚囚鍾儀，范文子說他『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史記則有楚國的優孟，秦國的優旃，漢代的郭舍人；優孟諫莊王以大夫禮葬馬，爲孫叔敖之子鳴不平，想見他當年的氣度不凡！優旃諫始皇大苑囿，諫二世漆城，司馬遷說他『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可見也有優孟之風；郭舍人替東武侯母——武帝乳母——挽回徙邊之命，也是很聰明乖巧啊！西京雜記上的古椽曹，雖不能比優孟優旃，和郭舍人却大致無差。隋藝術傳裏的萬寶常，則直是一個天才絕頂的大音樂家。遼俗官傳裏的羅衣輕，吉安府志裏的李家明，風格都介在優孟優旃郭舍人古椽曹之間。太倉州志上的宋尹文，松江府志上的王震，休寧縣志上的查八十，蘇州府志上的周侍虞等，也都有一門絕技——宋善奏胡笳十八拍，王善奏大成樂，查善彈琵琶，周得魏良輔度曲之妙。這些伶

人，人格和本領不盡相同，其姓名則皆已不朽；他們每一個都是常人，可見並不必要像師延那樣超人似的纔能萬古千秋。

音律是發於自然的，研究起來是一門專門學問，而有天才的則容易豁然貫通。因為無論在任何時間和空間，總存在着自然，就是存在着音律，牠並沒有甚麼神密性；不過他的變化無窮，所以要了解牠是需要天才。○萬寶常了解音律的天才，在伶史裏是空前的。○隋書說他：『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律，編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乃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這是他研究音律的前期。○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並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晒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這是他研究音律的後期。○在前期裏，他並無明師指導，不過在樂戶裏混得一點常識而已，居然就能以箸扣食器及雜物而畢備宮商，諧於絲竹，其天才是何等可驚！在後期裏，時人皆晒之，他獨排衆議而卒成其業，連半個能够幫助他的二流音樂家也沒看見，其天才又是何等可驚！後來：『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音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嘗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心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

其實然常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國是夷四所傳，乃之樂，非中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實，了解音律，最需要的是天才，師承倒不在乎；蘇威之間固然是多事，寶常照沙門的話答也的確太無意識，寶常奉詔定樂的盛業竟因此一問一答而中斷尤其可惜！「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集，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苦心服謂以爲神。我們讀了這段文章，是怎樣懷想這位天才絕頂的大音樂家啊！」

四聲猿

明徐天池作四聲猿，熟在人口。其漁陽弄，演彌衡罵曹操於死後，雖能多叙阿瞞罪狀，究嫌恃冥官之勢，不及俗伶擊鼓罵曹一劇，罵之生前，爲足見正平豪健之氣也。清張權六有續四聲猿，張本落魄之士，其銷亭廟之寫杜默，蓋以自傷；木蘭詩之寫王播，清平調之寫李白，皆自慰耳。薊州道戴宗李達，恐有所指，否則何必爲施耐庵作重儻耶？桂未谷又取白樂天放楊枝，陸放翁題園壁，蘇東坡謁府帥，李長吉投園中，作後四聲猿，頗饒詩趣。

(最奇劇話)

小論壇

梨園行的祖師究竟是誰？

蠡測

三百六十行，行行祀着一位祖師，以為祈禱禳禍的對象。在初時，這些位祖師們，未必一定像人們一樣，也有個姓名，不過後來的人們，偶然考究起來覺得堂堂的祖師爺，竟是個無名氏，未免太不冠冕，於是硬選一個古人，充當這份職務。這個被選人也許是該行的創始者，也許是該行的名家，然而也許……

在普通的習慣，神仙的姓名是不可隨便亂說的，因此久而久之，人們難免把祖師爺的姓名忘掉，在這時如果又有人來考究一下，當然會又選出一位古人的，自然，這次的被選者，不能恰巧還是上次那一人，

於是關於祖師爺究竟是何人，古說和今說，遂不能一致。

現今梨園行供的祖師是翼宿星君，據春秋元命苞上說，翼星是主俳優之神，但如今都說翼宿星君即老郎神，老郎神即唐明皇。

根據梨園二字，則唐明皇做戲行則祖師，實是十分相當，可惜梨園二字乃是借用，為什麼要借用這兩個字？恐怕和作文章用典是相似的道理罷。

在乾隆年刊本的玉匣記上有這樣一段：

『唐明皇梨園祖師南方翼宿星君，寶元帥 田元帥。勅封冲天風火院老郎祖師 清音童子 鼓板郎君。三百公公，八百婆婆，吹打鼓樂箏板 琵琶一切響器祖師。』

金花娘娘，三郎爺爺，神端公祖師，省山白眉，脂大王御樂祖師。』

這裏祇說翼宿星君即唐明皇，而老郎神却係另外一位。至於老郎神為唐明皇之說是什麼時候才發生的

，恐怕至早也要在乾隆以後。

梨園原曰『老郎神即唐明皇，逢梨園演戲，明皇亦扮演登場，掩其本來面目，惟串演之下，不便稱君臣，而又關於體統，故尊為老郎之稱。……今人供翼宿星君為老郎，其義未詳。』

秋泉居士的修正增補梨園原序云：『梨園中有俞維琛龔瑞豐者，雅通文墨，於逆旅中時相過從。……

龔曰：……吾師黃旛綽按此黃旛綽係乾隆時一伶工非唐代之黃旛綽先生，本江

南書香，以家寒棄儒習樂，竟享大名，嘗彙其平生所得，筆之於書，名曰明心鑑。有杏園居士佳其志，助

其考古証今，凡有關於梨園一業者，雖片紙隻字，皆續載之於是書。』

又惕菴居士的梨園原序云『觀杏園居士贈黃旛綽先生梨園原序并論梨園出處數則。』而杏園居士贈黃旛綽先生梨園原序又云『梨園樂者，唐明皇所賜。』

原註云：杏園居士姓莊名鑾，順天宛平人，乾隆癸酉科舉人。

據此則老郎神為唐明皇之說，當是莊君所附會出

來的，惕菴居士的序文是題於嘉慶二十四年，那麼，老郎神為唐明皇之說，也差不多是起於此時了。

磨塵鑑傳奇酬功折，述唐明皇回京後，黃旛綽率領清音童子執板郎君二人的魂靈來朝參，於是唐明皇傳下一旨，命『各省俱建廟宇，塑他三人神像，救賜老郎庵，享受萬年不絕的香火。』磨塵鑑傳奇大概是康熙雍正時的人所作。

根據此說，則老郎神似乎應該是黃旛綽，而玉匣記中把黃旛綽和清音童子鼓板郎君列為一組，也很與磨塵鑑相照應。

但翼宿星君是不是唐明皇呢？

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中云：『奇哉，清源師演古先神聖八能千唱之節，而為此道，初止鑿弄參鵝，後稍為末泥三姑且等雜劇傳奇。』又云『予聞清源，西川灌口神也，為人美好，以遊戲得道，流此教於人間。』

據此則梨園行的祖師並不是唐明皇，也不是翼宿

星君，却是清源師。不過翼宿星君或許是清源師的神號，可惜沒有相當證據，未敢斷定。

清源師廟記中又云：『我宜黃譚大司馬繪以浙人歸教其鄉子弟，能為海鹽聲，大司馬死二十餘年矣，食其技者，殆千餘人，聚而論於子曰：『吾屬以此養老，長幼長世，而清源祖師無祠，不可。』予問：『倘以大司馬從祀乎？』曰：『不敢，以田資二將軍配食也。』

所謂田資二將軍，想係譚綸部下的兩員將官，玉

題 園 壁

疑聞杜顥陶言，桂未谷有題園壁雜劇，既而顥陶以後四聲猿見示，此蓋其第二種。其卷端小

引有云：『阿婆喜怒何常？兒女輩或有不能自白者耶？』未谷衰年，猶於萬里外，調師曠，食微

祿，疑有屈平新向之事，故憤而作此。觀王椒園序曰：意於親串交遊間有所感，而先生曰無之，

知其非寫家門以內矣。其事迹全取周平陽之說，然考後村詩話，放翁初娶，傷於學，嚴君督過之

，遂至仇離，則與周氏乖異，是宋人已言不一致，究孰為信史乎？放翁有妾絳出，見於宋稗類鈔

，或以為凡放翁詩詞之近於悼亡者，均咏斯人，語頗有見，第亦無確據，唯風流子一闋，似傷其

墜落風塵；唐乃世族，何至如是？則放翁斯篇，必非咏妻耳，否則浙人相傳妖尼迫操賤業事，竟

實有之也。

（墨香劇話）

原記中所載之田將軍資將軍，恐怕即此二人。

至於唐明皇，倒許玉匣記中所載的那位三郎爺爺是他，因為唐明皇會有三郎之稱。李笠翁比目魚傳奇中謂梨園行祖師為二郎神，恐係三郎之訛，但也許是由『西川灌口之神也』一句話中附會出來的。

然而再往上追溯一下，或許這位祖爺還不是清源師，不過目下尚未找到相當的記載以作證據，所以不敢再往前追究了。

說花旦筋斗

香 墨

十門脚色，都有過筋斗的戲。

老旦有出焚縣山，你是非翻不可，到了外江，目連救母，五鬼拋救，檢直成了花旦的十二紅了。要知十二紅不亞於武行的金錢豹，非學過武旦是辦不了。只除青衣旦，沒甚麼筋斗的戲，然而故俗李連貞，審頭刺湯的雪娘子，過了個搶背，雖說野點，總算破了例，本來，唱工不如別人，只好另找俏頭。至於花旦這一工，專扮極軟弱的婦女，可是翻起筋斗來就不善，不止一出十二紅。而且前臺一班看客，對於

記玉霜蓀所藏鈔本

戲曲

杜穎陶

雙叩閣³

二卷，一冊，清張藝撰，鑿字采子，別號衡樓老人。

卷首有作者自序一篇及「王宮女傳」，「張藝」，「采子」等印記，則此本當係原作者之稿本無疑。

序云：「憶余丙戌秋應徵北上，設帳於王府，館課之暇，奉內主命草撰雜劇幾種，悉授家僮演習，竊念素不解音律，恐終未能合腔叶調耳。今春有姻親授余以馮氏伉儷叩閣情節，大聳耳目，屬余爲劇以誌之，然當事者則欲述其真實，以顯厥志；操管者或稍避嫌於涉世，故易其朝代更其姓氏而隱括焉。其中或前後開合處，較真事稍有舛錯，一則顧辭理之澁洽，一則所觀場之悅目，且習演者限於脚色必花派均勻，庶能各盡其長。噫嘻！戲者戲而已矣，閱斯劇者，當會斯意，或不罪作者之妄臆也。」

辛卯端午月題於錦帆涇書館。

其第一折云「馬氏知州，成都兵備，千金建院賑民。閨中孝婦，割

花旦筋斗，十分注意，不怕認不得筋斗譜，硬管搶背叫掉毛，掉毛叫穀子，連那虎跳加官的名目都未曾聽人說過，只要臺上翻得熱鬧，他也拍掌叫好，所以唱花旦的，不怕打上把子，大刀不認准刀刃刀背；擰槍過合，下首先走裏邊，給你個扎臉過。要知大刀削臉過，够一句話；槍要扎臉過，就不够一句了。見攢開蕩，碰頭轉向，東西南北，都鬧不清楚，胡暈瞎撞，只要用過三成毯子功，過的了正搶背，連反搶背都不用走，保管前臺單有一部分人們誇讚他武功第一，足見花旦翻筋斗，是很要緊的了。戰宛城是一出大武戲，張繡是武老生應行，只講靠架，倒是鄒般夫人的花旦，

股療嚴親，堪恨奸臣案詐，侵國帑，措勦工程；捐家產反遭誣報，縲絏受非刑。重監私逸出，金山面聖，天語諄諄；困囹圄絕食，幾喪殘生，俠女血疏呈奏，蒙神祐，哭叩天關；旌褒額，一門忠孝，千古著芳名。積陰德的廉信官捐金建院，行孝心的賢命婦割股療親，資險惡的貪總河終遭天譴，彰褒貶的明聖主恩賜扁旌。

倒浣紗 1

二卷，一冊，未錄作者姓名。末頁題云：「甲子蒲月東海公言錄。」越兵滅吳之後，范蠡將西施沉於太湖之中，自己却投往齊國去隱居，臨行之時，留下一封書信給文種，勸他功成身退；但文種不聽，卒致作了鍋鏝下的犧牲者。

伍員的兒子伍封，在齊國招了駙馬，請兵爲父報仇，一路之上遇到了柳展雄和專諸的兒子專毅，合在一處，向南進發，一戰而滅勾踐。

范蠡在齊邦經營貿易，獲利甚多，後來因兩個兒子都死去，遂看破了紅塵，入山修行去了。

酒色財氣 1

非翻不可。張繡刺矯一場，張繡刺死春梅，由下場外犄角向上場內犄角斜着衝過來，花旦一灑散髮，就是一個搶背，張繡顛着槍走一個圓場，花旦有跪着走的，有掇弄豆汁的，張繡仍歸下場一邊，花旦本是由上場內犄角翻到下場外犄角的，此刻也仍歸上場，張繡撈花旦的撲虎，花旦右髻一伸，左髻跟着一繞，彷彿勻手似的，身子跟着翻滾，將滾過去，髻又起了，照前一樣，來個三五次，這個名兒，叫做烏龍攪柱，張繡的槍纓，隨着花旦的髻走，張繡的髻，隨着花旦的身子走，一閃變牌令畢，花旦歸了下場，向張繡跪着，張繡歸了上場，使槍漫花旦的頭，花旦灑散髮磕頭，三

四卷，一冊，未錄作者姓名。末頁題云「雍正七年桃月在寓中高岱瞻抄寫」。演包龍圖斷酒，色，財，氣，四案故事；但和四奇觀并不相同，劇情概要，見劇學月刊第一卷第六期玉霜簪藏曲提要之四。

落金扇²

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演周學文陸輕雲事，劇情概要，見劇學月刊第一卷第九期玉霜簪藏曲提要之五。

按此劇演至周學文救駕封官止。與通行之落金扇彈詞前半本所叙相同。又有雙英烈傳奇，演周學文陸輕雲夫婦平番事，實係落金扇彈詞後半本所叙之故事，余曾見刻本雙英烈，題云周坦繪編。

三奇俠³

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末頁題云：「桂月望後韻稿越月告竣」。疑係原作者稿本。演鐵中玉水冰心事，與小說好述傳大致相同。

曲錄卷五，載有雙奇俠一本，高奕作；小河洲一本，一名雙奇俠，李蔭桂作。以上二種，皆係演鐵水故事，初頗疑「三奇俠」之「三」字或係「雙」字之誤，但此本末齣中却云「三奇俠成佳瑞」，又云「三俠三奇堪入詞」，則名爲「三奇俠」，實有相當理由，可惜高李二本，余均未見過，不知是否與此不同。

漫頭，三磕頭，花旦抓住張繡槍頭，槍尖對着胸脯，花旦跪着下腰，連下三次，花旦站起來，往外一蓋，往裏一蓋，張繡再抽花旦的搶背，才算完事。這個花旦，要是翻工不成，就得想法子下剪子，但有人說老一輩這一出不撈撲虎，不用烏龍攪柱，這是那幾位武旦出身的花旦給添上的，如今雖沒成例，這樣走的是已經不少了。有個花旦起頭一個搶背的時節，一掄散髮，雙手向前一探，身子往上一聳，好像是要平地躍起，引得看客們眼光一照，他把手往地下一按，兩髻往後一登，一窩左膀就翻過來了，你想不到好不，都不行的，你說他這個逗勁兒高是不高？賣假藥，不砸藥瓶

珊瑚帳 1

二卷，一冊，未錄作者姓名，末頁題云：「康熙丙戌重九值夏世慶堂抄錄」。

其第一齣云：「夏紀衰微，太康無道，樂事遊嬉。后羿奸讒圖篡，乘遊弒主，宗廟流離。太史糜孤忠禦敵，因敗績飲恨歸西。憚后逃生古廟，齊分婉龍鳳雙棲。柳才人志存報國；余常侍忠義堪題；史蒼頭艱心覓主，一時觸死實悲淒。忠良義烈軒轅廟，黃帝幽憐示遇期。斟鄩氏與師舉義，孟津拯救夏孤微。昭陽殿一朝雙弒主，寒泥行兇襯衾衣，珊瑚帳忠良會合，重恢復少主登基。」

雙美緣 1

上中下三卷，合一冊。未錄作者姓名。

「文鳳池在廟中遇到了張麗娟，兩下裡互生傾慕之心，後來文鳳池去到張家花園裏遊玩，麗娟扮作男子模樣，假稱係麗娟之兄，和鳳池約為婚姻。」

張麗娟的姨父陳執中欲替女兒淑美尋一個有才的女婿，四處訪求才子，這天遇到了文鳳池，大為讚賞，便招為婿，於是兩個美女都歸了鳳池。

子，你要問他翻的是個什麼筋，凡只練過一天毯子功的，大概都曉得，不必給他揭破。又如翠屏山的殺山，看賊證的時節，石秀念到「看看」，往上一翻手，花旦就是二個搶背，再唱到「休要撒野來放刁」，又一起手，花旦又翻一個，雖然都是搶背，一反一正，不算雷同。曾見一個花旦，石秀的手往上一翻，他不轉身起搶背，他的兩手一齊向後，按住地，肚子一挺，兩髻隨着過去，仰面朝天大翻活人，這叫做倒插虎，非武旦底子是不行的。又如虹霓關洞房，辛夫人被殺一場，花旦在帳子裏頭，站在桌子上面，往下走搶背，帳子一落，從帳竿上翻過，小名兒叫做躡帳子。有個

鳳池的父親文彥博領兵去征王朗，被蛋師的妖術困住，虧得仙人授麗娟道法，破了妖人，救了彥博，平了賊兵，同時鳳池也得中了狀元。

第一出云：「雙美良姻，羨麗娟才貌，巧賺文生，求親得遇佳人，重締朱陳，聖姑作亂，據貝州王則慶兵，左癩沈酣不備，彥博雪夜胡營，致使妖人失利，惡蛋師復叛，術法通神，宋軍反遭圍困，喜鳳池春闈得意，奏封章告急請兵，賴仙姬天書夢授，一戰靖滅妖氛，凱歌旋，回朝覆命，君恩欽賜，華堂得賦三星。」

盜寶珠

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演龍驤胡弱妹事。

龍驤因為父母雙亡，寄居在他父親的朋友胡章家裡，胡章有個女兒名叫弱妹，十分美麗，龍驤很想娶她作妻，便去求友人作伐。

胡章的意思已有七八分肯了，但他的兒子胡運極不贊成，於是設下一個難題目給龍驤，說：如果能拿一顆夜明珠來做聘禮，方能允此親事。金兀木因為被岳飛殺得大敗，便派了一個使者送一顆夜明珠給秦檜，求他謀害岳飛。

花旦起的搶背範兒，却是一個撲虎落地，這也非有功夫是辦不了的。

武松殺嫂，花旦從下場門跑上，武

松從後一拍肩膀，跟着一脚，他那

位嫂夫人，一灑散髮，由下場裏犄

角一個搶背翻到上場外犄角，武松

拿刀漫頭，花旦仍從上場門跑下，

武松也追下，花旦再從上場門上，

照樣一翻，只不下了，武松漫頭歸

下場，他們家那個嫂子歸上場，武

松在左，他們家那個嫂子在右，武

松起刀花剝他嫂子的頭，他嫂子低

頭躲過，抱住武松右臂，口啣着散

髮，眼看個刀，武松領着走個圓場

，一推，兩推，三推，推開他嫂子的

手，左手揪住他嫂子的左膀，曳

到他嫂子的身後，用刀把她雪白粉

有一個白狐精因為會受過龍驤的恩惠，於是把這顆明珠盜來贈給龍驤，助成他的婚姻，後來那白狐又幫助着龍驤中了狀元，並建立了好多的功業。」

雙鳳緣 4

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演王昭君故事，與坊間通行之雙鳳奇緣小說同。原共上下二卷，此本祇存上卷，共二十齣，至李陵抄斬王延壽家屬而止。下卷缺。

雙綠照 5

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首頁題云「新撰雙綠照傳奇」。演鐵寶沈繡雲等事。全劇共三十六折：均謫 赴都 催詢 恩釋 奸謀 寫意 飲射 權忿 牝壽 私媾 囑竄 觀錯 自描 狂觸 移禍 搭害 媾解 困憤 寤醫 勘疑 懼逃 弔脫 遇妹 拷誤 賞姬 閱本 泣首 觀敗 院辱 雙拒 館觀 闖逐 師伐 盡計 奚決 閱圓

凌雲俠 4 5

一冊，不分卷，祇有粥寶 韓叙 神囑 廟拯 婢騷 伴途 託孤 許贈 憐才 賢壽 訂贈 等十一折，有工尺而無賓白。大概是叙述一個書生落魄之後，岳家悔婚，幸得賢女私贈，又得俠士匡扶，遂得顯

嫩的脖子一抹，把嫂子殺了。還有

一出也是齋，又名百萬齋，又名殺

皮，又名皮匠殺妻。齣名雖是皮匠

殺妻，戲中的情節，却也是小叔子

殺嫂，花旦翻的勛斗，合武松殺嫂

有些重題。這說的還是皮黃，要到

了椰子班更了不得，一出紫霞宮，

一出紅梅閣，一出大劈棺，一出蜜

蜂記，真能把花旦躡成別的旦，好

利害的王法呀！

尖 上

團 及 口

陶類

字 字

有些事情，本來是沒有什麼了

不得的，往往却被人認為非常的困

難；但有些極深奧的事情，往往却

達。因為劇中無白，所以知到不很清楚。

再來人 4

二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後半本已殘缺。

「裴謚和王恭伯到終南山去求仙，遇到了一位仙長，試探二人的道心是否堅定。試探的結果，裴謚是及格了；但王恭伯却因塵緣未了，修道尚非其時，於是王恭伯又回到塵世中來。

後來王恭伯中了狀元，娶了衛瑤娟為妻，祿位高升，一直做到宰相，說話之間，又是好幾十年，王恭伯的塵緣已盡，裴謚遂度他夫婦二人去修仙。

雙鶴配 4

一冊，首尾皆殘，未錄作者姓名，演周弘正之女周麗玉等故事。

白鶴圖 4

一冊，首尾皆殘，作者失考，演秀才王子廉及俠盜一枝梅等故事。

萬珠袍 3

二卷，二冊，未錄作者姓名。演龐萬珠梁鳳娟事，和錦蒲團的故事

有些相像，但關目穿插則迥異。

「龐萬珠性耽風月，無意功名，其妻屢勸不聽，有一次萬珠要娶一

被人淡然置之，世事人情，長是這樣矛盾着的！

走入任何一個舊劇的團體，尤其是具有票房性質的場合，十回中差不多總有九回，會聽到有人在談論這兩個問題：「尖團字」，「上口字」。假使有人曉得一些這兩個名詞的內容，他的幸運算是來了，馬上便會獲得人們的尊敬，榮膺「名家」的徽號，這樣，你如果是個局外人，一定要以為這兩個名詞必有什麼了不得的重大，不然何以這樣的「知難」？那麼，你算是上了當了！

話白和歌唱，在舊劇理始終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於是「戲劇音韻」成爲從事於演劇的人所應必知的東

個名叫花嬌鶯的女子爲妾，但女方索聘禮極豐，爲了此事，夫婦爭吵起來，結果萬珠和鳳娟分了家。

先是鳳娟的父親曾託黃又暇帶給她一封信，萬珠見又暇十分誠謹，便留他在家中管理賬目，不料鳳娟和萬珠決裂之後，竟自改嫁了又暇，又替又暇娶了花氏作妾，萬珠聽到這個消息，一怒往京中去求取功名去了。

原來一切都是鳳娟的計策，爲了要激發她丈夫的進取心，所以如此安排，所謂花嬌鶯本是又暇的姐姐，而又暇也原是女扮男粧的，大家串通好了的圍套，朦朧萬珠一人。

後來萬珠中了狀元，回到家中，大家將始末根由詳細告訴了他，他才如夢方醒。

玉鏡記³

二卷，一冊，未錄作者姓名，首頁題云「洪梅對月軒抄白」。演張士龍周淑蘭事。其「家門」云：

「父戍遐方，子遊郡校，十載會轅門。姑遇漁翁，婦逢父執，保節得全生。多感是高賢付夢，大士通玄，離合不由人。逢玉鏡團圓骨肉，褒美一家春。」

西。在初時的戲劇音韻，本是根據語言而產生的，所以和語言并沒什麼差異，而演劇的人對於音韻也自然的不會有什隔膜；但是自此以後，語言仍是依據着語言演進的定律而演進着，戲劇音韻却隨着戲劇所給與的環境，向另一個方向去發展，年深日久，愈走愈遠，那麼，在這時候，再站在語言的立場去看戲劇音韻，當然會發現好多的不同之點。

爲了解決這些不同之點，糾正了我們的方音，使我們所讀的字音完全和於戲劇音韻相同，於是「尖團字」和「上口字」這兩個方法應運而生了。

「尖團字」和「上口字」究竟是什麼

劉成美 4

一冊，不分卷，作者失考，演劉成美及其妻林蘭香事。

景玉緣 4

二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按此劇又名千金福，演景星和李玉

香事。

四大慶 3

四卷，二冊，作者無考，體例彷彿四節記等，一劇分作四段，福祿壽喜各爲一段，劇情極荒謬。略云：

「有個伍永年大夫，生了三個女兒，長女是個天老，次女是個啞子，三女自小右手握着拳伸不開。

後來長女嫁了個漁翁，次女嫁了個秀才，三女嫁了個樵夫。

伍永年大夫見三個女兒都出了嫁，便往峨嵋山上作了和尚。

有趙廣陵因爲無子而納妾，不料他妻子不肯相容，廣陵一怒而出了家。但廣陵命中本應多子，怎能如此便了結？於是伍永年勸他還了俗。

龍鳳配 4

原其二卷，今祇存上卷及下卷之第一齣。未錄作者姓名。首頁有「寧府」觀其妙「遊戲」及「養志堂玩賞圖書」等印記。

麼呢？在未會談到這問題之先，要有一個嚴重的聲明：

以下所談，皆係指北京派的戲劇中所謂之「尖團字」和「上口字」而言，至於其他各地方劇中，是否有這兩種東西，甚至對於這兩種東西的解釋是否和北京派的說法一樣，姑且不論。

** * *

「尖團字」是什麼？據我所知道的，已然有四種不同的說法，現下不妨都列在下面：

第一種說法是以爲凡屬齊撮兩呼的字皆爲尖，而凡屬開合兩呼的字皆爲團。

第二種說法是以爲凡支時，機微，真文，庚亭，侵尋，居魚等六

第一齣云「西晉雙龍，卜儲君太廟禍萌，宮中內侍，謀書不密，戚氏露根蹤。朝陽潛出，堪憐太保賜毒遭凶。侯門閉，夜逢蒲匠，有女縮絲桐。慕遇豪奸試騎，嬋娟來會合，兩兩入牢籠。俠士偶同旅邸，夜奔長空，山谷相逢。敵國穿楊箭，巧救重瞳。萬壽冠重起帝主，麟閣繪奇功。」

鳳台關 4

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按此本頗像從某傳奇中摘出來的一部分，「鳳台關」三字，恐亦係抽演時另起的別名。

此劇演郭彥威攻鳳台關事：「蘇鳳吉讒害郭彥威，史弘肇保本，反受誅戮。弘肇之弟史燕超聞訊，星夜投奔彥威，彥威遂起兵入朝，以清君側。

某日，兵抵鳳台關，守將慕容彥超正在病中，不敢出戰，下令堅守待援，不料彥超之妾姚麗娟與副將陸雙成私通，暗地開關迎降，彥威等遂得了鳳台關。」

順風旗 3

四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劇情頗曲折有趣，而以付淨作主角，尤屬別開生面。

韻中的字皆爲尖，而其餘十五韻中的字皆爲團。

以上兩種說法，憑空而論，都似乎很有道理，但徵諸實際，却全係門外之談，不過這兩種說法也都曾混淆過一部分人的聽聞。

第三種是以凡在戲劇音韻中屬Pツム三母的字皆爲尖。但對於團却有幾種說法：

甲 以屬ㄐㄐㄐ三母的字爲團。

乙 以屬ㄑㄑㄑ三母的字爲團。

丙 以屬ㄒㄒㄒㄑㄑ六母的字爲團。

丁 以凡不屬Pツム三母的字爲團。

這幾種說法，雖然對團字有不同的解釋，然而內容却全是一致的

「王近往海外去經商，被倭寇擄了去，他兒子王吉聞信便去尋找，一直尋了十六年也沒有尋着。一天王吉到一個荒島上去遊玩，遇到一個仙人，賜給他一面「順風旗」，並且告訴他說「及早還家，令你兒子出來尋祖，來春就得相逢。」於是王吉便回家去了。

王吉的兒子王達，曾定下紀綱之女爲妻，後來紀綱顯達起來，便生了悔婚之心，幸虧他兒子紀高極力阻撓，才得兩家姻緣終未破裂。原來紀高係會因救駕有功，封爲逍遙侯，故此他父親也不敢奈何他。

紀高係領兵去征倭，荐王達做了前部先鋒，衝鋒陷陣之時，並不令王達出馬，但平倭回來，却把功勞全讓給王達。

紀綱奉命監斬俘虜，王吉認出了俘虜之中有一個正是他父親王近，便懇紀綱暫爲緩刑，以便設法拯救，但紀綱堅持不肯，後來王近由身邊取出一件東西給紀綱看，紀綱方才軟化，原來王近拿出的是紀綱私通倭寇的一封信。

王近終於被救了，至於紀綱呢，大家因他已悔前非，也不予以深究了。

麟蘭記 4

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演吉夢龍夫婦事。

，例如把屬ㄞ戶三母的字算作ㄨ的，雖然不會把屬ㄨ等母的字也算作ㄨ，但也不會算作ㄞ，是不是？

根據這種說法，可以使我們讀字時不會發生尖團顛倒的弊病，然而這并不能算作尖團字是什麼的正確的解釋。

尖團字的真正解釋，驟然看來，似乎是一個很奇怪的說法，其實並沒什麼叫詫異的地方，他完全是以北平方言作根據的：凡在戲劇音韻中應讀ㄞ三母的字，而北平方言不讀ㄞ的字皆謂之ㄞ。其餘的字，甚至方言和戲劇音韻中都讀ㄞ的，都謂之ㄞ。

這種說法，純乎是一個「內行」

稱心願 4

原其二卷，此本缺下卷，未錄作者姓名。按此劇又名「稱心緣」。余曾見曹心泉先生藏本，首尾俱全。

劇述小青自被法海打死，又經孚佑真人救活，但他和秦繼元尚有二載宿緣，遂往蘇州相就。

法海又用勸許仙的方法去勸繼元，繼元不聽，法海大怒，把他的生魂押在寺中，幸虧燃燈古佛命金翅鳥去幫助小青，始將繼元救出。

後來許仙悔悟了前非，哭倒了雷峰塔，救出了白娘娘，同時法海也明白了已往所做的事未免不情，遂也不去再多事了。

鉢中蓮 1

二冊，不分卷，共十六出。末頁有「萬曆」「庚申」等印記。未錄作者姓名。

此劇演王合瑞及其妻殷鳳珠事，王大娘鋸大缸一劇，即此本裏的一出。

十全福 1

六卷，六冊，未錄作者姓名。題云「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學古篆伶人陳金雀照掌抄錄完竣。」劇情頗曲折，穿插亦妙，演林俊，事與十

的說法，曹心泉先生在他所著的劇

韻新編中之注尖圍字，也是根據這

種說法，不過稟界的人們，大數是

根據第三種說法而言，所以每和內

行談起「尖圍字」來，往往說不到一

起，其實祇是方法的不同而已，根

本上並沒有多少可以爭執的地方。

又劇韻新編中有入聲尖圍兩念

之字，很多人以為奇怪，紛紛來函

詢問，但其中并沒什麼特別之處，

如果我們曉得了內行對於尖圍字的

解釋，便可明白入聲尖圍兩念是怎

樣一回事了。

例如「促」字在北平方言中有讀

作入聲的，有派入居魚韻上聲的；

在讀作入聲的時候是讀ㄉㄨㄛˋ，在派

入居魚上聲的時候是讀ㄉㄨㄛˊ。在戲

全福彈詞大致相同。

宜男佩³

二卷，二冊，未錄作者姓名。首頁有「寧府」，「遊戲」，「觀其妙」及「養志堂玩賞圖書」等印記。

「馬士英的姪兒馬無濟欲奪卜世昌之妾筠娘，遂以私通盜寇的罪名陷世昌於獄，隨又強將筠娘娶到家中，筠娘不屈，自刎身死。

卜世昌經人援救，得脫於難，避往他鄉。

十五年後，世昌的兒子長成，殺了馬無濟，替筠娘報了仇，大家遂又團圓。

忠烈記³

二卷，一冊，未錄作者姓名。

「蠻王遣人行賄於嚴世蕃，請他撤回征蠻的元帥杜憲。於是杜憲被拿入獄，杜憲的兒子杜文學聞信，把妻子寄在門客周仁家中，自己却帶了門客鳳承東逃往他處藏避。

後來鳳承東起了賣主求榮之心，到嚴府去出首，嚴府家人嚴年聞知，便使人向周仁處索取文學之妻。

周仁命自己的妻子代替杜妻前往，她慨然答應，懷利刃而去，到那

劇音韻中也有兩種讀法，在讀作入聲的時候也讀作ㄅ×，和北平話是一樣的，依照內行說法，應該是團。不過在派入居魚上聲時候，却讀作ㄅ了，依照內行說法，當然應該是尖。因此入聲有尖團兩念之字。

至於「上口字」，也是根據北平方言而定的：凡在戲劇音韻中之讀法和北平方言之讀法不同的字，皆謂之「上口字」。但「上口」字，有時也係指聲調而言，例如京白謂之「不上口白」，韻白謂之「上口白」便是。

這樣看來，「尖團字」和「上口字」，原不過是極平凡的兩個問題，而且如果能把戲劇音韻弄清楚之

裏，動起手來，不料誤將鳳承東殺死，她隨也自盡了。

後來海瑞去征蠻，蠻帥投誠，并獻出嚴黨通敵的證據，於是杜氏一門才得報了冤讐。

□□□ 雜劇 1

劇名待考，一卷，一冊，共四折：旅祭，題主，修齋，夢圓。

按此劇爲南豐譚光祥悼其姬人劉珊枝所作，前有譚氏自撰之劉姬事略一篇（作於咸豐庚午）及悼亡詩十二首，後有作者之兄譚光祐之題跋一篇。

眼前報 雜劇 2 8

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述袁錦花因奸謀害她丈夫王祥，後來王祥的鬼魂在陰司控告，於是閻王提袁氏到地獄中去懲罰的一段故事。

以上凡九十種，除雙鳳緣中雜有幾段梆子腔，鉢中蓮中雜有四平腔語狷腔西秦腔……等而外，其餘都通本是南北曲。

這目錄寫的很潦草，自然其中難免有好多的舛錯，以後發現了不對的地方，當隨時在劇學月刊上聲明更正。

在這些本子裏夾着一張戲曲本子的目錄，所錄戲曲，達千餘種之多

後，「尖團字」上「口字」是什麼很可以不必去管的。那麼，有人把這兩個問題當作了不得的大事，是不是大上其當？

陸放翁父

陸放翁父名元鈞，放翁題跋中所

謂少師公是也。劉後村以放翁出妻，

由於其父，諸書皆謂由於其母。桂木

谷園園壁小引云：「放翁姑惡詩：一

君聽姑惡聲，無乃遺婦魂！」或疑其

為婦作。「因詆放翁失言，則不取

後村之說矣。然亦無辯駁，或未谷偶

忘之耳。
(墨香劇話)

，其中有四十餘種是曲錄所未曾錄入的，今摘錄於左：

六喻箴	綉春舫	九霞觴	金鯨佩
小金錢	落帽風	反五關	瑞雲峰
玉堂春又名金釵記	逍遙樂	夙奇緣	
忠孝圖	四奇案	財星福	福星現
偷桃記	忠孝記	蓮花會	四美圖
八美圖	前七國	後七國	扶龍位
雙金牌	五義風	五人墓	菱花賺
梅玉配	鏡中明	千慶記	雙福壽
碧玉錦	回頭岸	粉粧樓	倭袍會
萬天歡	雙龍劍	二度梅	西征傳
玉容鏡	春富貴圖	銀瓶牡丹	

上期本文有幾處排印錯誤了的地方，今特聲明更正：

1, 太平錢一則應注3字。

2, 胭脂雪和人中龍應注3字。

景園記一則，敘述稍有錯誤，茲特更正：

「景園記即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五所載之石榴花，其故事與黃振之

石榴記不同。」

此目原定連第三部分也印入，茲以某種原故臨時取消，祈讀者原諒。

本廠特聘高等技師專應鉛石印刷各種書籍表冊單據證券學校講義銀行簿記三色套版五色套印中西裝訂鐸銅玻璃等版名目至繁不及備載出品精益求精取件定期不悞凡在本廠印刷各件價目無不格外克己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北平安定門內分司廳胡同

河北省立第一工廠謹啓

電話東局一千一百八十五

我的中年時代

王瑤卿自述
邵茗生代記

在光緒丙申丁酉那兩年裏，各班全仗連台本戲叫座，四喜福壽兩班，各排本戲競爭；玉成義順和兩梆子班，亦拿本戲號召觀衆。玉成所排本戲，有斗牛宮夢遊上海、螞蟻拿臭虫、佛門點元等齣。義順和所排本戲，有風塵三俠、大金沙灘、炮烙等齣。此時福壽班正排德政芳，因需要旦角太多，約我搭入，戲份說安比小鴻奎長了幾吊錢，正份十六吊，伏計二吊。我因爲在小鴻奎的時候，雖然受人排擠，不過就是陳七十一人，台下的人緣，他總算唱不過我，每天我的戲碼，排在大軸子，或倒第二。這次一搭大人班，可就糟了！全班的旦角，陳瑞麟資格在我之前，台下也很紅。那時候只要天天台下有幾個人叫碰頭好，就算紅角，在這青衣不時興的年頭，他就算頂好的了。還有個老資格的陳德霖，也同搭福壽班。年輕的旦角，有胡素仙，小名二立，他是遲韻卿的徒弟，青衣花旦兩門都唱，不過全是嗎嗎唬唬；扮相到狠漂亮。因爲以上這些緣故，所以我每日的戲碼，最好的地方，是排在正第五齣。幸虧那時看戲的人，進去的早，戲報上還不發出名字，也沒有什麼頭塊牌二塊牌的分別，我台下的人緣，也還不錯。但是有一件最令人生氣的事情，我唱完了戲之後，管事人常叫我替後邊的看着。就是怕全班比我資格大的青衣，臨時遲到，我得替他演唱，要等到他進了後台，扮上戲

，才能放我走。我在這班裏，時常得給德霖瑞麟素仙這三個人看着，任憑你台下人緣多好，也趕不過資格兩個字去。那時我最出風頭的戲，就是一齣虹霓關。因為余莊兒常唱這齣頭二本帶洞房。德霖是一演花驢點兒的戲，扮上就害羞，不愛唱這齣；瑞麟演這齣，總覺着不得勁兒；素仙雖然能唱花旦，但是他不知道這齣帶洞房有多少利害，不敢演唱，纔讓給我了。我總算借了這齣的光，能够唱好碼兒的戲。至於連台的本戲，我搭入好些日子，纔給了我一個德政芳裏邊的萬紅橋。管事的還說：「這萬紅橋是非得年輕人，有扮相，纔能演唱，因你年輕有扮相，給你這本子。」那意思是要叫我知道他們的盛情。新出來唱戲的，就給本戲唱，在那時是很難得的。其實不然，每到有了堂會，要是點連台戲，要外加三十兩銀子，本戲裏有事的人，按頭二三四等均分。譬如兒女英雄傳十三妹，安學海，安公子，張金鳳，都是頭等，每人各分一兩五錢；餘者按次序往下推算。德政芳是海瑞，吳章，饒春烟，饒夢昇，江都縣，都是頭等；如萬紅橋蔡玉梅一干角色，均按二三四等算。每逢有堂會戲時，點兒女英雄傳的占多數。張金鳳是青衣應行，派定了瑞麟素仙兩人，輪流演唱。德政芳占少數，就是點到此戲，也是點頭二三四五本的時候多；萬紅橋一角，非得到了七八本纔有事情。我雖然接了本戲，只好在戲園子裏演唱，堂會戲沒有演過一次，永遠沒有賺過一兩銀子。在那個時代，戲班裏老板與管事的，真能欺負人！福壽班老生許蔭棠常全何九唱大保國，陳德霖因為有嗜好，內中有一句「不用徐揚自爲王」的高腔兒，够不上去，不愛唱；陳瑞麟不會這齣；素仙沒有學過這齣。管事的沒有法子，祇好把這齣派了我唱，不時唱唱大軸子，台前人緣，又長了許多。後來排混元盒頭本派妖，需要旦角甚多，金花娘娘是德霖向來不讓的；紅蟒一角，派了瑞麟；叫我扮一個蜘蛛精。二本黑狐鬧樓，管事人說是崑曲，非德霖演唱不可；其實這位陳先生也不唱原詞，話白念的是黑狐鬧樓，曲子纏着臉楞唱琴挑，這樣朦朧台下

聽戲的人。我是從小就沒學過昆曲，實在不敢搶這齣。唱三本拿紅蟒，我更不够資格了；只好還唱我那幾個單齣戲罷；有一次分包正乙祠堂會戲，那時候演戲之家，點戲名，不點人名。內中有幾個旦角戲，全由管事分派；把幾齣正工戲，早派定二陳與胡素仙了；催我多帶形頭，在正乙祠坐包。別人由戲園子趕不到，歸我替唱。等了一天，纔派了我一個翠屏山的迎兒，你說氣人不氣人！

這時候福壽班因仗着連本戲叫座，後台管事的單聯絡一班人，把住本戲中的角兒，外人狠不容易加入。賈麗川陳春元兩個管事人；老生是賈洪林劉春喜；青衣陳瑞麟；花旦李寶琴張彩林梅肖芬；老旦沈蕊香；此人嗓子也好，甚會唱，台下人緣極好，可惜死的太早了！若是活着，龔雲甫難得成名，實在是有幸有不幸了！）花臉一行，有唐永長范福泰吳和吉；丑行有唐玉喜趙寶林高四寶一千人。這班子狠紅了一二年，堂會也甚多。老板遲酌卿，因自己有几个徒弟，另外又立了一個小福壽科班。內中的學生：有許德義范寶亭遲月亭茹錫九，餘者均未成名，記不清了。加上自己的學生，老生陳福奎龔德奎，青衣花衫古連奎，老旦任春奎，後來又添上我堂弟王麗卿。（原名叫麗奎）係專應堂會戲，並未單獨在外演唱，名為科班，實在不够一班人，若有了堂會，零碎角兒，跑龍套的，還得找大人加入，生意也還不錯。我雖然搭的是福壽班；可是小福壽有了堂會，常把我加入演唱。內中又有個古連奎，乃是遲酌卿的徒弟，論資格是在我之下，無奈我是個外搭班的，重要的戲，總是他唱，我還得給他看着戲碼。在那個年月，後台私心太重，實在無法嘔氣！因為堂會常點燈彩戲，又排了一齣頭本極樂世界，改名龍馬姻緣。學生與大人合着演唱，因小福壽管事的也是賈麗川，把正角全派了大角啦，學生只扮不要緊的角兒。我還記得馬龍媒是劉春喜，柳星星是陳瑞麟，黑王八唐玉喜，黃王八范福泰，其餘就記不清了。有一次瑞麟告病假，我替他代過一次柳星星，但是這齣戲在戲園

裏唱的時候最少。有一天分三包：一處堂會，一處三慶園，一處阜成門外城阜成園。那時各大班時常與阜成園分包演唱。頭幾天管事的告訴我：「這天在阜成園坐包，大軸子探母，晚上趕堂會。」我很高興，想不到這次能唱一次軸子戲。等到了那天早上，催戲的來了，拿催戲單一瞧，改爲我在三慶園正第五的虹霓關了！一打聽，才知道古連奎頭天有堂會戲，歸家晚了，起不來，要唱阜成園的探母；因此把我改在三慶園第五虹霓關啦！我這一生氣不要緊，到了三慶園唱戲時，嗓子就啞了！一連啞了十幾天，借此由頭，嗓子就倒倉啦！戲也唱不了啦！

丁酉年七月間，母親給我娶親，到了次年，嗓子漸漸復元。此刻福壽班後台不知鬧了甚麼意見？遲的卿遣散了一半大角兒，與田際雲（即想九霄）的玉成班合了伙啦。隨着搭入的：有余莊兒，陸華雲，陳瑞麟，賈洪林，唐玉喜，管事人賈麗川等十幾個人。餘者都各自搭班了。小福壽的學生，內中也有倒了倉的，偶爾還應堂會戲。因我的嗓子變的好點了，我岳父楊桂雲正搭着四喜班。對我說：「你可以在大班唱戲，練習練習規矩」。我想也很好，就答應啦。此刻四喜班的老板是六個人，外號叫「六賊」：一是熊連喜，二，高得祿，三袁子明，四胡德仲，五楊華，六袁佩仙，別號叫黑翠兒。給我開十二吊戲份。班中的角色，甚爲齊整，老生有孫菊仙龍長勝張勝奎；青衣吳順林孫怡雲；花臉金秀山；花旦楊桂雲楊小朵；胡素仙因爲福壽班散了，也搭入四喜；小生德瑯如；就是武戲不甚好，武生僅有王慧芳之父王槐卿一個人。後台管事人是袁子明袁佩仙二人兼差。在賬棹上，有個人名牌，各門角色分行寫在上面，每到戲園時，須先到管事人前報到，管事人用筆在你名字下邊點上一個點兒，再要因戲嗎未到，往別處去一蹓，若悞了戲，就算臨場推委，還得受罰。我頭天搭入演戲，是二本虹霓關，因爲吳孫胡三位，全不愛演這齣，又臨到我頭上了。第二天就派

我第四的落花園，胡素仙給扮鄒月英，總算捧我了。往後一天比一天的不得戲唱。所催我演唱的戲，永遠是彩樓落園虹霓關探窯幾齣戲。這時候，龔雲甫正在不得意，唱頭三齣呢，我們兩個人時常在第四五演這齣對兒戲。四喜班的大本戲，就是五綵輿。戲中的旦角，馮蓮芳是楊桂雲；鄒夫人是楊小朵；汪彩霞是胡素仙唱；還有戚夫人馬守貞等幾個旦角，都給班裏幾個舊人如張雲仙羅福官等佔住啦，不許他人演唱。我們新出來的角兒，連這二路的都唱不着，在那個年月，大班的老頭兒，拿資格欺負人，够多麼利害呀！既是大班須論資格，爲甚麼楊小朵同我的年歲一樣，他就能唱鄒夫人呢？因爲他是桂雲的兒子，老板得把結好角兒，才叫他扮演。在那個年月，前台沒有人情貨；後台已然有了人情貨啦！真能使人有氣無處生！

連唱了幾個月，有一天催我泗洲城的觀音，我告了假啦，一連又催了第三第二沙陀國等等的戲。因是我岳父的介紹人，我對他說：「爲甚麼派我這種戲？」他說：「搭大班總要在前幾齣練習，先唱這些二路旦角戲，慢慢的才能成功」。我說：「若派我探母的四夫人一類的戲，能在倒第二大軸子兩個地方演唱，我也能露頭角」。他又說：「這一類的戲，陪着孫菊仙，還有怡雲素仙二個人，如何輪得着你呢？要是這們樣麻煩，你的事我可不能管了？」我們翁婿口角幾句，從此這個買賣，我就辭退了。這次算我搭了一面大班，得了點兒大班的經驗，從此在家又閒起來了。

到光緒戊戌年，玉成班主田際雲因受嫌疑逃跑了，玉成班也解散了。遲的帥領着福壽班一千人出來，重整福壽班。因陳瑞麟出外了，青衣一門，除德霖外，又約了鄭二奎。這時古連奎也變了嗓子，因沒有變過來，此人從此就算無形消滅了。直到己亥春間，演混元盒，二奎因唱刺紅鱗要長錢，老板沒有答應，他辭退了，又託人把我約進去，給我開十八吊錢戲份。這一次搭入，狠得戲唱啦！德霖因嗓子常啞告假，我唱落園與

打金枝金水橋，他給配月英娘娘西宮，也狠捧我，我們的感情也很好。到庚子年，義和團鬧起來啦！由春間起，各班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到五月二十一日，因前門樓起火，連帶西河沿；一直連上廊房頭二三條大柵欄；南至糧食店中和園大齊家胡同；西至觀音寺東口內惠豐堂楊梅竹斜街東口外，把各戲園一律燒完，只留肉市廣和樓，那時候華樂園還叫天樂園呢，算是雜耍館子，不在戲園之列，幸免火燒。各戲班經此大難，就此停演。戲界人有對付能吃飯的，就在家鬧着；二路角與武行等，有在天橋擺場子練武的，有散在各處清唱的，實在苦不可言。時小福先生，就在這年病故的，我記得很清楚。等到秋間，各國聯軍入城，京城內外，各國畫界管理，俗界有人在內城借地方起班演戲，由此往後，是戲界一個大變化的時期。

這時汪桂芬正在北京，他是己亥上半年由上海來的，和遲韻卿是師兄弟，就住在遲家，後來搬到萬郎營。因為給田際雲唱了幾天戲，沒有給遲韻卿唱，把個遲老板氣吐血啦！到了庚子變亂，他就搬到城內乾面胡同，住在一個廟裏，老是和尙裝束。我在家閒居無事，每日同着俞振庭還有票界趙子儀與鳳卿等用武功，打把子，後來我也搬到東城椿樹胡同住了。我住在城內，請了一個吊嗓子的，天天用功，後來有位名票老生喬蓋臣，在東四牌樓八條胡同借一所花園內的戲台，開了一個戲館，約二黃班未出京的角色，在那兒演戲。老生係許蔭堂，青衣孫怡雲，花旦路三寶，武戲是茹萊卿朱四十等一千人。那時李吉瑞尚和玉等，正唱配角。因為變亂不在北京的脚色，老生孫菊仙和花臉劉永春同到上海；侯俊山（即十三旦）隨慈禧太后到西安；余莊兒也追往西安。八條胡同這麼一開鑼，戲界人又算有了賺錢之路了。後來在四牌樓南泰華雜耍館，又開了一處二簧椰子兩下鍋的戲園子。這兩處的生意，都還不錯。後來八條胡同的戲園子，因為生意好，地方太小，改租四牌樓北魏家胡同英宅花園裏一個戲台，又多約了許多脚色，如陳德霖黃潤甫劉洪昇，均在被邀之

內，生意比在八條更好啦！那時還有幾個好脚色不肯出來演唱的，如譚鑫培、俞潤仙、田桂鳳等。此時又多添出城外天壽堂等處，也開了戲園，脚色不够用的，就有兩邊趕着唱的了。唱戲的兩邊趕着唱，由此為始。

我這時嗓子變的很好，家中經過這次變亂，被人搶劫一空，景況甚是不好，鳳卿也正倒倉，家裏一個賺錢的沒有。此時名琴師孫老元，跟着許蔭棠拉胡琴，每從魏家胡同散戲後，無事常到我家閒談，給我吊吊嗓子，見我無事，問我肯不肯出來唱戲？我正打算要唱，就應許他了。他說：「等有機會再說。」有一次，是怡雲因為要長戲份，告五六天假，孫老元向喬蓋臣一說，就把我約進班去，戲份十四吊。怡雲聽說約妥了我，長錢一事不提了，趕快銷假要唱戲。老板已然約定我，不好回復，亦不能無故辭退他，這們一來，一個戲班裏有了三個青衣，真是可笑。我搭入之後，台下人緣甚好，此刻就是怡雲，還趕一處城外某戲園；我與德霖，不趕旁處。戲碼三個人商議着演唱，就是德霖嗓子不甚好，時常因為掉換戲，與怡雲鬧意見。我是派我甚麼戲，就唱甚麼戲，和誰都鬧不了意見，他們兩個人對我卻很好。但是能受台下歡迎的那九齣戲，永遠聽不到我唱，只有一齣玉堂春，他們二位全不愛唱，這纔歸我大過戲癮；還有探母的公主，路三寶因為有嗓子，台下人緣又好，估住啦，不準他們二位扮演，我是老唱四夫人，也沒有人搶我這個脚兒。有一天大軸子御碑亭，第五戰蒲關。我同三寶倒第二虹霓關，德霖是戰蒲關。他因嗓子不好，唱不了，頭天在後台和怡雲商議託怡雲唱蒲關，把御碑亭讓給他唱。怡雲口中雖答應了，等到第二天早上，告訴催戲的說：「你跟陳老板說，我是從城外某處第五個戲，趕城內大軸子御碑亭，他要是唱不了戰蒲關，可以告假，沒有事盡跟人家換戲唱，那還成嗎？」德霖一聽此話，氣的把班子也辭退了。那時候後台欺人的習慣，雖然比庚子以前好的多啦；但是誰的嗓子好，誰的台下人緣好，誰就佔點便宜。我因為時常唱玉堂春、教子進宮、保國等戲，單約孫老元

給我拉胡琴，外貼錢六吊。此時每人單帶胡琴的風氣，還不通行，只有許蔭堂帶孫老元；譚鑑培帶梅兩田；孫菊仙帶王雲亭；（外號叫小王兒）其餘就沒有帶胡琴的了。我因在內城住家，東城一帶票界的朋友，狼交了不少，票界大名鼎鼎的老生王雨田，也在這年出來的。頭次在魏家胡同戲園出台，唱洪羊洞，狼受台下歡迎，每逢生意不好，必約王君出演一次。此時有肅王爺兩位兄弟喜二爺善四爺，嗜好皮簧，在家裏立了一個小票房，演員是家裏的包衣人佔多數，常到那裏的人，票界有：文戴之唱青衣的，同我學戲；還有春仲仁唱花臉的，外號叫春老太，就是現在名小生金仲仁；還有老生兼丑行戴潤亭；還有個五爺，就是如今票界秦斗紅豆館主。戲界人有：我和汪桂芬、俞振庭、楊小朵、鳳卿幾個人。大家湊的很熱鬧，經善二爺又介紹鳳卿拜汪桂芬學戲，有時晚間大家湊幾齣唱，我借這機會，把戲園子不能唱的戲，時常排演排演。有一天戲館大軸子探母回令，路三寶病了告假，雲怡不會回令，只好我來演唱。我與管事言明；這次「叫我唱了，下次若再唱這齣，我要從三寶一對一次的演唱。若不許我，誰賺的戲份多，請誰來唱。」老板喬君，只好許我，長二十吊的戲份，與三寶輪流扮演。從此我纔唱上這齣探母的公主了。

由庚子往後，前門外一帶的戲園子，尙未修蓋成功，能演戲的地方，只有福壽堂、天壽堂、天和館幾處。前門附近，祇有廣和樓、天樂園兩處，一是戲園子，一是雜耍園子。所出來戲班子，也沒有長遠的，前後次序，我也記不甚清了。有一次田際雲約汪桂芬在打磨廠福壽堂唱兩天戲，內中約的有我同老生兼花臉紀壽臣合唱一齣牧羊圈；大軸子是汪桂芬和陳七十的碌砂痣。我的戲是倒第三，這天賣的座，足夠一千三四百人。我上館子去的早，在後門外站着，看見桂芬騎著一匹黑馬，由那邊來，下了馬，問了我一句；「場上甚麼戲了？」我答他：「還早呢，我是倒第三，還沒有扮戲呢。」他到後台轉了一轉，又出了後門上馬，對催戲的說

：「離此不遠，看一個朋友，就回來。」等我把倒第三唱完了；倒第二戲也上場了；還不見桂芬進來。管事人問催戲的：「汪老板不是來了嗎？」催戲的說：「他說看一位朋友就來的。」一直等到天黑，桂芬也沒有來。看戲的把園子也砸壞了！田際雲找了他一夜，也沒找着他，第二天的戲也回啦！始終不知道因為甚麼事？你說這個人古怪不古怪？從此無人敢約他演唱了。

魏家胡同的戲園子，喬蓋臣因為慈禧太后快回鑾了，外國人把所管的地方要還給中國了，城外的戲園子，漸漸都開了戲，城內的生意，不大甚好，再約王雨田演唱，也不大上座。知道有位老票友松茂如藏有全本雁門關，就約他來給大家排這戲齣。孫怡雲先就聲明不唱楊四郎的公主碧蓮。他知道我比他年輕，台下有人緣，一定派我是八郎的公主青蓮。他也要搶這個腳兒，後台老板沒有允許，他一氣就辭退了。從新又約德霖來唱碧蓮，德霖因為和怡雲軋氣，散的買賣，這次無論如何，全都答應，因此又回來了。又約出李寶琴扮蕭太后。班中原有的腳色，許蔭堂的楊四郎，陸蕙仙的楊八郎，路三寶的孟金榜，朱四十的蔡秀英，吳和吉的韓昌，黃潤甫的孟良，左銅錘的焦贊，周長順的余太君，沈三元的楊六郎。管事人雖然把單本子都折好，總沒有散給大家。我因為病了幾天，告了五六天假，病了一二日就好啦，出城玩去，住在親戚家裏。忽然有人問我：「你們魏家胡同後天開演雁門關了。」我說：「不知道，還沒有接着本子呢。」聽見此信，趕緊進城回家，一瞧管事人已把本子送到了，戲報是貼出去了，也無法挽回，只有一天的功夫，連念帶排，把這雁門關也就唱了。但是演到六本城樓完的。生意是好極了！這齣演畢，周長山和德霖唱了四天四進士，生意也不錯。忽然老板又想起汪桂芬和善二爺狠相好，況且他無錢的時候，常供給他錢花，託善二爺約他幫兩天忙，絕不能像福壽堂那個樣子。託善二爺向他一說，他滿口允許。在訂期出演的頭一天，我正在台上唱戲，還

看見桂芬同善二爺坐在正面樓看戲。等到要演戲的那天早間，催戲的來給我送信說：「館子的戲回了，汪老板從一清早就踪跡不見」。後來我一打聽，他走的時候，留下一個字帖給善二爺。說：「昨天我在前台看戲，他們沒有怎麼招待我們，您是一位爺呀！不要受他們的愚弄，拿我們唱戲的去送禮露臉！我萬不能給他們唱了！」這一來，差點兒沒有把善二爺氣死，從此他倆也就折了交情了；魏家胡同的戲班，從此也報散了；我們那個票房，也無形消滅了。

後來慈禧太后回鑾，城外的戲園子，蓋起一兩處，還是不够唱的。有戲班裏管事人袁子明等，在福壽堂起了一個班子，甚麼班名，記不清了，約我搭入。沒有唱到一月，我因為有點小病，晚間城內有一處外串堂會，戲館子告了一天假，這位袁子明從前在四喜班當慣了大管事，舊習不改，心裏有點不願意我。他知道我生平就不愛唱兩齣戲：一是落園，二是祭江。有一天，他催我祭江，我也沒有理會，給他唱了；第二天跟着就派我落園。在那個時代，這路青衣戲，聽戲的人，就有點兒不愛看了，你要常唱這幾齣，能唱的台下一個好兒也沒有，把人緣弄的一天不如一天。我一看催這齣戲，就告假了；等到了次日，催戲的來，我一看戲單，還是落園，我又告假了；第三天他還催我落園，我還告假；他真能一連氣催了我四天落園。你說他欺人不欺人？我一氣把買賣就辭退了。後來他因為生意不好，做賠啦，居然把汪桂芬約出來，唱了一天文昭關，一天讓成都，生意自然是好啦！等唱完了，這個班子，也就報散了。從此這位袁子明，遇着新出來唱戲的，和他總鬧不到一起；他看見新出來的人，也覺着不順眼，漸漸的就有點兒不合時宜了。

後來福壽班老板運鈞去世了，余莊兒由上海回京，和陸華春賈麗川陳春元一千人商議，復起福壽班，在肉市廣和樓演唱。約妥脚色，老生許蔭堂賈洪林劉春喜周長山李順亭；青衣是我同陳德霖兩個人；花旦余

莊兒李寶琴張彩林胡素仙；老旦周長順；小花臉趙仙舫唐玉喜高四寶德子杰；（即麻德子）花臉何九黃潤甫；武戲俞潤仙張長寶茹來卿朱四十等人。這次戲班，最齊整的，要推福壽班數第一；其次是寶勝和二寶梆子兩下鍋。其中最好的脚兒，有路三寶五月鮮十二紅十三紅溜溜旦；後來又約進來金秀山德珺如師徒幾個人。最不齊全，是同慶班了。除去老生譚壽培小生王楞仙之外；其餘的全不成。青衣一門，大概連孫怡雲都不是，生意自然是福壽班好了。這次福壽班出來，可與當初就大不相同了。原有的本戲，因內中的脚色，有故去的，有不在京的，全都唱不起來。所仗着能叫座的戲，只有一齣兒女英雄傳；俞潤仙有晉陽宮；還有一齣長板坡；與運台混元盒，他一年纔演唱一次。就有幾個單齣戲，每貼出去，准能賣滿堂，最受歡迎的，是四郎探母。許蔭堂的四郎，我的公主，德霖的太后，賈洪林六郎，周長順太君，德子杰唐玉喜兩個國舅，余莊兒朱四十八姊九妹，胡素仙四夫人，陸華雲楊宗保。其次要算打金枝。在那時這齣戲狠風行。許蔭堂的王子，我的公主，德霖的娘娘，陸華雲的郭曖，賈洪林的郭子儀，配的也甚齊整。許蔭堂見這幾齣戲有叫座能力，和德霖洪林一商議，每演探母回令的時候，叫前台櫃上拿貼錢，若不允許，不唱這齣戲。在此時大家應賺的戲份，許蔭堂是四十四吊，洪林三十六吊，德霖三十四吊，我的戲份，也是三十四吊，他們因為我是後出來的人，和他們的戲份一般多，心裏總不高興，所以這次要前台出貼錢，也沒約會我加入。前台呢，因為這齣戲一出去準好，也就應許他們的貼錢了。探母唱了多少次過去，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有一次，又派上許蔭堂探母，在頭天，他對管事的說要告假。我是唱完了戲，在前台櫃上坐着閒談，聽前台掌櫃的王某說：「許老板探母這齣戲，淨我們前台的貼錢，就是二十吊，連他的朋友陳德霖，我們還應酬十吊呢，這次告假，又要出甚麼花頭？」我聽在心裏，也沒有言語，等到了次日，催戲的來我家，問他：「許老板告假了嗎？」回

說：「沒有告假。」我一聽就明白了。告訴催戲的說：「你對管事的說我病了，告一天假。」管事的也就准了假啦，叫胡素仙代唱公主。這位胡老板不唱回令，因為又沒有四夫人，唱到見娘就完，台下聽戲的人不答應，鬧了很大的麻煩。等着又輪到唱探母了，我又告假。管事人纔來我家，問我因為甚麼？我對他說：「請你回去對前後台掌櫃的和老板說，別人留下的樣子，叫前後台每處給拿十吊加錢，我就上館子唱戲。」管事人明白我知道他們的事了，也就應允啦。這是我由演戲以來頭一次對戲班裏用長戲份的法子。

後來因為生意不甚好，也要排八本雁門關。除去我和德霖兩個公主是熟的；許蔭堂、周長順、黃潤甫、左銅鍾的四郎、太君、孟良、焦贊，也是唱過的；楊八郎換了陸華雲；孟金榜換了余莊兒；朱四十還是蔡秀英；六郎換了李順亭；韓昌換了唐永長；李寶琴依然是蕭太后。又加上七八兩本唱完了，到南北和完。按老樣子七八本雁門關，把一齣老戲洪洋洞加在裏邊，有孟懷元打虎，孟良認子，楊七姐擒孟懷元，韓昌陣前換將，孟良、殷氏夫妻相會，等等的節目，再接上蕭太后降宋，算是七八兩本雁門關。這次演唱，是余莊兒由七本改扮楊七姐，孟金榜換了張彩林，胡素仙的殷氏，許德義的孟懷元。我還記得此時高慶奎纔十九歲，扮的是八郎的女兒潘姐，其餘全記不清啦。這次生意，連賣了八天大滿堂。後來因余莊兒要到上海某園子演戲，俞潤仙告了病假，福壽班暫行停演。有一天陸華雲、胡素仙出帖請天壽堂吃飯，大家議妥十個人作為十股老板，再起福壽班。十個老板，為首的兩個人；是陸華雲、胡素仙，以下就是我與陳德霖、茹來卿、朱四十、陸徽仙、賈洪林八個人；餘外約出許蔭堂加入名譽老板。武戲還是俞潤仙，班中脚色，管事人，也沒有更動。開張後，生意還是很好。余莊兒一走，連本戲更少了；別的單齣戲，聽戲人也看的厭煩了。在這時候各班所唱的回龍閣，只演登殿一節，就是德霖乃三慶科班出身，會前邊的銀空山，代戰公主，別人全不會這齣戲。賈麗川發起教會了許蔭堂、薛

平貴，配上陸華雲高思繼，賈洪林的王允，我的王寶釧，這齣戲一貼出去，就唱紅了。陳德霖拿這齣戲狠當拿手。北京是唱青衣的，沒有一個會武把子的；有會武把子的，又沒有嗓子，不能唱。陳德霖常對人說：「這銀空山，就是我的青衣長板坡。」自己得意極啦！有一次，德霖病了，正趕上這齣銀空山，台下賣的狠好的座兒，賈麗川說：「德霖告假了，又不好改戲，你又有武功夫，又會這齣，況且又有老板的資格，你代他唱了罷。」我不加思索，就把這齣唱啦！德霖從此狠不滿意我。後來同在內廷承差，受了他許多的欺負，容我慢慢的說罷。

采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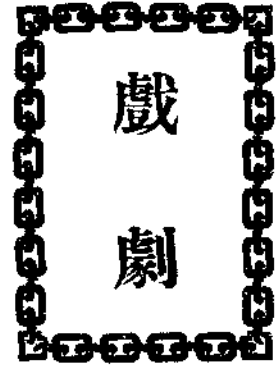
王綸雲，亦名采菱，閩人李家瑞爲作采菱歌曰：采菱采菱，在潭之濱，其人如玉，其冷如水，雖則如冰，寔獲我心，時王寓韓家潭，故云，王習崑且，有名，其子瑤卿鳳卿，均爲佳伶。

墨香

中華書局

出版

(論) (著)



宋春舫論劇

宋春舫 一冊 一元二角

徐公美演劇術

徐公美 一冊 二角半

(話)

(劇)



人的生活	國語羅馬字最後五分鐘	威廉退爾	第一種哈孟雷特	莎翁傑作集	琪瑰康陶	青春	羅密歐與朱麗葉	日本現代劇選	現代劇孤獨之魂	沙樂美	現代劇聖女的反面	咖啡店之一夜	現代劇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詩人柏蘭若	金絲籠
李宗武	趙元任	馬君武	田漢	田漢	張聞天	張聞天	田漢	田漢	崔萬秋	田漢	蕭石君	田漢	崔萬秋	李萬居	陳楚淮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角	七角	三角	五角	四角	五角	三角半	六角	三角半	五角	六角	三角	六角	七角	六角	七角

蓮 中 鉢

玉霜窈窕明萬曆鈔本

第一出 佛

外末淨付扮四揭諦，小生扮羣獸，且丑扮侍者，貼扮善才合掌，又貼扮龍女捧楊枝瓶

引老扮觀音執拂塵上。老誦子『潮音洞外海濤來，紫竹深處霽色開，普渡慈航登彼岸，聖輝先是現蓮臺。』烏南無佛！南無觀世音菩薩！』老善哉！善哉！廣長欲吐舌，先動海潮音，願以此功德，慈渡灑甘露，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皈依三寶後，纔識度金針。吾乃觀音菩薩是也，西天證果，南海棲真，觀音妙音，到處現身設海；緣覺正覺，隨時護戒證空，定生勝業，妙聞思靜，發慧根，宏造化。今當下界大明天下嘉靖壬午春朝，正值瑤池蟠桃初熟，昨承金母折簡相招，應會諸天聖賢，共赴千秋盛宴，謹從！眾有老番竹馬『就此駕起祥雲縹緲』眾領法旨合『巧趁取豔陽時雨順風調，把鸞車引導，間煥騰幢五色，掩映得朱曦暄耀，望崑崙還隔住晴霞照；徐行過海天遙，濤聲漸遠誼囂。』丙烟火介。老下方何故一道紅光直冲霄漢？護法神者看來。小生領法旨。作看介啓菩薩，下方有一王合瑞，在奉化縣西鄉窰內燒缸，故此光冲霄漢。老善哉善哉！此人原籍江西，夙有佛門根器，可參大道，誠證菩提，今在奉化土窰，聊且燒缸度日，查得伊妻殷氏，數應淫亂戕生，死後成癩，復遭雷殛。再思吾蓮座前，缺一捧鉢侍者，

應俟因緣到日，吾當濟度王合瑞到來，付與鉢盂，以成勝果。小生原來有此一樁公案！眾菩薩慈悲，聖壽無疆！老速駕祥雲赴蟠桃宴去者。合『本惟人自招，從別出青紅和那皂，想塵緣尙有烟花擾，且今日莫與推敲，咫尺羣真並到，會蟠桃，三千歲一度徵招』。齊下

第二出 思家

生上 女臨江女冠子『尋煩惹惱，因留髮，未披剃，戀身家。』臨江仙『陶漁耕稼縱爭誇，人生遭落魄，聊且度年華。』如夢令 自是棲遲異地，俯仰全無愜意，身體幸平安，刻感佛天遮庇！生計生計，勉強土窰萍寄。卑人姓王名合瑞，本貫江西九江府湖口縣人也，向走江湖，做些經紀，不想昔年海運遭風，打至舟山，雖然舟覆逃生，乏有還鄉盤費，無奈沿途求乞，行至奉化西鄉，多蒙窰主李思泉收留，傳我燒缸行業，聊爲餬口，今已多年，想我家住王家莊，還有髮妻殷氏，芳年二十，但天涯遠隔，音信難通，料我必死他鄉，怎肯青年守寡，此時再醮，也未可知，咳！若果別抱琵琶呢，到干淨，倘或做出不體不臉的事來，豈不玷辱門風！吓！我若有還鄉之日，誓把奸夫淫婦，斬盡殺絕，斷不干休，王合瑞，你好痴也！九廻觴解三醒『料山荆必高身價，豈胡爲跡類楊花！縱爲人轉背難拿，把亂嫌猜自認先差。』且住，想我在此，定無出頭之日，欲回鄉井，無從設措盤纏，不如早早焚修，強似燒缸度日。咳！雖然如此，還要探聽家中個下落，方好祝髮爲僧。『若果是鴛鴦浪打分南北，那時節拚此形孤，誓出家，無虛假。』外上。三學士『年來運好，經營大，擬收回，放賬增加。』生窰主。外合瑞兄，小弟開此土窰，燒缸販賣，承兄不棄，幫我營生，且喜生意日盛一日，外邊賬目甚多，我欲去收回，免使歷年掛欠，看你行動舉止，十分持重老誠，窰內諸事，奉託主張，我好

放心遠出。生在下流落他鄉，多感密主收錄，又承倚爲心腹，敢不驅免代勞。外如此足感王哥，還有一說，自古英雄失意，亦帶版築魚鹽，就是託業燒缸，也不要太小覷了。『河濱盛典傳虞帝，你莫用啣悲掛齒牙。』生雖承密主勸慰，奈我離家已久，豈不思憶乎！外家鄉念切，理所當然，吓，也罷，待我討賬回來，聊奉盤費，回府一顧，務望速返，幸勿棄我，久羈鄉井。急三餘『聊資助，回桑梓，重歡聚，寬心待，斷不受波查。』生多謝密主。外好說。生不知密主何日起程。外適有一隻便船，即刻起行了。生如此待相送下船。外不敢有勞。生說那裏話。外內顧無憂任遠行。生諸承重委獻忠誠。外索邇來往乘風便。生贈贖還應感厚情。同下

第三出 調情

貼上 透池游『浮生若夢，守節終無用，趁青春眼前胡哄，非吾作俑，偷香傳頌，學風流，藍橋水通。』端娥活守青年寡，怎得臨崖收意馬，野火燒眉顧眼前，無情却說知情話。奴家殷氏，小字鳳珠，自幼嫁在王家莊與王合瑞爲室，那知這薄倖的，久客江湖，一去多年，杳無音信；但我年方二十，性喜風流，如何受此淒涼，不如別尋頭路，免得守此活寡。天吓！但愿那短命的早報死信回來，倒好安心擇人再醮，如今弄得來不倫不俐，進退兩難，只得將露水恩情，聊且充飢止渴，因此放下胆兒結識了一個小年，名喚韓成，充當湖口縣捕快，頗有銀錢使用，家中衣食無虧，又喜他識趣知情，消受些風花雪月，怎麼連日不見來？吓！莫非別戀烟花，又把奴來撇？吓，或者公門有事，不能脫身。咳！只是冷冷清清，難躑難坐。吓！不免到門首盼望一回，消遣悶懷，多少是好。絃索玉芙蓉『奈情郎沒影蹤，徒使我春心動，把雲巢雨窟判隔西東，滿腔兒幽

怨有誰人懂！祇待知音訴與咫尺中，風流種，怕攔門等，空慰無聊，且拚今夜做孤鴻。『丙長酥無渣，蜜菓橄欖吓！貼那邊有賣水菓的來了，何不買些，等韓郎到來，也好與他配酒。賣水菓的這里來吓！丑上拉羅裏。貼在這裏。丑忒來哉。』果兒兌起，担子挑起『貼賣水菓的丑呵』嬌娘喚起，弄得我，好像□起。『貼多說，你有什麼水菓？丑阿喇，一位好娘娘，要奢物事？貼你有什東西？丑哪』我這裏貨都製起，聽憑揀起，價錢講起，吃下肚皮拱起。『貼啐，什麼肚皮拱起！丑勿……，拱者，是飽也。貼買什麼好？丑其長其粗個甘蔗。貼甘蔗性熱，吃了要發火的。丑亦來哉，個是有兩句口號個也：甘蔗圓又長，發火又興陽，鮮甜真可口，節節有商量。貼有什麼商量？丑那說無商量介。貼不好。丑勿好，勿好沒，換哉那橄欖哉罷那。貼青菓味澁，我不要。丑阿是我說勿識貨個，來個也有口號贈：橄欖刃頭尖，一見便流涎，入口帶酸澁，越嚼越香甜。若以子郎中講究沒，一發好哉，橄欖答甘蔗一齊吃子沒，叫做和合雙美丸。大有補益。貼怎見得？丑甘蔗是長個，橄欖是尖的，陰陽相配起來，阿喇，其味美不可言。貼我不信。丑你若不信，我答呀就試試哉那。』貼咳！前腔『這言詞太不通，』丑奢個不通，當面一試就曉得哉。貼面試成何用。』丑那說沒用。貼『你昂藏漢子我是嬌紅，』丑正要一男一女嘍，試得出甘蔗個長短，橄欖個大小。貼『分明蔑禮欺孤鳳！』丑那個欺你？貼『懶心腸露口風』丑實出好心，並無歹意。貼『非譏諷，免奴家氣沖。』丑只揀一根□□□□送伯拉旺酥氣如何？貼『有誰來白圖饕餮假合容！』丑阿喇，倒勿吃白食個，到底要買什麼水果？貼可惜沒有桃子。丑要□子廣有。貼担子裏現在沒有。丑這是隨身法寶，怎說沒有？貼取出來。丑走下丟眼色介，貼做什麼？裏面去好取出□子出來。貼啐，要死吓！我要的是桃子。丑忒，桃子，我只道是□子了，大娘，如今深秋時節，久已過市，明年再做交易罷。貼如此去罷。丑且慢，我還要動問大娘的尊姓。貼哪，生是生非的王大娘，

就是我了。丑失敬。貼買水菓的。丑在。貼你在此耽擱久了，可不抱怨我麼？丑只要王大娘見愛，我就耽擱上一年，也不值得什麼。貼你這個人倒也知情識趣。丑什麼知情識趣，無非見了你這個風風月月標標緻緻孃孃娜娜齊齊整整的王大娘，弄得來藕斷絲不斷罷了。貼也難爲你，丑看來甘蔗好同橄欖吃了。噲，大娘。貼怎麼？丑我有句刮腸刮肚的說話在這裏，不知可說得麼？貼但說不妨，丑不好，恐怕就要面試起來，你不要怪我的。貼誰來怪你。丑如此我個王大娘吓，我見子丑是：前腔「心頭不放鬆，將伊伴蜜酥兒用，有收魂符咒蕩漾隨風。」貼「知情識趣言奇中，教我動忽憐才意倍濃。」丑「如邀寵，願終身服從，望娘行嚙吾生死効忠。」貼前腔「何嘗不樂從，露水恩情重，怕揚聲出外物議難容。」丑「只圖歡愛諧鸞鳳，願什麼牆茨難除刺衛風！」貼「相和哄，比醞釀更濃。」付上花柳情深纔會合，崔苻案重主分離。丑「謝嬌娘靈犀一點暗香通。」付吹你們幹什麼勾當！貼阿呀放手放手。下付吓，你每什麼人？丑我是賣水菓的。付怎不站在門外，闖進裏面去做什麼勾當？丑脚生在我肚子底下，出也由我，進也由我。付這裏不是菜園門，不是你房裏。丑就不是菜園門，不是我娘房裏，你是那裏來的閑漢，大胆管我老伯的閑事？堂前掛草，直頭不是齋哩！付我麼，是這裏一位坐坊的老爹。丑也不怕衙門託勢。付哼哼，老虎相吃肉，還要問問山神土地哩，那裏來的野狐子，思量在這裏撒野！丑阿咧，你道惡龍難鬥地頭蛇，我也是駭爐子劈大刀地面上的老朋友哩。眼睛多不生的！付可又來，兎兒不吃窠邊草，還要充什麼老朋友，在這裏橫不法？丑不瞞你陰靈說，我就在面上尋些野食兒，只算我的本分，錢總輪不着你來核詐，付就算我來核詐你，拿些好水菓請老伯吃吃。丑我是不怕什麼烹頭的，要好水果，拿銅錢來賣把你，若要吃白食，只怕你睏不醒還在那里做夢哩！付不肯，跌翻你的担子。丑阿咧，你有什麼三個頭，八個臂，籠子門，掛單條，說的多是海話？付不見棺材不下淚，看來要出點血了。

丑我是鼓樓上的麻雀兒，吃驚吃嚇慣的，扯你娘什麼嚼刮思，駕什麼潮頭！付呸！說我駕潮頭，我就踢把你
看。丑阿剛，那裏來的野賊，照打。付山東姑娘腔『誰家內外不分開？膽敢胡行闖進來！』丑『有數春天不問
路，任憑出入理應該。』付『借端調戲人家小，我也知伊懷鬼胎。』丑『正直無私圖買賣，不因進內便爲歎。』付
『不公不法都容你，要甚巡查特點差！』丑『三管鼻涕多一管，倚官託勢掛招牌！』付『立時鎖你當官去，打
了還應枷大街。』丑『若到公堂咬定你，無故紮局詐錢財。』付『癩皮光棍千千萬，惟有伊家會使乖。』丑『既曉
區區神本事，看人不起亂胡柴？』付『還強囑，不安排。』丑『什麼安排，我倒極難猜。』付『磕頭陪罪纔饒你。
』丑『我有不裝柄的拳頭打得你頭顱歪。』作打介，付敗下，丑好興頭，打得燥皮，有趣！且住，這個狗頭。說是
這裡坐坊，一定當什麼牌子的，今日着打，怎肯干休？有數說的，好漢勿吃眼前虧，吃官司，划不來，收拾
湯團担，溜他娘罷。只是放不下我的好王大娘，罷，打聽事情平靜，再來想裏兒湯罷。列位走開點，無敵大
將軍得勝還朝了！下

第四出 贈釵

付上 阿剛，這個□□的倒也利害，且住。西江月 若論百般武藝，完全只有區區，飛天賊盜看成蛆，豈在
浮頭撞遇！不可將人赶上，存些退步何如？一時詐敗出街衢，好把來由表叙。我韓成，在湖口縣內充當一名捕快
，蒙本官恩德，點作捕頭，銀錢儘毀我嫖賭逍遙，只靠着歪時運，銀錢來得却也容易，辦公事全賴別人。因此
走動了王家莊上的王大娘，露水恩情，十分濃厚，只要他丈夫一個死信，就好迎娶他回來，那時才得天長地
久，永無後患。連日身在公門伺候官府，今日偷得閑定，思量去看看王大娘，那知本縣太爺傳我到後堂去，

分付我說有要緊關文一角，差往象山關提監犯并起贓物，明早就要起身。阿呀，此去象山，路途遙遠，轉回也須數月，應當通個信兒與王大娘，使他知我行蹤，免得在家懸望，不想方到他門首，遇見個賣水菓的，一時性發，兩下爭鋒，我想爲人須見機而行，不是一味鬪勢的，轉個念頭，與他爭什麼英雄？所以洋輪走了，想那賣水菓的，此時一定走了，爲此仍歸轉來，不免到王家裏去作別一番。咳，想我韓成呵！寄生草『心上心上心兒上，牽掛單爲那個多情況，早回轉慣舊游風月場。』內阿呀天吓！男子漢不在家裏，被人欺到這個地位！付『進門牆，忽聽嬌鶯翻變噪，忽聽嬌鶯翻變噪。』貼上前腔『孤曠孤曠添孤曠，因其蔕地忽有人聲響？我心裏倒有十分疑得荒。』付唸，是我韓成在此。貼『不當場，還須認你爲白撞，還須認你爲白撞。』付休得取笑。貼取笑？你實在有些不肖！付什麼不肖？貼啐，你在外邊好快活吓！付我又不走岔路，還有什麼快活？貼不走岔路，爲何連日不來？還要支吾，打你幾個嘴巴才好。付原該打的。貼怎麼不該打！付打他一個貪嘴把，身子去喚水菓吃。貼呸，殺頭的，不要含血噴人。付如今的事情只要將就得過，胡塗得去，捉什麼字眼，點什麼清盆？貼呌，這麼你甘心去做蔽眼烏龜？付況且千年田地八百主，個人那裏佔得盡來？貼啐，你在外邊胡亂幹什麼勾當，所以連日不來，要這般賊做大？付這麼？錯怪了人了，我連日在衙門里答官府，阿呀呀，有帶審的，有起贓的，還有踏勘賊洞的，買線訪拿的，忙忙碌碌沒有片刻兒工夫，今日略略空閒，指望走來同你說說閑話，叙叙舊情，不想好事多磨，明早就要長別你了。貼什麼長別？付奉本官差遣，要到象山縣去關提盜犯，所以連晚來會你一會，明早就要長行了。貼此去象山有多少路？付有二千餘里。貼幾時回來？付極快也得三個月，此去隔江過海，還不得知再會得成再會不成了！貼阿呀！風花對『一聞離別魂先喪，登時不住淚汪汪。』付『自相逢，男貪女愛何消講！』貼『沒來由，黑越越平地興風浪。』付『此去寧波過海洋，

拚微軀魚腸驚腹爲墳墓。』貼『且寬心，吉人自有天公相。』付前腔『仗伊洪福身無恙，回來加倍待嬌娘。』貼『趁今宵杯中貯有葡萄釀。』付『怕將來一滴滴難到黃泉壤。』貼『且自圖歡娛共舉觴，拚酩酊添些酒力風流壯。』付『色媒人從不扯無憑謊。』貼吓，韓郎真個明日就要起身麼？付那個哄你！貼哭介，付阿呀，我那娘吓，你不要哭，你一哭我心裏就無主意了。貼咳，想你我前世宿緣，才得今生歡會，正欲思量一長久之計，不想又要遠行，教奴怎麼傷心吓！貼不妨，我到了那邊，公事一完，連日曉夜，火速趕回，除非我喪于途中，阿呀，那時就不能見你了。貼啾啾剪剪花『毫無表記送情郎，暖，一付金釵小鳳凰，憐念我衷腸。阿呀阿呀呀。』付『多承厚贈親收好，暖，時時刻刻不暫忘，諸事總圖長。阿呀阿呀呀。』貼前腔『雖然鑒諒我淒涼，暖，尙要從頭問短長，何日轉家鄉？阿呀阿呀呀。』付『歸期約定須三月，暖，不敢停留在浙江，安隱守空房。阿呀阿呀呀。』貼清江引『今宵欲寫風流賬，有恨休登上。』付『滿拚鄴都貼補雲情曠。』貼韓郎吓！付吓！『恨不把奴軀殼團一片纔停當。』付阿呀，我的口娘！抱貼下

第五出 託夢

場設香案四小鬼執轎上縣文武判官介，引審神上，粉蝶兒糾察無私，掌審門赫然聲勢，廟千秋升降揚威，受馨香，昭賞罰，先形夢寐。試問伊誰，一人陶佛家根器。』，正直聰明定一尊，財帛當旺火常溫，瓦窰雖是無多地，統攝陰陽禍福門。吾乃奉化縣西鄉土穀正神，司窰使者是也。職掌陰陽禍福，兼攝土窰成器，今乃小聖誕辰，合窰匠工，祭賽慶祝，查得王合瑞之妻殷氏，向與韓成通奸，今夜借宿本窰，數當親夫殺死，即將尸骨煨煉成缸，歸示其妻，數該逼死，復櫻雷殛，報應昭彰。其夫披剃焚修，後爲佛門弟子。有這一樁公案，吾當暗

顯神通，且待王合瑞到來，夢中指示一番，以彰報應。鬼卒，肅整威儀者！眾領法旨，生執掃帚上。泣顏回『竊旅荷神麻，託業聊爲餬口。恭逢華誕椒馨仰答高厚。』我王合瑞，前受竈主之託，小心照料土竈。且喜燒出缸來，並無傷損，今日竈神聖誕，夥計們公門份金，準備福禮三牲，已在廚下整治，爲此携着帚兒，自到神案前灑掃一回。『酬恩賽愿，爲明烟正潔供箕帚，望東君及早言旋，阮囊助得回江右。』欠伸介阿呀，一霎時身子困倦，我想端正福禮，還有一會耽擱，不免就在神前打個盹兒，有何不可！衣食雖然謀客路，夢魂先已到家鄉。作困介。竈神過來，揭起睡魔。判應介。竈王合瑞，聽吾分咐。石榴花『恁只想到家園梁孟效齊眉，倒不如漂泊守天涯，牢記着半邊朝字章相砌，王孫姓系仔細詳推，也多是命途中，也多是命途中，前生勾結難逃避。奇奇幻幻枕中藏秘，緣何你夙根深，緣何你夙根深，慈航渡先留意，因此向模糊客夢示玄微。』生醒介阿呀，神聖！阿呀，原來是一場大夢。阿呀，方才明明神聖吩咐道，牢記着半邊朝字章相砌，王孫姓系仔細推，未知吉凶如何，吓，神聖吓，弟子愚昧，詳解不出，望神聖指示呢。吓吓，神聖的偈語，豈可一時解到，後來自有明白，自有應驗。四審工匠持福禮上。蕊芳盈酒盞，肥看見牲盤。王哥，福禮完備，就請拈香。生占了眾好說。生神聖在上，弟王合瑞暨合竈工匠人等獻祝千秋。合泣顏回『蒙麻，財帛易營求，感激長懸心口，馨香明德，神祇鑒納忱由。迎時祈佑，祝無疆競獻芹私。』生祭賽已畢，大家裏面飲福去。眾有理合『飲和時，把酒言歡似鄉社，餽餘消受。』同下。竈你看這些工匠，好十分誠敬也！鬪鷓鴣『生受恁熾騰騰寶臘燒成，熾騰騰寶臘燒成，馥芬芬名香蒸起，擺列着壯騃騃博碩牲脔，壯騃騃博碩牲脔。美甘甘清醇醇也那酒醴。俺這裏昭鑒精誠保護伊，一迷價分淑慝，定安危，纔顯得赫明明賞罰無私，赫赫明明賞罰無私，潔清清焚修可貴。』衆全生上。撲燈蛾『喜孜孜看從散禍來，問微微將頰玉山否，感重重佛天相呵護，管年年昨餘消受。』衆王哥，

我們今日多要回家看看，你一人在此，未免寂寞，怎麼好？生不妨，列位早去就來，生活要緊，不可担擱久了。衆不過兩三日就來上工的。生如此甚好。衆我等告辭了。生慢去。衆「急煎煎歸家正理，怕沉沉斜陽漸西流。」齊下。生天色將晚，他們各自回家，只我一人歸期未卜，若到晚間，分外淒涼，不免收拾些剩酒殘肴，消我胸中塊壘，一面把神聖夢語，細細詳解一番，望到天明，再作道理。「免嗷嗷須尋藥，趁醺醺把夢語細推求。」下。審鬼判。衆應。審如今日將西下，韓成尙在慈谿，要應劫數難逃，頃刻如何得到？鬼卒，爾等呵！上小樓「須索把奸回斃，怎任他時刻稽，多只爲數定由天，多只爲數定由天，禍召惟人事，到臨岐逼拶得無路逃生，逼拶得無路逃生，因奸致死將屍立燬。」衆領法旨全下。審收拾威儀者。「更誰許土缸留世。」齊下。付背包上前鬼引付上，合撲燈蛾「穩穩的舟停自由，緊緊的風催疾走，悠悠的魂魄鉤，森森的刀斧候，淒涼落寞，親夫兒等久。雜紛紛殘肴未收，渾濁濁剩酒相留，渾濁濁剩酒相留，專待你明亮亮私情細剖，狠狠的殺機陡的起了冤讐。」衆圍付坐地介。衆下，付阿呀，我韓成，奉本縣大爺之命，差往象山關提盜犯，行了多日，來到慈谿，方才坐在船中，忽然天昏地黑，只聽耳內風聲疾疾，把我吹到此間，隨風落地，如今天色已晚，不知什麼地方。你看一帶荒郊，又沒個旅店，不知今夜何處安身，我且到前面，再作區處。尾「在窮途苦況難消受，怪異事身遭倍唧噥。」內魯曠介付嘆！「惱恨着報禍鴉聲分明添掣肘。」好奇怪！好奇怪！下

第六出 殺密

生上 虞美人家鄉千里何時返？廢寢長嘆。蕭條形影伴誰人？孤月淒清，消悶強移樽。下酒何消看漢書，鄉情戀戀極難舒，今宵坐對孤燈閃，且破工夫憶夢初。我王合瑞，只爲冤主遠出，今日夥計們各自回家

，只我一人獨自守窰，不安夜寢，方才飲福之後，收拾些殘肴剩酒，聊破愁懷，安排獨酌，雖則杯盤狼藉，還堪借此怡情。今晚呵！步步嬌『只見月色朦朧燈光引，閃照添煩悶。』且住，家鄉遠隔，插翅難飛，想也徒然，且吃酒罷！『孤宵繡纈親一醉，消愁計較多穩。』方才朦朧睡去，神道吩咐我說，牢記着半邊朝字章相砌，吓，這是什麼偈語？將酒寫介朝字去了左邊，加上一個章字，那有此字？若是去了右邊，加上一個章字，這是韓字了。分明是韓字，阿呀，我的親戚朋友，並沒姓韓之人。這也作怪。神道又說道，王孫姓，私仔細推詳，難道是個姓王的姓孫的與我有什麼瓜葛？吓，聖意幽深，斷沒有這樣明白。且住，前漢韓信，又稱韓王孫，莫非仍舊個姓韓的，與我妻小面上幹什麼不措的事故？叫我思想回家，不若天涯漂泊，若果如此吓！『不共戴天讎，難道逆受甘容忍！』什麼說話，還是吃酒罷，乾。付背包上前腔『忽被罡風吹來狠，異事猜疑盡。莫非三生夙有因，賦作滕王運至幫襯。怎奈少旗亭！隱現窰門近。』阿呀呀，好了，且喜有座土窰在此，不免借宿一宵。吓，開門開門！生吓，莫非窰主回來了！付開門。生來了。夜深聞剝啄，扁啓叩原因。是那個？付請了。生請了，足下何來？付在下是往象山公幹的，行到此間，尋不着旅店，暫借貴窰一宿，明日早行，自有房金奉謝。生阿呀呀這到不消，只是地方窄小，不便居停。付但得坐到天明，未爲不可。生如此請進來。付多謝。生開門。付請了。生請了，想未曾用晚膳。付不要說起，一帶荒郊，並無飯舖。生若不嫌殘，有現成之物在此，請過來。付怎好相擾。生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消客氣，請過來。付吓，從命了。多謝！生好說，請用一杯。付請！乾！生請問尊姓。付在下姓韓。生阿呀呀。風入松『分明奇遇夢中人，』付在下有緣，並不是夢里相逢耶，生『幸識荊州丰韻，』付忒過譽了。生大名？付豈敢，叫做韓成。生仙鄉何處？付做地江西。生那一府？付九江府。生那一縣？付湖口縣。生阿呀，涉遠而來，太勞苦了吓。付喲

，常言道無役不賤，又道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生是吓。『一身入官雖勞頓，比殘業銀錢多趁。』付雖然錢財容易得，但到底身不入官，那裏比得你每做手藝的趁幾個本分錢，真正安逸快活。生好說，足下既是湖口縣，可認得一個王合瑞麼？付素聞其名，從未會面，他的尊闊，與我到有交往。生什麼交往？付阿呀，失言了。生啞，風花雪月，人之常情，你我雖係初交，漸漸已成莫逆。『何用得言參假真？縱把風情賣，不算敗閨門。』付前腔『鄰居燈火素相親，沒個些兒胡混。』足下爲何知道王合瑞呢？生他曾年昔到我窰內做些交易，如今許久不來，聞說早已死了。付吓，竟死了！生死了耶。付阿呀呀呀，謝天地。『伊妻可免長孤寡，不消守松筠清韻。』生這其妻容貌如何？付咳，不要說他別的，就是那雙俊俏眼兒，你見了他，也要神魂飛蕩。生在下沒福，那裏如得足下！付奢說話。生他既是個寡居，足下何不娶了呢？付我亦有心久矣，恐怕外人談論。生談論什麼？付道是先好後娶了。生如此說來，足下與他妻子早已交往的了。付吓，有交往。沒交往也夢不消說了，『難道桃源洞門，劉郎去阻迷雲？』生急三鎗『三生石，留根蒂，真緣分，如我多掩塞，困窰門！』付老兄！前腔『感他臨行別，把金釵贈，情無盡。』生金釵！可怪吓，他以金釵相贈。付脫金釵。生不知。可曾帶來付隨身佩帶。付作向袖中取出金釵介。哪。生如此可能與弟一觀？付看看何妨。生乞借一觀。哪。付『似此貽彤管，極啣恩』生作背介阿呀，風入松『原贖親認果然真，難教心中容忍。』且住，這一股金釵，分明是我家之物，吓，我有個計較在此，作轉介韓兄，小弟也有個相好，要我打股銀兒，只是沒有好式樣，今見足下之銀，甚是合用，可肯借與小弟，明早拿到首飾舖，照樣打就，即將原物奉還，不知可否？付這又何妨，贈，但是千萬不可遺失了吓。生這個自然，阿呀，只管講話，連酒多不吃了，待我手敬一大杯。付在下量淺，只好借花獻佛。生這是一點敬心，萬萬不可推却。付如此勉強從命了。付這纔是個朋友。『感伊款曲昭

忠信，元龍誼今夜重新。」付作醉介乾！生好量吓！再奉一杯。付個是直頭勿能從命個哉。生吃個成雙杯好與王大娘成親。付好采頭，多謝，多謝，匠說一句說話，你就擎把刀拉我頸子裏不許我吃，也不能遵教個哉。生如此足感。請。付直頭要吃介，直頭要吃介，自然要領情的。生「湖海量由來有準，宜立飲莫因循。」付曲盡酒乾。啊囃囃！吐介急三鎗「登時裏，如泉湧，難安穩，傾盆吐，睡昏昏。」作吐酒伏桌介，生前腔「頹然醉，人如死，該身殞，不使潛逃去，定除根。」韓兄再請一杯。這狗男女已睡熟了。阿呀，我此時不下手，更待何如？呀，我且到廚房下，去取了刀來，嚇，我誓把這狗男女，剝爲肉泥。韓成吓，韓成，你從前作過事，今日轉相逢。風入松「冤家狹路遇生嗔，誓使身餐刀刃。」作虛下即廚刀上介狗男女吃吾一刀！作殺付介「立時殞命舒長眼，從頭把情由思忖。」吓吓吓，好，殺得爽快，殺得爽快，這厮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自來送死，豈不是神靈有感！阿呀，且住。自古捉奸見雙，如今正殺得一人，又不殺在奸所，一些沒有質證，縱使埋好了屍首，終非美事，幸虧密主遠出，夥計又各回家，我今把這厮拖到後邊，將他的頭先割下來，阿隋，這狗男女多是些骨頭，全要用些氣力了。作砍下首級介驢頭割下來，把石灰煑了，連那股金銀，帶回家去，把那淫婦細看，使他無縫抵賴，一面將他屍骨，和上泥土，又入窰內，煨煉成缸，一來可以滅跡，二來勝似楊灰，豈不兩全。阿呀，我王合瑞感得神明夢中指示，方得洩此隱恨，待窰主回來，作急告辭，轉回家鄉，殺却淫婦便了。韓成吓，韓成，今宵之事，非我不仁，「鋒鏑付重遭火焚，這是貪淫報先已禍臨身。」真個神道有靈，如今已全應了。拖付下

第七出 逼斃

貼股氏上天涯人去信難通，屈指歸期已訂定。孤韓寂寞無人問，新愁舊恨上眉峯。粉孩兒『熒熒的守孤韓愁悶死，怕翻雲覆雨薄情如紙，楊花落地深泊時，更難堪瘦損腰肢，』奴家自與韓郎別後，不覺四月有餘，屈指歸期，已經失約，未知借端逗留呢，還不知果未回來，又沒處探聽個信兒，使我好生委決不下也，天咳，若果他另尋門路，我何苦守株待兔，不如早早回絕奴家，也算一椿功德，就是那賣水果的，雖然小遜一籌，唔唔唔，強如閉戶修齋，『豈貪饕餮蜀相兼，傷春去零落紅紫，』下生扮王合瑞挑瓦缸木桶帶金銀上紅芍藥『回故土目擊些兒風景美，照舊如斯，不幸惟吾至於此，誓歸來掃除牆茨。』我自殺了韓成，割下首級，卽把石灰煑好，收拾端正木桶裝成，正要挫骨揚灰，付與無情烈火，腰邊掉出公文一角，我已備悉來蹤，遂將屍骨關文，一併焚化，不多一日，煨煉成缸，夥計們纔來上工，恰好窰主也就回轉，謝天地，且喜一些兒不漏機關，我就算清賬目，一一交明，辭別窰主，蒙贈盤纏，取了一條扁挑，一個瓦缸木桶，和那一對行李，并帶金銀星夜趕回，便宜行事，天吓，只願那貪淫的潑賤，早早死了，我也好祝髮焚修，免得被人笑。自離奉化，不憚間關，一竟倍道而來，離家不多路了，『私情莫用再訪諮，定供招罪名應死，到家門耐性輕敲，』作叩門介『爲今朝羞見桑梓。』貼上是那個來了。福馬郎『回旋聞剝啄至，料那人象山歸，伊邈歡喜死。』作開門介可是韓？生是我回來了，阿呀！生吓，爲何見了我這等大驚小怪！貼『早難道我游魂鬼恁疑之？』有個緣故生什麼緣故？且閉了門裏面說。貼官人嘆！『睽違已多時，添羞誰作驚詞。』生哈哈，且自由他。貼官人你一去幾載，竟沒個信兒寄回來！生你一定道我死了。貼阿呀，什麼說話，可憐奴家是日夜懸望哩！生阿呀，這倒難爲你吓。貼一向存身何地？平安若何？怎麼直至今日纔回？一一說與奴家知道。生咳，不要說起！要孩兒『自別故鄉遭變事，涉海人幾死，沒亂裏悵悵奚之？』貼說也可憐。生『三年慘磕磕光景長如是。』貼阿呀吃苦了。生咳

，怎比你在家快活。貼你做妻子的衣食無度，快活可來？生哪『也比我乞食過吳市還較勝多般耳。』貼會河陽，『不諒些兒，是何說詞？分明喬試故如斯。』生唔唔，有之。貼『須知遊戲無心誰怪伊一絲』生也難怪我吓，貼從今後休多事，生吓，怎麼說是多事？貼；我倒不多事，貼吓，難道倒是奴家多事？生唔，差也不多，貼阿呀，這話好生作怪生作怪作怪非作怪，一邊已了相思債。貼好躑躅吓，生六塵無我始安心，可奈楊花留帶芥。貼阿呀，『出奇，如背上添芒刺；析疑，還口裏生渣滓。』生作背介縷縷金『無明證一些兒，有罪誰輸，伏力排之。』貼官人，夫妻久別，今日重會，合當歡喜，怎麼反自言三語四，這些語，奴家一點也不解。生作轉介阿呀，我倒忘了。貼忘了什麼？生帶得些土儀在此，怎麼不把你看看，貼什麼土儀？生哪『鄭重甕缸貴，伊休輕視。』貼阿呀這一隻小小瓦缸盛不得多少水，醜不下什麼菜，要他何用？生若說無用，也就不該死死的戀着他了。貼誰去戀他？生這也難道，來，你再仔細看看，如此的顏色，這樣的式樣，由韓而至，可還尋得出第二隻麼？貼作背介怎麼帶個韓字？越發有古怪了！生什麼古怪？我原有個韓字。貼作轉介什麼韓字？生韓嘍，貼唔唔，要問你個韓嘍，生哪『本三韓成就出高貨。』貼原來是這個韓字。生原是一筆寫不出兩個韓字耶，你可看得明白麼？貼待我來，唔，妙屢，這隻瓦缸，顏色不同，式樣各別。生如何，我說你心愛的，貼待我來端進去。生這還不算希罕。貼可還有什麼？生有，作出金釵介哪。貼阿呀。作失手將缸落地跌破介，生吓吓吓，阿呀呀，怎麼見了金釵，這等着急，把缸都跌破了？『於中有奇事，於中有奇事。』貼吓吓，有什麼奇事，不過這股金釵像是奴家的。生吓，像似你的。貼好像我的一樣。生吓，如何家中之物，反落在我手內。貼哎，蠢東西，世上同名同姓的尙多，何況這股金釵吓！生是吓，一些也不差。貼原不差，生你的可在？貼在，生取來我看，可以配對得麼？貼吓……生吓，快去取來！貼是，待……生快去吓！貼阿呀，什麼要緊？

就是明日取來與你看何妨，這等着忙。生哇！真賊現獲還要支吾！貼好扯淡，什麼真賊吓！支吾！生吓，你還要嘴硬，還有一件東西，一發與你看了罷。作向木桶內取出首級介哪。你睜開肉眼來看，這是什麼？貼阿呀，有鬼吓，有鬼。啐！啐！生可還賴得去麼？貼作背介咳越恁好『已將春意漏洩到一枝。』生阿呀淫婦吓，淫婦。我不在家。怎麼就做出這樣事來！貼作轉介啐，不要聽了別人言語，把奴翫。生若是別人說的呢，何足爲憑。貼難道有人親口供招不成？生罷，我實對你說了罷。貼作發戰介，生自做江湖經紀人，搭舟海運拚傾身，逃生不惜街頭乞，奉化西鄉知我貧。留習燒缸聊度日，韓成借宿到窰門，醉中親口供招定，賺得金銀果是真。殺死奸夫存首級，其餘骨殖火齊焚，煉成這只黃磁物，並帶回家事有因。應夢前宵誅賊漢，還將頸血濺紅裙，一回重把青鋒試，嚇！誓斬妖淫恨可伸。貼阿呀官人噯『縱奴悖亂，希饒恕，感仁慈。』生饒不得，貼阿呀官人吓，可看往日夫妻之情分，恕奴家一個初犯。生放屁，誰怕你再犯麼？貼阿呀『哀求再四總如斯，原該萬死。』生吓，也能，且看夫妻情分，把你一個全屍，哪，鹽瀾，案子，刀，由你尋那一門路去。

貼阿呀官人噯，乞饒做妻子的一命贖生改，若再遲延，要待我來動手。貼噫，阿呀，般氏吓，般氏。『你從前本矢志，貪情嗜，』阿呀丈夫生快些貼罷。『到今拚服瀾，將身試。』下。生，阿呀狗淫婦吓！紅綉鞋『若非明示身屍身屍，尙圖胡賴些兒些兒。』吓，這狗淫婦進去了半晌，怎麼一些聲也沒有？不知幹什麼勾當，待我看來，作看鬼門介吓。原來服瀾而死了，哈哈，好『纔是我氣消時。雖濫賤自尋死，如暴露，失仁慈。』我如今把這股金銀，仍舊與他戴上，一面買辦棺木盛殮，把韓成的首級，將來掩埋，免遺後患，這只瓦缸，留他何用？待我打碎了罷，咳，自古成功不毀，且把他做變化紙缸罷。尾聲『懺恨蕭牆起禍時，』且住了結之後，我自然打點出家，要這所房子何用，決意要別售了。這淫婦的棺木，就將來火化了，恐外人談

論太過，若是殯葬，也沒有把他這樣安穩。怎麼處呢？哦，有了，前莊有個同姓不親的，叫做王思成，他住房間壁有所空園，可停棺木，我如今呵！準備着木樑移園借一支，『吓，纔出我胸中之恨。吓吓，且買棺木去罷。』下

第八出 拜月

丑扮土地執拂塵上普賢歌『荒園冷落奈如何，廟宇原無棲草窠，香火不望他。打盹終日過，這樣爲神真不可，』

小聖乃王家園裏土地勾便是，幾里叫做王家莊，有個土財主王思誠，里住屋就拉隔壁，勾所空園雖是里勾祖產，旺看花草全無，亭台罕有，時常封鎖，沒人往來，是我悔氣，即道勾是清淨場哈，最自在勾，拉玉皇大帝面前，千討萬討，討子勾缺分，囉里曉得祠廟全無，香烟斷絕弗消說三牲福禮，永短淨屠，連勾一陌紙錢，半杯清水，也無討處，擠得我面皮越發皺哉，鬚鬚越發白哉，腰骨越發彎哉，身體越發短哉，弗色頭。住虱，今夜七月十五日，大街小巷，纔是施食勾，我里勾星鬼判，一個也弗拉里相伴位祀，孤勾場哈搶野羹飯去哉，且候虱歸來，看有僭勾思路介，末扮判官夾堂簿小生扮小鬼拖網又外旦扮皂隸執鐵鏈夾竹板上咳！前腔『財東尙且沒思羅，夥計焉能安飽過？淫鬼實在多，已難驅逐他，着其來由添一個。』丑鬼判虱，末小生外旦有，丑今夜施食勾多虱，旺虱搶子多哈羹飯歸來拿出來充公，弗然就欺瞞官府哉。末小生外旦園內禍事到了，那有工夫出去。丑僭勾福事？末大生外旦前日拾來那口棺木。丑住虱，句是王合瑞勾底老，搭隔壁園主說合，定勾寄拉園里？快吊里來，問里要點使用，強如搶野羹飯虱。末小生外旦不要妄想！且他今成了殯屍，十分懶賴，不來攪擾我們，也足感盛情了，還要挑牙引縫做什麼嘎！丑憑里那呼嚕嚕，要曉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拉虱我里地下

怕里強拉囉去，快吊里來聽審。未小生外且我們都沒本事，只好公公下鄉踏勘。丑放屁，本官勾堂諭都弗依勾。未小生外且大家只好散堂了。丑阿暗，鼓噪公堂，着實可惡，取板子拾枷來。未小生外且索性取革條革了役罷，丑那了？未小生外且到好別投生路，省得同你吃苦。丑阿暗，刁撮搗，無有本官，拉虱眼烏珠里及哉。丑！做奢勾土地公公，要上表辭官了。未小生外且不要大抵什麼威勢了，若見殭屍，只怕要倒靈哩。丑放屁，打導。

• 外且吠！作個聲臨喝介，丑響點。外且恐怕他聽見了，大家沒得安穩。丑弗番道，就便弄點僮未完出來，隔壁屋里勾星家堂六神，事全一體，難道坐視弗管哉僮？未小生只怕燈草拐兒，未必靠得定暖。丑弗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都跟我來。未小生外且曉得。丑且趁中元一晚，掏摸螺螄羹飯。未小生外且只怕乘輿而來，難免敗興而返。丑哧哧哧！放屁！放屁！未小生外且引丑下，場上作放烟火介。小且扮殷氏殭屍上。洩漏機關起禍芽，枉將風月葬黃沙，靈魂不混成殭後，願結他生望眼除。奴家殷氏，自從服瀉死後，棺木寄在王園，仍戀韓郎舊時恩愛，自是一靈不散，已成不壞殭屍，希圖再下來生，可踐生前鏡約，每在星前月下，虔心拜禱天神，倘能再結塵緣，益感天高地厚，今乃中元之夜，悄悄偷出棺材，趁比月色溶溶，不免禮拜只個。三仙橋『歛衽先加虔敬，跪階前，通名姓。』星月在上，念我殷鳳珠呵！『紅顏女子，自來真薄命，香斷頭，燒更冷。』今夜呵！『默禱處教我未肯長目瞑，縱然似非深隨銀瓶，難道呼天無響應！望憐憫此衷情，言言至誠，若得個結來生，纔仰感司花權柄，且漫計壽修齊，單指望醫好了王大娘的心病。』咳！前腔『把一枝金銀釵定，不成雙，添悲哽。』就是那只缸呵！『比揚灰挫骨，十分加罪責，還細思，誰主令！鎮日夜縱使倚傍棺槨停，怎經得見伊倍傷情！身首如何非一并，又埋沒杳無憑，終朝淚零，我便是召亡靈，單恐怕閻君相病，且漫要問其他。惟愿取重會了王大娘的韓姓。』未小生外且引又上。他雖似人非人，我却見怪不怪。未小生外且哪哪哪，殭

屍又出來了，大家走擾！又同下。丑即好硬子頭皮，搭里鬼打譚虱，吹，囉里來勾野鬼，規矩多弗識勾？小且什麼規矩？丑好一付詐呆面孔！阿曉得我幾里弗是容易拉勾場哈？且怎見得？丑憶多嬌『踪跡停，須表情，檀樹銀包本不與，許久緣何無一星？』小且你是什麼行當，要想我的使用？丑弗要鬼哈哈，且張開鬼眼來認我。『土穀神靈。』小且原來是土地尊神。丑『土穀神靈，一體陰陽奉承，』小且前腔『加禮行，心至誠，寬恕嬌魂失遠迎，肅拜階前如負荆。』丑請起，即要撥我介點使用，禮貌倒可以弗必。小且『憫此孤鶯』丑那道里有數說勾，衙門離小，法度一般，我幾里弗是僭白叨情勾場哈，阿是魔倒哉僭。小且『憫此孤鶯，委實腰無半星。』丑『！鬪黑麻』慳吝爲懷，實非理應，希圖保平安，及早調停。』小且分文無措，還望鑒憐。丑僭說話，要曉得我做公公勾『收規禮，靠營生。』小且奴家只好以禮相求，使用實難從命。丑『甚的心貪虛頭奉承，伊何倚憑，負隅全不驚！』小且奴家一無所靠，總望破格垂青。丑『要想垂青，要想垂青，夢還未醒。』小且前腔『哀告多番，半些不聽，分明的持強，一謎欺凌。』丑囉勾欺吓，小且公公強索長例，難道不是欺我？丑就算欺吓，我就撥吓點手看看勾，弗是鬼話嘎。小且哦，你詐賊不遂，妄想行強，就姓什麼威勢出來，也多奈何我不得，丑且搭吓鏢看，阿階，詐賊不遂，輾駕大題，兜虱。小且『如依舊，惘零丁，且待將來，聊聊盡情。』丑等弗得。小且果然等不得？丑直脚等弗得。小且罷！『寧甘抗衡，要錢難奉承。』丑弗怕丑弗拿出來。小且那個耐煩采你，『任爾施行，杳無吃驚。』下。丑阿階，好大得收弗小虱，那間與子雲，少弗得要落點雨勾，讓我奔拉隔壁去搭勾星家堂六神相商相商，打合打合，檢里介點辣手段使使，阿通得介。咳！爲了牢錢，枉自糾纏，衆人着力，還怕徒然。下

第九出 神閔

且扮井泉童子，執如意；外扮東廚司命，執圭；小生扮門丞，執單鞭；老旦扮戶尉，執單鋼；末扮瓦將軍，執手旗；付扮住宅土地，執拂塵；上，四邊靜。本天班官尹，咫尺裏駐節良家，各定一尊。義正直爲神，猛可也循職把門庭鎮，生受他年年蕊芬，早降下了福澤時常穩。且夏冷冬溫天運周，外燃薪執爨順時謀，小生老且從來啓閉招仁惠，末付鎮宅平安並瓦頭。且小聖井泉童子，外小聖東廚司命。小生小聖門丞。老且小聖戶尉，末小聖瓦將軍，付小聖住宅土地，合請了，外某等家堂六神，專主王門家政。丑職事雖然各掌，官階共有常尊。小生王門世代賢良，屢屢陽行善事，老且每遇春秋祭享，舉家明德薦馨。末某等轉奏天廷，上帝准行賜福。付因此百靈阿護，一門永遠平安。合說話之間，後門鐘馗來也。淨扮鐘馗執寶劍象笏上。臨江仙憶自金門赴試。中途忽變芳顏，臚傳驚駕落孫山，捐軀魂縹緲，後宰沐恩頒。職掌降妖伏怪，平安永鎮人間，六神雖算是同班，一般圖祭祀，誰破半錢悭？且外小生老且未付鍾仙請了！淨六神請了！且外小生老且未付今從何來？淨小聖呵！裏孩兒。四時胎變多無分，倒碌碌守獲朝昏，偶偷閒一刻息辛勤，莫辜負他美景良辰。且外小生老且未付作何消遣？乞道其詳。淨不過簫吹月下聊消痞，劍舞風前當受餐。俺與您六神呵！猛可也懸殊很。且外小生老且未付某等雖受一家祭享，並非廟食千秋，與你鍾仙不差累黍。淨好笑恁貪饕餮，爭如俺斷絕香燻。且外小生老且未付恁道是杏沉沉斷寶香，冷清清守後門，天中像掛華堂鎮，芽茶蘊玉借花獻，角黍包金雜俎陳。淨俺不過望到端陽，領教他幾個粽子，怎如你三牲福禮，一年有幾頓飽餐！且外小生老且未付多和寡，爭分勻，須知俺同餐祭品，怎如你獨享佳辰？丑扮土地執拂塵上。四煞。藉地裏逆儀留，雖未有劣跡陳，奈分文不破還兀自無柔順，因此上專誠往會同僚輩，協力來除幻化身。呵唷，旺氣纔拉幾里請哉請哉。且外小生老且未付淨請了。丑旺氣阿曉得我句來意介。且外小生老且未付淨某等不知。丑呵唷，看旺氣句付式樣，好自在氣。且外小生老且未付淨爲何？那

間隔壁園裏哈持子一個殭屍出來，嘔吐吃糧弗管事，倒又是介粧裝作醜，那道理？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隔壁園內出了殭屍，這是你土地的該管，與某等何干？丑好，說得乾淨我，我且問嘔吐，今日之間，嘔吐受僱人家香火個？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不消問得，是王家莊上王思誠家裏香火。丑可又來，難道隔壁勾所空園，弗是王思誠勾？那間出子殭屍，嘔吐該坐視弗管勾？噲！一家生意，弗要做兩樣價錢噯！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某等各有專職，不能越俎代庖。丑噉『直恁的忘思忖，一謎的推三阻四，枉了我負屈求伸。』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三煞『可笑恁意見痴，枉費爾口舌紛，屍體縱出桐棺混，却沒有些些欺蹟應誅戮，何用着赫赫神靈去併吞？』丑有數說勾，小節不知戒，因循成大殃，那間雖無僱魘事務了，倘然到子後來勾日脚弄點未完出來，那呢？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某等聞知殷氏『也還是知安分，不問我猖狂犯界，怎爲你勉強行軍？』丑噉『雖則是不一心，早難道盡閉門，』哦，有拉里哉。『且隨人問去，終有個安然肯。』噲！井泉童子，自古英雄出少年，嘔替我滅殭屍去。且只曉坐井觀天，不會降妖伏鬼，況且年幼，難以領教。丑咳！只恨自己麻繩短，弗怪他家枯井深。吓噲！灶君皇帝，嘔是一家之主，拿灶主點主意出來。外唔！安靜！亂動不得。丑哦，嗚怕倒灶了。外噉什麼說話，要曉得灶前管不得灶後，灶上管不得灶下，丑攔答勾嘔是冷灶里一把，熱灶里一把，弗肯做惡人勾原故吓。阿呀，勾黑越一介一段，嘔是神是鬼噯！末吓！我是冠冠冕冕一位瓦將軍。丑吓噉，將軍將軍，雖則烟燻，殭屍作祟，定會解紛。末不會，不會。丑爲僱有其名而無其實？末豈不聞：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丑阿噉，倒推得干淨我，罷噉。噲，門丞戶尉，我搭嘔一門裏出入，個個也再勿好推託勾哉。小生老旦到底各家門，各家戶，與某等何干？你還是尋鋪老仙去。丑勿差吓，個倒也是一句噴咀，噲，鋪老仙，降妖伏怪勾，請你飛，你不行，快點去。淨論起來，擊捉殭屍，是俺的本等，只是還有一講，我職守後門

，不管你園中之事，不瞞你說，我自從端午消受了他幾個粽子，直到如今，餓得來有氣無力，幹不得什麼事來。另請高明。丑阿呀，又傍子空頭哉。俺嘆！旺是住宅土地陵！付便是。和你事一體個脚，旺要替我老大小個哉，看同窗面上，替我拿殭屍去。付咳，與你同病相憐。丑那了？付荒山土地，做不得主。丑呸！出來連我也拉旺倒子銳氣哉。『似這般循環黨鋼拴連到，還倩誰撲滅妖氣殺我真？』咳！『端的無時運，全沒甚青龍獲體，倒撞着白虎纏身。』且外小生老旦未付淨一煞。『見只恁悶昏昏好感懷，慘淒淒欲斷魂，好教我同舟誼重生憐憫。』丑只可恨勾勾殭屍，硬頭硬腦，百勿得一味天壳後蓋地生子個樣式，旺勿要一相情願個兩相答乎子介千分頑梗，旺亂首發慈心，相幫拿子里來，枉我勾威勢，擺擺我勾門頭，直脚感激弗盡哉，請請請。且外小生老旦未付淨。知道他什麼來歷，不可冒昧行事！丑介沒倒要請教據旺個尊裁那瞎。且外小生老旦未付淨。『也只好觀伊風色如爲禍，助你聲靈代解紛，若果無瑕釁，且一任寸絲暫繫，總不令尺蠖求伸。』丑阿呀，橋得來昏天黑，是介一庄事務竟忘記哉。且外小生老旦未付淨。忘了什麼？丑有數說句：萬惡淫爲首，勾個冷魂在生勾晨光，搭韓成云云等情，了撥勾家主公，逼里服瀆死勾，勾就是犯條款勾事務，那啻還容得里介！且外小生老旦未付淨。生前已彰惡報，再看死後何如，某等此去，相機行事便了。丑有理勾。合煞尾。『且將這色相開一般向苑園陳，但觀風望氣無輕進。』某等今夜呵！『把割不斷的魔緣共在暗兒裏仔細認。』同下

第十出 園訴

場上設石碑一塊上畫虎頭下出泰山石敢當五字介。小旦扮殷氏殭屍上。四平腔。『耐一味持蠻，索使用公然爲難，那知我孤

魂沒主無羹飯，况化紙一缸從辦？今晚如船過灘，禁不住風波惡悍，禁不住風波惡悍。丑扮土地執拂塵上。旺到都

跟我來。勞碌總因神倒運，且扮井泉童子，執如意；外扮東廚司命，執圭；小生扮門丞，執單轆；老旦扮戶尉，執印鑰；末扮瓦將軍，執手旗；付扮住宅土地，執拂塵；淨扮鐘馗，執寶劍象笏。上，徵招慢謂事無因。丑吹！野鬼！前腔『輒敢私下三關，鎮夜現形容親幻！你恃着徵天倖未屍駭爛，竟妄自負隅爲患！』小旦自古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怎麼不知自反，徒然以禮責人？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驕慢先窺一斑，驕慢先窺一斑。』丑那間約齊子隔壁多哈家堂六神，特來拿叟勾野鬼。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急勒馬臨崖未晚，急勒馬臨崖未晚。』小旦呵呀列位神在哩！前腔『非我不破囊慳，也只爲分文難辦，那裏去人情強做邈青盼，因此上詐言千萬。』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原來不受需索，故爾巧作煽言，若非當面道明，險此聽人驅使。丑哎，並無此事，不要睬他。小旦『昏且無淪大閑，昏且無淪大閑，怎捉得些兒破綻？怎捉得些兒破綻？』丑胡說。前腔『我本位列天班，食俸久何勞謀幹？沒亂裏搖唇鼓舌頻譏訕，怎縱得鎔金兇犯！』小旦要想拿我，除非做夢。下，丑怕叟逃拉囉裏去。下，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誰敢來誰敢來（按：此處似有闕文）』小旦上，丑追上，怕叟逃拉囉裏去。小旦下，生扮石敢當暗上丑作撞石碑介阿隋！生作從石碑內跳出介吹！！俺石敢當在此，個眼也生的擅敢撞我！丑我土地公公若生子眼烏珠了，再也弗吃眼前虧哉。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自你自作自受。丑晦氣晦氣，羊肉無得吃，倒惹一身臊，好弗色頭。生你道這殭屍日後沒有什麼報應的了。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有何報應？丑且說一看。生缸合匠工擊碎，屍應雷火殛燒，纔把相思孽債，始終一筆勾銷。下，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原來有這一段公案，且任他逗遛在此，某等各安職守去者。合碧玉環帶清江引碧玉環『預作安排一青復一藍，且任顛狂半暗，莫把缸留暫，籍端風浪撼，立剖疑團，纔知定數合。清江引諸惟自有天昭鑒，惡報休言。慘死又不安寧，始破奸頑膽。』且外小生老旦末付淨同下，丑纔間做得拉開熱，朋生那間嚙橋得拉冰清水冷，咳！『世間上錢無分，彰穢行，誰如俺？』下

第十一出 點悟

生扮王合瑞肩背包土細算因緣總是魔，初心竊願老頭陀，男兒自有凌雲志，漫謂逃禪缺陷多。我王合瑞，自滅奸夫淫婦，一心出外焚修，行至中途，捫心自問，雖則家遭不造，已成瓦解冰消，才交強仕之年，何必捨身入寺，趁此圖些事業，決意仍轉家門。吓，迤邐行來，好計較也。北醉花陰『功業錚錚好轟烈，也都是由人完結，那裏有天竺國老豪傑，黑濛濛改易前轍？』我想修行事，必圖造極登峰，就使做到如來，此時尙是賒賬，不若還我本等，仍然貿易江湖，況我又是單傳，當以宗祀爲重。『因甚的計兒拙！』今日呵！『煞強似逃墨必歸儒，須索把猛回頭心事決。』下。生丑小旦貼扮御監執禪杖畫戟長鎗金杵付扮李端執金塔上南畫眉序『龍象兩飛翻，佛教莊嚴莫輕慢，奈心生翻悔，有失誠端。』付某託塔天王李靖是也，照得下界王合瑞，立願皈依，頓改生悔之心，普門大士，命俺同衆伽藍顯神通下凡點化。小生我變唱道情的道士。丑我變燒臂香的和尚。小旦我變磨鐵鑿的老婦。貼我變鑿山眼的大漢。付就去化來。小生丑小旦貼同下。場上作放烟火。末扮道士執漁鼓簡板，且扮煉魔僧點臂香，老旦扮老婦執鐵鑿，淨扮大漢執斧鑿上。合『把禪門廣神通暗度力金針不短。』同下付果然化得奇異，待我也顯個神通，化一掛燈道士，招點迷津便了。『管伊從此無疑二，早共看鉢中蓮滿。』變下，場上作放烟火介，且扮和尚掛肉身燈上妙吓，都已化就，那邊王合瑞來了，我等趕上前去，心空成我，且念起來者。生上一家骨肉雖星散，百世香烟注意深。且佛經『天留甘露佛留經，人留兒女草留根，天留甘露生萬物，佛留經典度人身，人留兒女防身老，草留根在再逢春，根枯草死逢春發，人老何曾再俊生，觀世菩薩善人吓！爲人好比一間房，口爲門戶眼爲窗，兩手兩腳爲四柱，背脊灣灣是正樑，二十四根肋骨好椽子，週圍四處是垣牆，五臟

六腑為傢伙，舌頭却是管家郎，有朝一日無常到，闔了門兒閉了窗，要去見閻王，南無觀世音菩薩！』下生
吓！北喜遷鶯『言兒內雖藏真訣，言兒內雖藏真訣，已回頭着甚交迷心也麼奢，單指望眼前功業，那里弄沙

門討帳賒，縱使這老釋迦親把俺利名人延為上客，也不耐世事得個長別，也不耐世字得個長別。』內作敲漁鼓

執簡板介生那邊唱道情的來了，我且聽一回去。末上耍孩兒『道情兒，上古傳，論人生，為善先，昭彰報應原

非淺，貪財鬪氣多遺怨，戀酒迷花易棄捐，須及早知阻勉也，只為心腸易變，唱一曲醒世良言。』生道長請

了。末居士請了。生動問儒釋道三教，以那一教為先？末三教各有妙處，佛力更浩大了。生怎見得？末且聽

貧道說來。生正要請教。末南畫眉序『清淨以心觀，默運潛浮見功緩。』生你既身歸道教，怎麼倒贊助如來？

末『豈推崇西釋蔑視黃冠？論規模鼎足三分，到極處歸一貫。』居士你且把儒道丟過一邊，眼前如奉慈悲教，

怎不是手操神算？』下。生『這也作怪！北出隊子』俺處在徬徨時節，越弄得夢中人向岐路嗟，只怕壯年

時虛度隙駒捷，纔轉眼，纔轉眼一事無成已奄奄，到頭來，早難道依舊安禪去免挫折？』外扮煉冤僧帶小生丑付

貼扮和尚執木魚手磬上，合南滿溜子『為指引迷津別成疑段，想人心善轉定知長短，只因中無雄斷，我安排再貝間

微言，暗宣喚，及早皈依，纔是勝算。』外師弟們，這裏是三岔路口，擺起來化幾個香錢。小生付丑貼 有理

• 合讚子『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陀佛也。』外我東邊要化那龐居士，西邊要化孟晉君。』合『阿彌陀佛，南

無佛阿彌陀佛也。』外男要修來女要修，男女雙修各有頭。』合『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陀佛也。』外男人修得為

羅漢，觀音菩薩倒是女人修。』合『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陀佛也。』外靈山會上千尊佛，尊尊多是捨財人。

』合『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陀佛也。』外看香到底是疼難受，火氣騰騰往下焚。』合『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

陀佛也。』外『三十二個難捨施，一個兩個好發心。』合『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陀佛也。』外『罷罷罷，休

休休，苦把名香燒到了跟。『合』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陀佛也。『外』多蒙那位護法捨我幾個銅錢當齋僧，當齋僧，保佑你福也增來壽也增。『合』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陀佛也。『外』貧僧不敢私領受，上對天，下對地，中對日月三光照神明。捨一文，又一文，誠心驚動了滿州解梁縣那位老爺本姓關，頭戴三山帽，身穿綠龍袍，單鳳眼，臥蠶眉，五柳長鬚飄，坐下赤兔胭脂馬，手執青龍偃月刀，過五關，斬六將，搗鼓三通斬蔡陽。佛爺見了神通大，坐在三十三天雲端裏，坐蓮臺，坐寶臺，照見凡間好善人，若然居士來發心，保佑你官官們，一歲關，兩歲關，三六九歲關，將軍箭，斷橋關，可入東洋大海關，關煞開通一善人。』合『阿彌陀佛，南無佛阿彌陀佛也』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咳！你們這些和尚，把父母遺體，如此作踐，解了香罷！外我有這，旺居士站在三岔路口，投東也好，投西也好，自己還沒有定見，如何倒責備別人？要曉得，出了家都想成佛作祖，若僅半途而廢，後來百事無成，不如及早焚修，還好保全遺體。生北刮地風『嗟呀，只這數說包藏天地也，猛可的已明露袖裏龍蛇，好教俺兩岐中着甚昭剛決。』外且且自由他，我們去罷。下，小生付丑貼有理。同下生且住，我若仍然奔走江湖，做些經紀。『單怕煞已覆前車，未免將來末路與嗟。』還是削了髮罷。『仍舊向鷲峰前做一個終身了結，倒或者有招邀，顯出個保身明哲。』然雖如此『還防着九仞爲一簣虧，徒然心熱轉關兒，如今先甚捷，端的要證善提立與提揭』下，老旦扮老婦上南滴滴金『縱回頭是岸塵心斷，爾休游移身又顛。』作磨鐵鑿介『須索把幽玄枕秘昭條貫，管教一成中無變換。』生上嗜慾一般多已矣。修行不到也徒然。吓，媽媽，你手磨何物？老旦主母在家刺綉，一時無處覓針，因將鐵鑿磨成，以應閨中急用。『似這的尋常計算，不用問其中長共短。』生什麼說話，偌大一根鐵鑿，如何磨得綉花針來。老旦『須記俗言，有憑據怎瞞』生什麼憑據？老旦豈不聞俗語云：只要工夫深，鐵鑿磨作針。生是

吓，凡事祇要工夫精到，自然有日成功。北四門子『似這等機關大有包羅也，頓教俺夢醒蝴蝶，咫尺裏一心兒已把行藏決，敗緇門終算呆。』老且分明計較分明說，仔細端相仔細推。下生『從此要健捷，急忙先打疊，就使惹愁魔，始終無懼怯，果將願所奢，興不除，敢將來重生枝葉？』下淨上西江月：盤古開天治世，巨靈擘華通泉，神機智術妙推遷，借向空山有眼。場上作設假山介，付要使堅心大道，全憑斧鑿鑽研，根除煩惱有在言，自此一成不變。說話之間，那邊王合瑞來了。南鮑老催『保全善端，開山鑿石來獨帶，春光漏與誰隱瞞？猛可也攻極堅，雷霆走，光華煥，牢寵巧妙全神貫，晨鐘一覺規模換，知非後，無離叛。』生上北水仙子『俺俺俺俺不呆，俺俺俺俺心不呆，管管管管自此繁華皆永謝，想想想想一般兒多是禪機。又又又又奇異忽然交接。』吓，那邊大漢鑿山，不知何用，待我問來，吓，大漢，你鑿山何用？淨鑿透山眼，要通大海。生啞，頓頓頓頓疑團結一些，『淨豈不聞俗語說得好生『甚甚甚甚麼的俗語關涉？』淨鑿山通大海，心堅石也穿。生是吓，好個心堅石也穿』比比比如那鐵鑿磨針無各別。『淨那邊還有人來點化你了。生在那裏？在那裏？阿呀！』『怎怎怎怎毫無影響成孤子？』吓，大漢，阿呀，怎麼一霎時竟不見了，哦，是了！』總總總總蒙我佛暗掀揭』付扮和尚上南雙聲子『風光滿，風光滿，講席設，無邊緩，』生那邊來的首座，莫非也是點化我的？待我上前問來。『常職端，常職端，禁條奉，休胡亂。』生首座可有什麼語，點化我麼？付點化點化，實拉一場笑話。生作扯付介不要吝教。付那間扯住酒家直脚弗知高下！生難道認差了？付認差子人弗看道，單弗要是差子路頭。生我如今立志焚修，再不走差路頭的了。付是介說啞也要做和尚僧？生便是。付讓我指引啞一條門路。生請教。付我里護國院裏大和尚拉虱講經設法，啞既要和和尚，竟拉我裏勾搭來，我光拉院等啞。『此一端真放寬。』生如此足感。付『恰好慈宮闡教與衆同歡。』下生且住，素聞護國禪

院，乃是清淨道場，大和尚功行非常，我亦折衷有自了。北煞尾『仰止高山景行切，保從今永不更迭，惟願向釋天中衣鉢接。』下

第十二出 聽經

場上作設經壇，上擺五事醒木，外懸獸門，撞鐘播鼓介，末小生淨付老旦扮和尚合掌上朝元令『囉囉吽囉，義諦包藏大南無

佛，阿彌陀佛，伽陀台，法界輪流過，南無佛阿彌陀佛。律子皈依，六時打坐，南無佛阿彌陀佛。只聽朝思暮鼓，般若波羅，安禪悟心隨願多，南無佛彌陀佛。連偈震恒河，珠幢耀慧波，南無佛阿彌陀佛。』丑扮侍者

棒鉢孟上序列。末小生淨付老旦丑『宣揚福果，頃刻裏列班排妥，列班排妥。』丑序列已畢，大和尚有請。場上作擊

雲板吹普庵咒介，外扮大和尚執拂塵上，貼扮侍者執錫杖隨上，外拜佛升座，末小生淨付老旦丑知南介，外善哉善哉。紅塵滾滾是迷壇

，誰識西來意萬端，舌本廣長因說法，赫！棒頭一喝定心寒。大衆，老僧今日登壇現身說法，不過替天行正，代佛驅邪，只存度世婆心，勸登彼岸，但恐衆生迷而不悟，墮厥輪迴，甚至莫解宿愆，難復今孽，阱上加阱，解脫無由，六道四生，噬臍何及！生扮王合瑞上欲斷凡心染，還希慧眼留。外縱道宏慈象教，不能地獄超生倘然四諦非也，六塵無我，本來直認了取死生斷締結之網，撒塵勞之錮，一條瀧瀧，不礙去來，無繫無拘，逍遙自在，種心放之殼外，真生脫彼輪迴，即此定識潛融，惠機幽晤，佇見非人非物，高生四大之中，百德百功，永超福報之上，偈云：佛祖無奇業，但作陰功不作孽，早知世事盡成魔，莫把金枝頓改柯，花底鶯聲聽不慣，及時醒悟念彌陀。這般說，難道都勸世人一體焚修，空留世界，有虧人道，大失本原矣，非也，西方東土，總屬一體，信佛即歸西極，信道即歷東土，四生同一理，何必異東西？若道全清醒，其中已着迷

•若不早醒，有如：孤猿叫落中秋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如會意，白雲深處盡高僧。合普供養，呼字湧出花香天母一面四壁放光明，上二手印手印妙等塗，下二手印手印輪相交，吽唵陞吽陞訶哩陞，妙果樂天母供養佛，願我佛慈悲哀納，南無普供養菩薩摩訶薩，南無普供養菩薩摩訶薩，南無普供養菩薩摩訶薩，南無普供養菩薩摩訶薩。『丑講經已畢，大衆各歸禪房。末小生淨付老且且南無阿彌陀佛！同下。外老僧下座去也。』生阿呀，大和尚吓！入破『伏望早垂念，輕舒神手援昏墊，脫離人生傾險。』外『着甚來由，排闥入希濡？』生『欲效髡鉗，應不儉安，寮舍工夫欠，懇渡蓮航超登彼岸，心兒壓，便結草啣環有徵驗。』外『莫用悲傷，說明蹤跡休遮掩，定與你磨瑕玷。』生『我怎敢蔽藏實話，分明到舌尖。』外『姓甚名誰？』生『合瑞爲名，王姓誰嫌。』外家住那裏？』生『向村落身淹，村落身淹，舉首瞻與。梵字鄰燈閃。』外『你作甚膠黏學老禪？滿情歡，還把當躬壯年垂念。』生『吃盡酸鹽，吃盡酸鹽，休再問年華在苒，蒙嚙納，削髮披緇，感悚難斂。』外中衰『意果安恬，意果安恬，濟方舟定爲伊家點染。』丑『若雨露親沾，雨露親沾，料此生免驚閃。』外『莫要隴蜀相兼，隴蜀相兼，清修惟一念，暮鼓晨鐘，但求無忝。』生『出破』我堅如鐵石無他念，莫生疑安禪有驗。』外『如此我且留你在此，待擇吉期，與你披剃便了。』生『多謝大和尚。』外『惟願取鉢底蓮花微笑拈。』指引他到寮房安担去罷。丑曉得生弟子告退。此後依歸長奉絳。丑這裏來。生而今微倖得垂青。○丑引生下。外這王合瑞大有根器，今得收在門下，可謂青出於藍矣。擇吉日極是容易，與伊摩頂受記，他年誠證菩提，誰不信爲神異！貼臨外下

○原小註云：此處有江神子一曲在後，然此本後面并無此曲，想係失去。

第十三出 冥晤

小旦扮殷氏僵屍上北賞花時『縱似蠶蠶不悔淫，重出桐棺待訪尋，誰知風月暗成陰，到那裏去伴花安寢，抵多少遺恨在園林！』奴家自成殮後，一心繫念韓郎，杳無會期，倍增悲泣，今夜月明如畫，一時難按春心，爲此重出棺材，私探韓郎消息。咳！么篇『非不曉露水夫妻只寸陰，勉強在無可尋時抵死尋，俺這裏終始未忘心。』我韓郎吓！『你做了鬼也理應來稔。』若遲呵！『辜負了芳意到如今。』老旦且扮鬼卒執短繩單纏帶付扮韓成戴鎖鑄長枷上南梁州賺『往日陽臺，到於今雲情何在？』小旦吓那來的不是韓郎麼！『形容甚憊，當年風月全消收！』吓吓，這是王大娘吓！『陰司界，重邂逅，聊舒悶懷。』小旦阿呀韓郎吓！吓阿呀王大娘吓！貼『原無奈，徒然睽隔休輕怪。』吓『多因報仇未來。』小旦吓『且圖一快』老旦且吹，這是什麼所在！前腔『慚敢胡柴，入鄆都休圖歡愛。』小旦吓望二位大哥方便！老旦且你們這兩個孽障『生前罪大，如何身死牽帶！』小旦吓阿呀二位大哥吓『還心揣，方便事，公門正該。』老旦且雖則公門裏面好修行，如何方便得你們來吓。吓小且『風流債，牡丹花下依然在，雖爲鬼時誰撇開。』老旦且好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說得有趣，且容你們略叙一叙，下許耽擱久了。『轉多遺害。』吓小且這個自然。吓阿呀王大娘吓！我和你前緣前世，一緣一結，這樣收場，有話難說！小且阿呀韓郎吓！南香羅帶『當初遺鳳釵，誰知禍胎，冤遭殺身煨煉來，我命難挨，又並赴泉臺也，浪打鴛鴦永拚分開。』吓『何期下後會，重與告哀，別有關懷也，願共伊他生戀鳳借。』

小旦前腔『同心期後來，戀鳳再偕，恩酬彼蒼豈惜財，轉世投胎，若果遂私懷也，例守松筠，莫敢胡歪。』吓『卿卿縱實意，依戀不才，怎沒安排也，』小且韓郎何出此言？吓我的骨殖被你丈夫燒燬，煨煉成缸，留在人間，也還是一件完全之物，被你失手跌破，年深月久，必成瓦礫，這也不算什麼大事，當不起我的骨殖拋散不全，如何覓得匠工，與我將缸補好。小且不消煩悶，在我身上與你補好便了。吓若果如此『永感伊成全完

百骸。」老旦且就攔久了，趨路。小旦阿呀二位大哥吓！纔得重逢，如何就別！付還望二位大哥方便。老旦且吹。奉冥府吩咐，立刻打下刀山地獄受苦楚去，還不快走。小旦阿呀韓郎吓，你這般瘦怯怯的身軀，怎經得那般痛苦！付阿呀大娘吓！這也是樂極生悲，不消說了。老旦，快些趨路。付大娘請上，我就此拜別。小旦奴家也有一拜。臨江仙『鏡碎難圓誰喝采！』付『重逢忽又分開。』小旦付『東西遙隔各天涯，今朝輕別後，何日再魂來？』老旦且走！付作欲下又上介大娘，補缸要緊。小旦奴家牢記在心，不消囑咐。老旦且走，走。帶付下，小旦前腔『寸斷肝腸難布擺，缸存且與安排。』但我死後成殭，已失本來面目，與人接見，定惹驚疑，不免現出在生儀容，分外添些嬌媚，又把這空園一所，幻做王家庄，好覓匠人與他補缸便了。變！下。擲上作放烟火介，貼扮殷氏原形上 妙吓，且喜我的容顏，比在生越覺丰采了，吓，舊『原形如舊莫嫌猜』韓郎吓！『纖毫無罅漏，完好任裙鉞』下

第十四出 補缸

淨扮顧老兒上 修補缸罅是獨行，那知趨息極平常，不安本分圖風月，就有銀錢一掃光。自家顧老兒的便是，年過五十，性愛風流，家室全無，補缸爲業。連日天氣下雨，一步也不出門，今朝天氣晴朗，上街做些生意罷。話猶腔『忙將擔子來挑起，挑起擔子走街坊，前街走到後街上，不覺來到王家庄。』貼扮殷氏原形上『王大娘，出綉房。』淨補缸吓！貼『忽門外面叫補缸，雙手開了門兩扇，那邊來了補缸匠。』淨你看有個婦人開門出來，待我遷他一缸，噲，小娘子！『聞知你家有缸補。』貼正要尋你補缸。淨好利市哩，『借你寶缸來開張。』貼師父『大缸要錢幾多個？小缸要錢幾多雙？』淨主顧生意，不討虛假，『大缸要錢一百一，』貼小缸呢

『淨』小缸要錢五十雙。『貼』一些影兒也沒有。『淨』爲何？『貼』一百一，五十雙，再添幾個買新缸。『淨』你到底是個外行。『新缸那有舊缸好？新缸那有舊缸光？』『貼』不要嚼蘇，快說個老實價錢。『淨』有數說的：上天討價，落地還錢，丟開我的，只說你的，還我多少？『貼』一分銀子。『淨』我識不識什麼數目的，一分銀子，不折不扣，不缺底串，實在該有多少銅錢？『貼』准准把你七個大錢。『淨』呸！『出門遇你來打岔，好生混帳不成腔。』補缸吓！『貼』叫聲師父轉來罷，奴家與你有商量。『轉來吓！』『淨』商量什麼？『貼』大缸與你一百個，『淨』還不離筋，小缸呢？『貼』小缸與你四十雙。『淨』一百個，四十雙，再添二十有何妨？『貼』虧你還要再說，『淨』小娘子，你的東西到底是大的？小的？『貼』且跟我裏面來。『淨』來了。『貼』前面走的王大娘。『淨』後邊跟的補缸匠。『小娘子請見一禮。』『貼』不消。『淨』恭喜小娘子前後發。『貼』多謝師父，大家發財。『淨』我倒不指望。『貼』爲何？『淨』我曉得你的□□，你也該曉得我的□□。『貼』『淨』我們做手藝的，錢微薄，只算一隻黃沙缸，沒銹水的。『貼』三句不脫本行。『淨』只好度日而已。那裏發得財來。『貼』好說，你的手段如何？『淨』不是誇口說，三十六天罡都是我補好的。『貼』『淨』這是星斗。『淨』武松打虎景陽崗，難道不是我補好的？『貼』這是地名。『淨』四大金剛，月老吳剛，那個不曉得虧我補好的？『貼』這是神道，『淨』李剛，薛剛，袁天罡，宋金剛，難道也不算我補好的？『貼』這是人名。『淨』還有整夫綱，鍊口綱，加說綱，用急綱，久鍊成鋼，紙糊金剛，扛來，扛去，扛上，扛落，扛東，扛西，扛豬，扛狗，脫出肚門，跌落囊缸，率性打句紹興鄉談把你聽聽：伯嚭過錢塘江。『貼』住了，一味都是混話，手段料想平常的，去罷！『淨』我又不見你的寶缸，你又不見我補法，那裏就曉得平常吓？『貼』是吓，『淨』缸在那裏？『貼』夾街里，『淨』夾□裏？『淨』豎進來了，『貼』夾街裏！跟我來。哪，就是這隻缸。『淨』阿呀，前頭一條縫，後頭一個洞，我的鑽子小，叫我那介弄！補不來的，請央好寶貨。『貼』我說你手段平常的。『淨』不是手段平常。要曉

得別人弄破了，倒叫我來頂缸。貼正爲跌破了，所以要你補吓。淨說得不差，小娘子你倒底要補前頭，要補後頭？貼多說，快補起來。淨容易的。看起光景，我同這個小娘子。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貼

『王大娘，進繡房，打開雲鬢巧梳粧，前邊梳起盤龍髻，後邊梳起揀花香，忙將花粉搽了臉，拿了胭脂點嘴旁，大紅綉衫來穿起，八幅羅裙片錦鑽，忙將白布來裹脚，大紅弓鞋子三寸長，開了門兒往外走，看看老兒來補缸。』補得好些。淨在行的，不用說得。『忽然擡起頭來看，小小一個俏僑娘，青絲挽就時新髻，大紅頭繩紮中央，翠花一對雙蝴蝶，還帶一枝玉扁方，兩耳珠環懸空掛，裹金鑷子放毫光，包頭乃是全蘇式，還把蛾眉畫得長，芙蓉宮粉擦了臉，血液胭脂點嘴旁，身穿一件紅襖子，生活出產在錢塘，外罩一件小馬甲，汗巾拴腰理正當，八幅湘裙拖地着，團花却是綉鴛鴦，白綾膝褲釘絲線，左右鮮紅帶一雙，裹脚雖然看不見，三寸弓鞋露外履，松花帕子拿右手，紫竹扇子象牙鑲，坐在一把交椅上，猶如西子共王嬙，左看右看真好看，一時失手打破你的缸。』貼阿呀怎麼打碎了！淨不要着忙，缸片剝胎頭，總是因兒吃苦哩！『叫聲娘子休要怪，買隻新缸賠舊缸。』貼你好前言不應後語吓！淨怎見得？貼你方纔親口說的。淨我說什麼？貼哪『新缸那有舊缸好？新缸那有舊缸光？』淨這句說話原是有。『沒有什麼來賠補，只好當面脫衣裳。』貼『這樣屍皮那個要？沒些當管怎賠裳！』淨『合着牧羊一句白，』貼怎麼說？白淨『虎落平陽怎脫崗。』貼胡說『我今扯你當官去，打你四十大翻黃。』淨『老兒一見事不好，』貼同你到當官去。淨『那邊不口發顛狂。』貼『不但打了就饒你，』淨看來用不着硬缸要用軟缸了。貼『還要枷號在街坊。』淨『慌忙跪在塵埃地，我今拜你做乾娘。』貼『拜乾娘，不敢當，奴家心里最慈詳，叫聲老兒起來罷，』淨多謝乾娘。貼『只要放穩重些。』『奴家不要你賠缸。』淨乾娘教訓的極是。『對天發下千般願，』貼發什麼願？淨『從今不再看嬌娘。』

這便纔是，天色晚了，回去罷。淨曉得。挑起担子連忙走，走到前街叫補缸。貼一見老兒回轉去，他今再不到王家莊。淨看看日已沉西了，就做生意也平常。貼王大娘關門進綉房，坐定思想補缸匠。淨我的癡心終不死，再闖寡門也何妨？作叩門介開門！貼是那個？淨是我，貼來了，作開門介淨既！貼爲何去而復來？淨難道拜了乾娘。連姓也不曉得的？請教乾娘尊姓。貼哪，有人問我名和姓，生是生非王大娘。淨哦就是王大娘，哈！王大娘，吓，到底要叫乾娘，哈！乾娘！貼怎麼？淨乾娘兒子回家遠了，可容我過了夜去？貼使不得。淨爲何？貼尾聲今朝急切休留戀。淨今晚不到底幾時來？貼待等時來風便，淨有了上句，等我索性串完，吓，殿下！那時同向金門把詔傳。貼啐，淨打蜜蜂鞦韆，倒有趣哩！下貼阿呀，這一隻缸乃是韓郎所託，今被擊碎，還有何顏見韓郎於地下？罷！我今急急趕上前去，尋着缸匠，要他補好還我，纔肯干休，倘有差遲，與他勢不兩立，噫！西秦腔二犯雪上加霜見一班，重圓鏡碎料難難，順風追趕無耽擱，不斬樓蘭誓不還。急下。淨上生意今朝雖誤過，貧風貧月有依攀，方纔許我口鸞鳳，未識何如築將壇，慾火如焚難靜候，回家五口要相煩，終須莫止望梅渴，一日如同過九灘。貼上吹！快快賠我缸來。淨乾娘！說定不賠承美意，一言即出重丘山，因何灰死重燃後，後悔徒然說沸翻？貼胡說，誰說不要你賠？快快賠我缸來，萬事休論。淨我是窮人無力量，任憑責罰不相干。貼當真？淨當真。貼果然？淨果然。貼罷！奴家手段神通大，賭個掌兒試試看。變！下，場上作放烟火介，小旦扮股氏覆屍上你賠也不賠？淨阿呀不好了，鬼來了！惡狀狰狰真厲鬼，將何驅逐保平安！小旦若然一氣拴連定，難免今朝口用蠻。淨怕火燒眉圖眼下，走吓！快些逃出鬼門關。下小旦怕你逃到那裏去！勢同騎虎重追往，迅步如飛頃刻間。下

第十五出 雷殛

小生扮章馱 執杵且扮木吒執禪杖 朱奴插芙蓉朱奴兒 『枕中秘今當兆現，承提命汲引良善，不殲奸邪怎瓦全？顯

彰瘴果有成權。』小生某章馱。且某木吒！合請了！小生韓成爲色戕生，死後應遭燬爛，復令將缸擊碎，不

使留禍人間，王合瑞將證菩提，豈般氏所能加害？爲此親奉金旨，下凡救獲上山。且菩薩今遣某來了。爲般

氏自成疆後，怙惡不悛，傳諭五雷擊開棺木，即將屍骨雷火焚燒。小生似此死不相饒，律昭好色貪淫之報。

但某等分頭前去，如勅奉行。合請！『加天譴，難容苟延。』玉芙蓉『好安排紫金香鉢湧青蓮。』分頭下，生扮王叻

瑞挑盞飯桶上 朱奴剔銀燈朱奴兒 『受披剃堅貞不變，承師命敢惜勞勉？蓋飯長生結飯緣，募歸去去食衆安禪。

』我王合瑞，自在護國院披剃，蒙和尚賜取法名肇修，一念焚修，六塵無我，又承各護法每家布施齋飯一鐘

，大和尚命我出來，沿門收取。剔銀燈『爭把行擔効綿。』如今天色將晚，蓋飯又已打完，不免回去罷。『

賴檀越，饗餐極便。』小且扮般氏靈屍上補缸的狗男女，快快賠我缸來吓！你是王合瑞吓！生陡，鬼也邪休得無

禮。小且自古仇人相見分外眼明。朱奴帶錦纏朱奴兒 『在生日冤遭損踐，今爲厲那怕摧剪？』生憑你怎樣打

牆，補起大悲咒來，不是當要的，還不迴避！小且錦纏『梵咒總徒然，』作解汗巾介罷！『重仇莫報練絲了萬

緣。』生阿呀不好了，快救命吓！小生又上吾神救你來也。引生下，小且阿呀『到口難吞嚥，』內作雷聲介小且阿呀

不好了！一時魂膽喪空烟，』場上烟火介，小且急下，淨付丑外末扮五雷正神各執斧鑿上 京腔『除滅好回，雷從地起，

金光遍處飛，怎道東西，了結誦淫輩。了結誦淫輩，』淨破口喧轟暮色催，一聲威壯六丁雷，付丑不循規獲

大條犯，外末豈爲身亡免擊摧。合某等五雷正神是也，淨照得逆婦般氏，生前敗壞閨門，死後傷殘夫主。付

適有普門木叱，傳到大士金言。丑因此傳集五雷，一其明彰擊報。外要使棺枋繫碎，並將屍首焚燒，末世間

好色貪淫，當以此爲鑒照。淨就此如勅奉行。付丑末外請！淨『雄烈烈先聲怒發，擊開了觀駐園西。』下。付

丑「他那裏行好賣俏，俺這裏首重倫葬。」同下外末「他那裏粧模作樣，俺這裏急修好回。」同下淨上「他那裏尋蹤覓跡，俺這裏立破痴迷。」老旦扮鬼卒調小旦上。付丑外末又追上。小旦作跪外場介。老旦暗下淨付丑外末作推擊放出黃烟四圍打圍繞場介。小旦暗下。淨。殷氏棺木擊開，屍骨煖化，某等同赴普門，回繳褫旨去也。付丑外末請！合「妙蓮開遊便爭輝，妙蓮開遊便爭輝。」同下

第十六出 鉢圓

小生扮草獸將降魔杵引生扮王合瑞上。點絳脣「只爲恁命竟何如，呵護得愁魔盡去，休疑慮且是從子，微笑向拈花處。」生請問神聖，可是三洲感應，護法草獸尊者麼？小生然也。生阿彌陀佛，弟子何幸，得荷生成！小生憐憫有情，不違本誓。生動問尊者，那個是什麼厲鬼？小生就是汝妻殷氏，生怎麼這般模樣？小生死後成殭，執迷不返，不但缸已擊碎，連殷氏也遭雷殛了。生弟子一路跟來，並不聽見什麼雷響？小生痴子吓！混江龍「怕您再添驚懼，因此上悄無音響過雲衢。」生如此說來去護國院遠了。小生「護國寺誰堪掛錫？」生到那里去安擔。小生「普陀山上儘足停車。」生那普陀山有何景緻？小生待俺數與你聽。生是小生「有一座落迦峰高接起青宵布獲，一個潮音洞俯迎着碧浪縈紆，一隻白鸚哥隨下上飛鳴福地，一帶紫竹林真乃是任西東掩快禪居，一枝灑甘露的小垂柳隨時香漫，一件藏法雨的大瓶到處見光鋪。」生素聞普陀山乃觀音菩薩道場，不知大士可常在那里麼？小生「其間無日夜現在毫淨月面樓遲南海，有時即駕鯤床乘鯨背游幸西湖。」生望尊者就帶弟子到普陀山去瞻仰金容，曷勝幸甚。小生且合了眼隨我過大海去。生是。小生「瞬息中隨風去，把鯨鯢度，且見浮圖龍，倚鐘鼓，聽須臾。」到了普陀山了，開了眼罷，生只聽得一陣風聲，來的恁快！場上作撞鐘聲

鼓吹打介小生 你聽鐘鼓齊鳴，旛幢風動，菩薩將次升殿，你且在此伺候者。生是。末外淨付丑旦扮羅漢，貼扮善財捧鉢盂。小旦扮龍女執楊枝淨瓶。引老旦扮觀音執拂塵上。合誦美酒『捧鉢盂爲鉢盂，尋有緣願已符，笑吟吟毫相現斯須，寶殿高登做個翼扶，諸天聖賢意氣舒，擁護慈庭疾疾的呼，道蓮花饑吐饑吐，賞心俱尚在暗包藏天地處。』小生菩薩在上，弟子繳旨。老旦把尋來的捧鉢人喚過來。小生領法旨！進去見了菩薩。生是，菩薩在上，弟子叨參，願菩薩聖壽無疆。老旦衆羅漢。末外淨付丑有。老旦可將他三世之事，逐件點醒他，證盟一番，方好付鉢。末外淨付丑領法旨。癡漢。生有。末外淨付丑你可對天跪下。生是。作翻外跪介。末浪淘沙『靜聽說當初，一世爲儒，有同袍情重友恩辜，那賊漢的心腸奸惡也，報應何如？』生報應是何如！外前腔『此是禍根株，再世進呼，你淫伊閨女奔他途，致彼父終身蒙玷也，報應何如？』生報應果何如！前腔『孽債天乘除，貼補非虛，致今生漂泊困江湖，向奉化窰門贖禍也，報應何如？』生報應果何如！前腔『強合在中途，殺死奸夫，那缸成骸骨已全無，把禍種重遣星碎也，報應何如？』生報應果何如！丑前腔『債欠補妻孥，慾海模糊，縱甘心伏罷喪冥途，怕到底冤索難斷也，報應何如？』生報應果何如！且前腔『總是爾口忠，定見毫無，致招災鬼崇緒當途，一霎裏難逃雷火也，報應何如？』生報應果何如！老旦白過來。生有。老旦三世因果，既經逐一指明，總因報應循環，然毫不漏，但你既歸佛教，不應頓起悔心，故遇殭屍一場驚嚇，要曉得從自己心上感召而來，如今已覺迷途，可還有別見否？生菩薩在上，念弟子呵！沉醉東風『再不敢傍徨半途，只一念修行自圖，』小生『慈悲憫子身，早賜蓮航渡，沾感得潤苗膏雨。』老旦『退悔伊如，到底無定，派在菩提位數。』生前腔『晨鐘覺翻然悔悟，保從今掙脫了那危途。』小旦『到底清修事應見真，豈受着沾泥絮？望垂慈加與吹嘘。』老旦！把鉢盂付了他罷。貼是。『面授薪傳付鉢盂，休不尋常休小戲。』生作接鉢盂介前腔『

受真傳拳拳在吾，」作拜老且介「對蓮臺頂禮傾輸，」末外「那魔緣已盡消沒個勾留盧，」淨付「喜孜孜頓改規模。」丑旦「不似當年卓識，無任徘徊臨歧末路。」生前腔「剃了髮全不似鬚眉丈夫，託着鉢已安然水月浮圖。」作鉢盂內現出蓮花介「金蓮一朵開，肯受淤泥泥污？」合「比人心清淨何如？渣滓消融半點無，纔見得盧山面目。」老旦煞尾「蓮境清涼借力嘯，」生「鉢中花豔發將塵心去，」合「奉你世人不貪淫天佛助。」同下

(完)

永嘉徐寄廬先生編增改最近上海金
融史及附刊一附刊二附刊三內容豐
富閱者從速定購

寄售處

上海銀行週報社
上海大東書局